

革命與宗教

溥心畬題



寫在卷頭

這本書是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基督教問題的討論，還有一部分是民風叢話。

本書的目的，是在指明白宗教思想與革命思想的分野。革命思想的推進，是否容留宗教思想的存在；即是革命是否要革宗教的命，是否要打倒宗教。

我是肯定的承認：在革命的思想之下，不容留有濃厚的宗教思想之存在，對於宗教思想之再起的反動和普遍的傳佈是認為必須加以抨擊的。

現在國內思想界的混亂和糾紛，真好像黑漆一團一樣。一方面是恐怖色彩思想的流行，一方面是神怪邪妖的宗教思想的猖獗。要廓清國內思想界的混亂的，的確要在這個時候下一點功夫了。

這裏對於宗教思想之抨擊和對於神怪邪妖種種事實的搜羅徵集，僅僅表示我個人的一點小貢獻。如果本書是有一點點微薄的價值的，自然有本書的內容可以說明

他，這裏用不着我說了。

振之、十八、二、二十五日。

革命與宗教 目錄

寫在卷頭

第一輯 基督教問題的討論

這一個討論的由來……………正之……………一

一、我的宗教觀……………四

(附錄)讀了「我的宗教觀」以後……………張仕章……………一二

二、答張仕章君……………一六

三、什麼是基督教……………三一

——基督教該不該打倒——

引論——耶穌的誕生和事蹟——基督教教義的批評——所謂信教自由——

餘論

一個小聲明

四、基督教與帝國主義……………六一

引論——帝國主義與文化侵略——基督教之傳入中國及其侵略之情形——

基督教之猖獗與民衆之反抗——反基督教之先驅者——

結論

五、孫文主義的整個性……………九三

——駁「中山先生的宗教信仰」——

(附錄)中山先生的宗教信仰……………張仕章……………一一〇

第二輯 民風叢話

引子……………正之……………一二七

一、河南的紅槍會……………一三〇

紅槍會的起源——紅槍會的派別——紅槍會的學習——紅槍會的組織——
紅槍會的紀律——紅槍會的猖獗——紅槍會的殘餘勢力

二、四川的神兵……………一五〇

神兵的起源與蔓延——神兵的文告——神兵符咒的秘密——神兵區域之所
見

三、漂陽的大刀會……………一六五

大刀會的由來——漂陽刀會的派別——刀會的組織——大刀會的活動——

大刀會的三次暴動——大刀會的猖獗和大刀會妖術的內幕

四、湖北荆門天門的大刀會……………一八五

五、膠東的無極會……………一八七

膠東無極會的緣起——無極會的法術——無極會的肇事——無極會肇事後的結局

六、宿遷小刀會的暴動……………一九一

小刀會暴動的起因——小刀會暴動的情形——小刀會暴動後之擴大組織

七、唐聖人的吃屎教……………一九六

這個可笑的騷動的追憶——唐聖人的創教——吃屎教的教情——吃屎教的消滅

八、同善社的秘密……………二〇八

- 秘密的公開——同善社的起源——同善社的組織——同善社的修道方法
——湖南同善社的全盛與沒落——同善社的多善
- 九、開封的真命天子……………二一七
 寫在「開封的真命天子」以後
- 十、峨嵋山的土皇帝——朱復明……………二二七
- 十一、山東的皇帝出世……………二三二
 天下第一王——長山縣的皇帝
- 十二、妖言的貫通南北……………二三七
 (附)爲「胡大人」答江先生……………二四二
- 十三、青白的祥瑞……………二四七

- 十四、廣州市的觀音出世和求拜關公……………二五〇
- 十五、廣西的邪教發現……………二五三
- 十六、青蛙將軍和朱大天君的厄運……………二五五
- 湖州的青蛙將軍——杭州的朱大天君
- 十七、孔教堂孔教會的崛起與尊孔論的一時並唱……………二六一
- 十八、神化佛化道化下的三民主義……………二八一
- 附記……………二八七

第一輯 基督教問題的討論

這一個討論的由來

正之

一件事情的爆發，必定有爆發的導火線，就是說到筆頭上的「小往來」也何常不然呢？所以我們談到這個基督教問題的討論，便要明白這個討論的「由來」。

十七年的二月二日，上海各報登載着鈕永建張之江兩先生在國民政府的提案，是專門對着「取消打倒宗教口號」而發的。這一個提案，也可以說就是這一回基督教問題討論的導火線了。二月四日，葉聲同志在民國日報覺悟有「和張鈕兩先生作一個商榷」的宗教問題發表，五日袁業裕同志在同報發表論取消打倒宗教口號一文；在這個中間呢，我個人憑着一時的意見做成了一篇我的宗教觀也去湊熱鬧。二月十五日衛教的張仕章先生發表我也來談談取消打倒宗教口號問題，意在「糾正

葉袁兩先生的謬誤」，並且「補充張鈕兩先生的理由」；十八日張先生又發表一篇批評我的宗教觀的文字叫做讀了「我的宗教觀」以後；依着張先生勇往直前的精神，似乎要把反教的人都要加以迎頭痛擊，而想由張鈕兩先生的提案而造成護教的大運動。張先生這種「教見」的宣傳，却引起我的不平了。於是就抽筆直寫，先後做成什麼是基督教及基督教與帝國主義，並且答覆張仕章君的批評一文叫做答張仕章君。在這個多角的討論中間，有葉聲同志的給張仕章君的一個答覆，和袁業裕同志的三民主義者對基督教態度之研究，這許多義正詞嚴的理論都是使張先生無法置辯的。

三月八日，這位張先生旁枝逸出發表中山先生的宗教信仰，要想把掛着宗教招牌的中山先生來嚇倒我們，這是張先生的聰明，也是張先生的技窮；我就從正面攻擊，提出孫文主義的整個性來反駁這個附會曲解的「中山先生的宗教信仰」；同時周斐成同志等從側面攻擊，發表擁護真命天子等文來和張先生開玩笑，這樣一來，

張先生再也沒有「糾正」和「補充」的大文章了。

這一回，注意並參與基督教問題討論的同志很不少，有很多的文章寄到覺悟裏，令人增加不少的勇氣，這都是令我非常欽佩而感激的。在我所作的文字中，我的宗教觀一文並無重大的意義，不過是一時的湊引，而且人性新論原稿本身還不能在這個時候和人見面。答張仕章君一文為標明我們與宗教先生的立場，這一點倒比較值得注意的。什麼是基督教一文目的在推翻基督教裏的附會傳說並且向基督教教義下攻擊，揭破信教自由說的一知半解；基督教與帝國主義一文就是要把基督教與帝國主義固有的關係赤裸裸地寫出來，駁倒宗教先生的「基督教受赤白色帝國主義壓迫」的邪說：這二篇是我個人反基理論的中心文字。至於孫文主義的整個性一文，作用在擊破「援黨入教」的曲解，使宗教先生不能再來插嘴。這幾篇文字內容的好歹，惟有讀者的批評與指正了！

有許多非教的好文字不能插入本書，因為我沒有取得原作者的同意。所以這裏

所包括的是我和本家先生一來一往的筆墨官司的文字，讀者祇能看局部戰鬥，而不能夠像坐雲端裏看全局的陣勢了。不過在這局部的形勢裏，已經充分表現出宗教先生的弱點了。

將來，我想對於宗教問題下一番研究的功夫，等到研究有得時再來貢獻，這幾篇文字權當開端吧！

這裏幾篇文字都在覺悟上發表過，我非常感謝鮑進明同志。

十八、一、二十日。

一、我的宗教觀

到今日，宗教的問題還成爲問題，而且成爲該不該打倒的問題，因此又要引起許多人討論了。不耐煩的我，居然也來插幾聲冷嘴。

我們對於宗教要有整個的研究，不可以提出片面的主張。如說說某人是一個善

人，但某人是信宗教的，所以宗教也是善的。這種邏輯實在不通，假使有一個惡人信宗教，宗教豈不是要變成惡的了！

說到對於宗教整個的研究，實在也不多見，共產黨人也不過高呼打倒宗教而已，對於打倒宗教的理論很少發明。我個人只好提出我個人對於宗教的見解。在二年前，我寫的一部「人性新論」的稿子裏有一段關於宗教的，現在先可以抄出來，再加以論列，這或許是我對於宗教的見解吧：

「一般自名為大哲學家的朋友堅決地承認：『所謂宗教的，都是以超絕於智識的事物，謀情志方面之安慰勗勉。』所以，他們認為宗教是超出世間的，宗教的全部事業都是出世之務，總括一句話：

宗教者，出世之謂也。

我們實在沒有閒功夫來和這般人爭辯，但是我敢說這般人實在沒有把宗教的來源全部研究過，他們祇見到宗教的後半截；換言之，他們祇見着禮拜的祈

禱的祝頌的諷詠的宗教儀式，而沒有見着宗教的原始的精神和意義。所以我也可以說：『斯人也，未明道也，不足與語宗教也！』

我們現在要研究：爲什麼宗教裏邊有禮拜祈禱祝頌諷詠等儀式呢？爲什麼一般教民肯恭恭敬敬向着偶像或一個神的象徵膜拜呢？這一點來源弄清楚了，宗教的眞意義便可以明白了。

宗教的來源，遠在宗族社會的時候，宗族社會裏，最重耕種。那時，一般社
員的智識和經驗都不豐富——尤其是對於耕種的智識和經驗；不知何時下種
，不知何地可種五穀，耕種的方法和交通運輸等均感缺乏。在這許多事實上
的要求。便很需要一社之中有專門人材的產生，來領導大家。這種專門人材
，我們可以給他一個名字，叫做：「生產的指揮者」。說到僧侶這樣東西，其
實就是生產指揮者變來的。(法蘭西人)他們對於耕種的事特別有經驗，一代一代地傳下
去，經驗跟着年代而更加豐富，指揮跟着經驗而更加得法，於是僧侶大受農

民的敬重了。農民本來在天然的驚奇中，認為風火雷電一切變化中有個神在，於是由敬重僧侶生產指揮的得法，把僧侶連帶牽到「神」上面去了。以為僧侶是神所授意的，是代表神的，因此發生一種宗教的意味。初時，僧侶和農民雜居，沒有什麼特別的兩樣，後來農民以為僧侶是代表神意，就造房子給僧侶住，並供給費用。同時僧侶也造謠惑衆，說什麼「上帝而汝」「天意所歸」許多話頭來換得農民的膜拜，所以宗教的儀式益發複雜了。僧侶是富於農業的智識，而這種智識又為社會所必需，僧侶乃將這種智識編成紀錄，傳之子孫；當時的農民因為要取得這種智識向僧侶要求，僧侶亦不為靳，乃將簡單普通的智識好像散傳單一樣散給一般民衆，這種「傳單」上的簡單而又普通的智識漸漸變成千篇一律的「符籙」而失其本來的意義。所以起初社會知識權完全操在僧侶手中，什麼學校呀，醫院呀，學術呀，都歸僧侶主持。就是到了中世紀時代尚然如是。後來僧侶借宗教來抬高身價，借宗教來壓倒

人家，他們淺薄的教義不能滿足日進無疆的聰明的智慧，他們千篇一律的符籙不能領導世界上技術手工的發明，因此宗教成功人類文化的障礙物了。近世的宗教，可以說是儀式的宗教。然而在這些複雜的無謂的儀式中還可以尋出原始的意義。人羣對於神的貢饗祭物算是非常誠心。大概祭禮總是在春秋二季，因為春天是播種的時候，秋天是收穫的時候。自然也有不定期的祭禮，這可以用別種理由去說明了。還有，所用的祭品也很值得研究。大概所用祭品，不外動物和植物。所用的動物總是以豢養的家畜，植物也以農夫所種的為限。只有羊呀，牛呀，豬呀，做祭品，却沒有看見用過野獸，有之，簡直是大不敬；同樣，植物中也沒有用過野草。大概受這種祭品的神也就是發明這種豢養之法或種植之法的人，所以每個神有每種的祭品而不可以隨便亂用。例如在墨西哥及古希臘裏有一個神是拿玉蜀黍來供饗的，這個神的名字，就叫做玉蜀母 (Maize-mother)；有一個神是用五穀供饗的，他的名字就

叫做穀母 (corn-mother)，其他類似此事的，也很多。照此說來，宗教的發生，不是在赫赫有靈的玉皇大帝，不是操有一切權力的那和華，不是佛國的神，宗教的發生是在教授人民耕種的吃飯智識，使人民耕種的進步和吃飯的改良，自從離開吃飯智識離開人民生活而牽引到天上的神靈裝成複雜的儀式，宗教便只有驅壳了！最近的宗教，不但不是順應人生的，而且是違反人生的，因此，謀人生解放，謀生活改良的人們就應該反教！

以上是我在人性新論中的一段話，看了我這一段意思，便可以明白我個人對於宗教的見解了。我們可以看出：

- 一，宗教的原始意義是順應人生，增進人生；
- 二，宗教的末流是違反人生，束縛人生。

在這個革命的潮流中，應該要如何地來謀順應人生增進人生，以及要致其全力把違反人生束縛人生的障礙物取消呢！所以我們的必須打倒宗教，是要打倒違反人

生束縛人生的宗教，換言之，也就是維護宗教順應人生增進人生的原始意義。

可是，我們打倒現代宗教的儀式，並不是做宗教的革命，或是宗教的復古；換言之，我們是決計不要再戴上這個虛偽的宗教的帽子了！

我們站在黨的立場上面講，可以說宗教一方面的好處，我們黨裏都包括了。我們做黨員的，畢生致全力於黨的建設還來不及，那裏來有閒功夫去管教不教的問題呢！拿基督教來說，摩西是脫希伯來民族於埃及之厄的一個民族革命的導師，耶穌是反抗羅馬之侵略的打倒帝國主義的先鋒，他們提倡的又是自由平等博愛；但是，我們黨的唯一領導者中山先生的精神，更來得偉大精深，為摩西耶穌所不能比擬！中山先生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學說，更非粗淺的教義所能望及！我們只有把全部的聰明才智獻給黨，不管什麼教不教，而在黨之下更不應該使教有具體的組織。說是他們努力為勞苦民衆謀幸福，難道我們黨不是努力為勞苦民衆謀幸福的嗎？他們宣傳的是上帝，上帝是唯一的尊者。我們的總理豈不是在上帝之下呢？況且他們是

欺騙勞苦民衆，並不是真正爲民衆謀幸福！

基督教在中國的罪惡，可數者：

- 一、爲帝國主義者武力經濟侵略作保護色；
- 二、收括教民，使教民「追尸」「獻田」，將所有財產漸漸爲教堂所有；
- 三、教師神甫在內地干涉政治，中國官吏側目，莫敢奈何；
- 四、利用教民以壓迫不入教之民衆。

這些事實，昭昭在人耳目，用不着多說。所以打倒基督教這個口號，實在是天經地義，又何能大驚小怪說是共匪專用的口號呢？

至於張之江先生提出取消打倒宗教的口號，這自然有他的用意。說到馮玉祥先生以前以教治軍，軍紀爲全國各軍之冠，現在以黨治軍，軍紀亦爲全國各軍之冠。那麼儘可以棄教而就黨。說到教之真義，我認爲教的真義與黨義並沒有衝突，而且教義實在是黨義之一部分，儘可以不必挂教的招牌。

我再引到目前一個事實：我前天子在城市的街頭上看見貼滿着教會裏佈告和傳單，這個上面說的：「基督的精神就是自由平等博愛」，「民衆大家來聽佈道」，「相信基督才能解除痛苦」，差不多到處看得到，幾乎比國民黨的標語還要多。這種事實令人惹氣不惹氣？在這個時候再要提出取消打倒宗教的口號，豈不是爲教會宣傳嗎？

注：所謂人性新論者，是我個人對於哲學(?)上「我見色彩極濃厚」的處女作，這個稿子在三年前就寫了一個大概了，到現在還不敢拿出來。至少再要下五六年研究的功夫，然後再來發表。我願意把這種研究，作爲我個人終身精力灌注的地方。同時，爲着安全達到這種目的起見，願意儘量避却一切不必要的和沒有意義的活動！

(附錄)讀了「我的宗教觀」以後

張仕章

前天(十二日)在覺悟上拜讀了張君所發表的那篇『我的宗教觀』以後，不由我對於宗教該不該打倒的問題，也再來『插幾聲冷嘴』罷。

我覺得這位「明道」的張先生所抱的宗教觀念，確有高出於現今「一般自名為大哲學家的朋友」的地方，可惜他「反教」的成見太深，所以他對於宗教雖有過「整個的研究」，但仍免不掉武斷的言論和「片面的主張」啊！至於他在人性新論中所講的一段話，我看也有好多地方是從耶方斯的比較宗教學裏抄來的，實在算不得一種「新論」。不過他能看出：「一、宗教的原始意義是順應人生，增進人生；二、宗教的末流是違反人生，束縛人生」。這是難得的很，真正使我佩服之極！然而他的結論還是錯誤，那却令人大失所望了！

講到振之君的錯誤，約略可分三方面說明的：

(一)籠統的思想——振之君說：『宗教一方面的好處，我們黨裏都包括了』。但是他並不指明宗教的好處在那裏，國民黨所能包括的又是什麼；這豈不太籠統麼

？如果他的意思就是說國民黨可以包括宗教在「順應人生，增進人生」一方面的好處，所以「決計不要再戴上這個虛偽的宗教的帽子」或「儘可以不必掛教的招牌」；那麼我們有了「黨」以後，難道就可以把那些「順應人生，增進人生」的科學，藝術，教育等等帽子或招牌，也都打倒了麼？若使照這樣下去，我恐怕將來國民黨的辭典裏，只剩下「國民黨」三個字了！

(二)武斷的言論——振之君說：『我們黨的唯一領導者中山先生的精神，更來得偉大精深，為摩西耶穌所不能比擬！中山先生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學說，更非粗淺的教義所能望及！』這是他的「信仰自由」，我也不敢干涉！況且他這些話到底說得對不對，後來的歷史家和宗教家自有定論的。但是他說：「在黨之下更不應該使教有具體的組織」那未免太武斷了！因為我記得國民黨的政綱裏也曾載着，「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完全自由權」的條文，所以他這種武斷的話，實在不可以代表黨的全體的。

他又武斷的說：「打倒基督教這個口號，實在是天經地義」。因為我們現在姑且不管他所學的基督教的四種罪惡是否事實，也不問他所引的「追尸」和「獻田」這兩個名詞有何出典；祇要請他判別這些罪惡是基督教的「原始意義」呢，還是牠的「末流」呢？他若不過看了基督教的末流，而就把牠的真義和本體都要打倒，豈不「冤哉枉也」麼？

(三)「片面的主張」——振之君說：「馮玉祥先生以前以教治軍，軍紀為全國各軍之冠；現在以黨治軍，軍紀亦為全國的各軍之冠。那麼儘可以棄教而就黨」。我以為這種主張是「片面」的。而且「這種邏輯，實在不通的」。因為我們知道賀龍，葉挺，唐生智和張發奎起初也「以黨治軍」的，為什麼他們的軍隊後來都要叛亂呢？換一方面講，譬如北方人吃麵可以得飽，南方人吃飯也能得飽。我們若使勸北方人棄麵而就飯，難道北方人不可以叫我們棄飯而就麵麼？所以黨教的可以並存，正如麵飯的可以同食一樣。

總而言之：振之君所要反對的，乃是宗教的末流，並非宗教的本體，更非宗教的眞義。況且他也「認爲教的眞義與黨義並沒有衝突」，那麼黨與教當然可以通力合作了！所以我的結論就是：黨員無論要把黨權提得比天還高，或是要把總理看得在上帝之上，那都可以的。但是他們爲了這個緣故就想把世界上一切的宗教都吞滅在黨的肚子裏，恐怕不是 總理創立國民黨的「原始意義」吧！

一一、答張仕章君

仕章先生：

我最先看到葉聲同志的文字，就打動了我的心思，在一天晚上的燈下寫成這篇不成話的而且「成見太深」的「我的宗教觀」寄出；後來才拜讀到你先生的「糾正「葉袁兩同志和「補充」張鈕兩先生的「衝道」的大文；反教成見太深的我，就做成了「一篇「什麼是基督教」的長文寄出，不料我的文字還沒有寄到「覺悟」裏，而

先生批評我前一篇的「高論」已經與我以拜讀領教之機會；但我這篇反教成見太深的文字裏的「籠統的思想」「武斷的言論」「片面的主張」既已引起了先生的「大失所望」，真是惶愧不知所出，便不得不提出簡單的答覆。

先生截取我文中的一句，指為「籠統的思想」，又摘了一段貶為「武斷的言論」，再分出一句說是「片面的主張」，我誠不曉得「思想」「言論」「主張」有什麼具體的分法，說是「主張」，難道第三句說的是「主張」而第一句第二句不是主張嗎？說是「言論」，難道第二句說的是「言論」，第一第三句說的不是言論嗎？說是「思想」，第一句是「思想」，第二第三句難道不是思想嗎？表面上好像分為三條，其實這三條的分法完全是「上帝科學化」的分法！隨便截着一句按上「思想」二字，隨便摘一句按上「言論」二字，再隨便分出一句按上「主張」二字，於是，於其「思想」則「籠統」之，於其「言論」則「武斷」之，於其「主張」則「片面」之，於是全篇則「錯誤」之。我若回答先生，如果依據了「上帝科學化」分法來

回答，一定要「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恕我不能「通力合作」地依樣回答！

在此，我要回答先生，而且要負責的回答先生，便非把先生的「立腳點」尋出，同時把我的「立場」聲明，然後才不會入烏烟瘴氣的迷魂陣裏去！

在前，我是沒有聽見過，這是天堂裏賜下來的福音吧？這福音是什麼？我告訴先生，就是先生提出的出人頭地的主張：

「黨教合作論」

在先生那篇「讀了……以後」的文中说。

「况且他也「認爲教的真義與黨義並沒有衝突」，那麼黨與教當然可以通力合作了！」

又先生在「我也來談談……」一文中：

「國民黨如果是一種救濟中國全民衆痛苦的黨，那麼對於受過二重壓迫——

就是白色帝國主義與赤色帝國主義壓迫——的四十萬中國基督教，應該深表同情，合力奮鬥，把帝國主義一齊打倒纔是，所以我很盼望忠實的國民黨員別再提倡「打倒基督教」的口號，以分散國民革命的勢力了！

觀此，先生是承認：

- 一、基督教是受赤白帝國主義雙重壓迫；
- 二、國民黨基督教應該「合力奮鬥」「通力合作」；
- 三、黨教合作可以增加國民革命的勢力。

這種理論的荒唐，幼稚，錯誤，實在不值一駁，我真要請先生翻了一翻「三民主義」再來發言。淺薄的我，不敢另立「新論」，只好抄抄人家的「老調」，說：「顯見先生對於我們的主義不明瞭，我現在介紹一本書給先生，想先生願意讀罷：就是「三民主義呀！」假使先生不服氣，定要說：「這許多句是抄葉聲先生的話，何嘗是「新論」呢！」

閒話少說，其實先生的「黨教合作論」的理論還不止此，先生「堂而皇之」地說：

「孫總理對於基督教的信仰，至死不變，而且他生平也未嘗喊過一聲『打倒基督教』的口號。所以他若不做過基督徒，深信了基督教自由，和博愛平等的真義，看清了天國的理想，充滿了耶穌革命的精神；那麼我想他決不會發明出三民主義來做國民革命的根據的。」

這樣說來，先生不僅是倡「黨教合作論」，實在是要從「黨教合作論」引到「以黨附教論」了！尤可奇怪發笑的，先生是親親熱熱地叫着「孫總理」，假使先生祇是「教友」而不是「黨員」！在「什麼是基督教」一文中，已論「所謂信教自由」一段。說明基督教的「獨一性和普遍性」，先生當然承認上帝為獨尊耶穌為上帝的兒子，什麼人都在上帝和耶穌之下，怪不得有一位金陵大學的教員演說，說孔子是耶穌的學生，有人起立詰問孔子生在耶穌之前何得又說為學生，羣衆闐然笑罵，

那教員正如小說所形容的「羞慚滿面，抱頭鼠竄」而走了；但是現在張先生正可以大搖大擺地說：『孫中山是耶穌的信徒，是耶穌的支流。』我想先生決不會受羣衆詰問羞慚滿面……而走，因為先生儘可從容回答：『耶穌在前，中山在後呵！』說到這裏，依着先生的「天國的理想」，似乎孫中山先生不應該俯仰着一個「至死不變」的基督教，又來再造一個國民黨，來「無理取鬧」！中山先生既然不應該違了上帝之命造黨，蒙先生的「曲諒」，已經覺得「上帝之宏恩大德」；然而偏有一個信着中山先生主義的朋友，不解中山先生的本意，居然和先生舞文弄墨筆頭上挑戰，真正「大逆不道」呵！先生要是在福音裏佈道的時候，把我們這般「反教成見太深」的人要大罵一頓，或者去告訴上帝也說不定，假定先生是一個忠實的教友！

好，現在可以尋出先生的「立腳點」了，先生的「立腳點」，是：

傳佈「黨教合作論」，再從「黨教合作論」引到「以黨附教論」。

其次，我的「立場」，如果先生不是用「上帝化的讀書法」來看我的文字，總

該明白了，因為我是明明白白說：「我們站在黨的立場上面講」又說：「我們只有把全部的聰明才智獻給黨，不管什麼教不教，而在黨之下更不應該傳教有具體的組織。」總之，我的「立場」是：

「以黨建國，以黨治國論。」

申言之，是

「以國民黨建國，以國民黨治國論」。

現在，我要進一步來回答先生那個「上帝科學化」分法的三條了。先生既然這樣分，無已，我也只好分為三條來回答：

(一)「宗教一方面的好處，我們黨裏都包括了。」這是承蒙先生指為「籠統的思想」。我不曉得「籠統」在什麼地方？如果先生稍為留心一點黨義宣傳品，我想不會這樣的糊塗！我們不吹牛，耶教裏自由平等博愛的教義也膚淺得很，這種教義自然也有一部分的好處，這種好處，我們黨義中全有了。先生認為黨義包括了教義，

是「黨的獨霸」，這是大錯誤！我們的方針是這樣：一面要打倒不照真正教義做事的教友教會；一面要把教義中一部分好的地方同時和黨義沒有衝突的地方包括下來。至於科學，藝術，教育，不但不打倒，而且要培養其發展，向「革命之路」發展。但同時也要把與革命不相合的，而且有損於科學藝術教育之原意的都要不客氣的「打倒」牠，譬如製造槍炮的科學是有違於人道的，將來的革命便要進至「世界大同」，廢棄「槍炮」；說到藝術，便要把山林的貴族的古典的虛偽藝術取消，要代之以自然的平民的寫實的愛美藝術；說到教育，便要把依附軍閥勾結帝國主義的學閥驅逐，教會教育也在「不客氣」之列（不幸得很，又牽到了教會，幸先生恕其「成見太深」）。同時，教育藝術科學，他是國民黨治下的內容，不是和國民黨對峙的東西，教會是人為的組織，即是有團體的組織，二相對峙。此根本不同之點，不能牽為一談。我看見「國民黨要打倒科學教育藝術」，我就嚇得一跳，仔細一看，原來是張先生的「國民黨觀」！我又要套一個「老調」說：「我看見先生的文章裏所

運用關係國民黨的例子，顯見先生對於我們主義不明瞭。如果先生是黨員，是入黨已久的黨員，誠如先生親親暱暱叫着「總理」「孫總理」；最好要看一看「中國國民黨的宣傳方路」這本小冊子，才曉得我的「立場」是對的，並不是什麼「籠統不籠統」！

(二)「我們黨的唯一」的領導者中山先生的精神，更來得偉大精深，為摩西耶穌所不能比擬！中山先生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學說，更非粗淺的教義所能望及！這是被先生指為「武斷的言論」。其實，這句話是和上句簡直是上下文，是從一個「出發點」發出來的。我前一句說：「宗教方面的好處，我們黨裏都包括了」。這個包括，細分之，有二方面：

一、在精神方面；

一、在教義方面。

在精神方面說，中山先生的精神可以包括摩西和耶穌的精神；摩西是「收羊兒

「出身，出希伯來人於埃及之厄；耶穌是要宣教以反羅馬，年三十二而死；試拿他倆的精神來和中山先生比比看，好在什麼地方？這個「不能比擬」四個字用不着以後的歷史家宗教家來「訂正」，還是張先生在現在的時候多罵幾聲「武斷」吧？說到教義，不過「自由平等博愛」幾個漂亮字面子，這種粗淺的教義萬萬及不來中山先生所講的自由平等博愛來得澈底，中山先生說的祇有黨的自由沒有個人自由，人為的不平等，和才智愚陋的不同，更從博愛講到大同，先生試拿胡七八道的「新約」「舊約」來比比看，請大家來批評就是了！『在黨之下更不應該使教有具體的組織』這一個理由，在「所謂信教自由」裏已說過了，用不着多費口舌！既然說教不應該有具體的組織，自然跟着要把有具體組織的教打倒，因此，我就不客氣的說：『打倒基督教這個口號，實在是天經地義。』自然，先生要當仁不讓地提出『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完全自由權。』照此「神洲日報」和「聯軍日報」「國賊孫文」等出版也應該照常出版嗎？先生向我追問「追尸」

獻田」出何經典，我却未讀過淵博的聖經，不曉得是上帝說的？耶穌說的？還是牧師捏造的？但是這是事實問題，我們村間的教堂就是這樣的，不信，先生可以實地來調查；假使先生有錢的說話，那麼你的兒子在先生「將來」的到臨，也會替先生「追戶」「獻田」；「既信之則安之」，先生也可不必着急！如硬說出何經典，試問有人說基督教和帝國主義勾結，請教帝國主義出何經典？先生是經典派的「教友」真是有得於「宗教」的原始意義了。

(三)「馮玉祥先生以前以教治軍，軍紀為全國各軍之冠；現在以黨治軍，軍紀亦為全國各軍之冠，那麼儘可以棄教而就黨。」這是被先生所指為「片面的主張」。這句話和上面二句完全一個「出發點」，前二句是理論，這一句是事實。我認為教會的好處，我們黨裏都包括了，教的精神和教義比不上我們黨的精神和黨義，因此曾經一度信教的便可以棄教而就黨，舉一個例子，便是馮玉祥先生。你先生以「黨教合作論」為出發點，所以主張一面進黨，一面信教。馮玉祥先生治軍之佳，成

爲普遍的輿論；他進黨之後，我沒有聽見他做禱告與做總理紀念週同時並進。教堂與省縣各級黨部同時並立，先生誣蔑馮玉祥先生太甚了！黨教之不可以並存，你先生麵飯並吃的特別吃法不能成立呵！

回答三段既竣，我乃告張先生曰：先生太喜分段，其實三段，還是一句。總括地說，先生的「出發點」是：

傳佈「黨教合作論」，再從「黨教合作論」引到「以黨附教論」
我的「立場」是：

「以國民黨建國，以國民黨治國論」

因「出發點」與「立場」不同，故言論也不同，這個不同是一貫的，前後相連的，並不是這地是「籠統」，那地是「武斷」，再一個地方是「片面」，更不是這句話是「思想」，那句話是「主張」或是「言論」；你先生說我「不對」「錯誤」就是了，何必天造地設弄出這樣的分別來呢？

末了，我還要說到張鈕兩先生的提案，我以為他二先生的動機和存意用不着我吹毛求疵，作無謂之口舌！這一個提案就是在國民政府，或在中央黨部通過亦是很好的！爲什麼呢；因爲我們要打倒宗教，是因爲宗教的反動，但是這種反動已經很薄弱，不值得一顧，既然值不得打倒，自然取消了這個口號來得好。但是，假使有部分的反動，認爲有危及黨的理论或地位時，——例如黨教合作論——我們就要不客氣地打倒他！可是，先生不要誤會！

張鈕兩先生的本身是篤誠君子，他們提這個案或許就是要使一般以至誠之意信教的感化他們以至誠之意來信黨，——棄教而就黨，這正是給他們轉圜的餘地。先生亦應善體張鈕兩先生之意，不應該妄生是非！如果先生曲解張鈕兩先生像舊式女子的「接了張三又接李四」的做法，於是接二連三的做「糾正」和「補充」的宣傳，你可曉得張鈕兩先生站在黨的什麼地位？難道他倆先生爲黨國領袖的也會提倡這種狗屁不通的「黨教合作論」的嗎？

先生休矣！請翻翻三民主義再來說話，不然，還是到福音堂裏去佈道！至於說到我那部「人性新論」中關於宗教一部分的抄不抄的問題，末一段論祭物的話確是參考「比較宗教學」的，因為摘取一段所以沒有聲明；世界上決沒有天上掉下來的新學說，即是「總理的主義」還不是由參考而創造出來的嗎？不然，祇有上帝才能創造一個前無古人的「新」吧？再，先生最喜歡把宗教與基督教併為一談，好像宗教中祇基督教一種，宗教字典裏也祇有「基督教」三字，其實我說的「宗教的原始意義」，指一般的宗教，並不是指定是基督教的原始意義。試問承蒙先生目為「佩服之極」的「宗教的原始意義」的話在「舊約」，「新約」中找得出否？不但尋不出，而且很有背謬的地方；這自然是我的幼稚和淺薄，但是我決不是向上帝討好的人呵！

最後，我還要誠意的希望先生和人家辯論，要揪住下面幾點：

一、在現代，宗教是否值得歌頌讚美——尤其是基督教？

二、基督教教義的好處，在甚麼地方，能夠很完善很美滿解決現代人生的要求嗎？

三、基督教的罪惡如勾結帝國主義教士壓迫官吏教民凌辱平民以教中追屍獻田收括民財等能夠拿出明顯的事實作有力之反證否？

四、國民黨與基督教是否可以通力合作，是否能一面入黨一面吃教，好像麵飯之同時並進？

要是先生能理論事實同時兼顧，這樣回答我，我才高興作有益之供獻；否則，截取了一句說「籠統」，摘了一段說「武斷」；在你說是「籠統」，我偏說「不籠統」，如此變成了「不籠不統亦籠亦統」，包管一輩子辯不出結論來；那麼，我只好拱拱手說：「先生，且等黨教聯席會議開會，左懸十字架，右供總理像，先生站在中間，左一聲上帝右一聲總理，拿着「上帝架子」罵人家雙關錯誤也好，單獨錯誤也好，武斷也好，籠統也好，我們成見太深的人，敬謝不敏，恕不答覆

!

得罪了先生，敬致最誠意的

祝福！

三、什麼是基督教

——基督教該不該打倒——

引論

張鈕二先生在國府提出「取消打倒宗教」一案以後，便引起了許多人的注意，和許多人的辯論；其中便有葉聲和袁業裕兩同志，更具體地提出商榷的意見；不耐煩的我，也湊了幾聲冷嘴。不料還有一位張仕章先生當仁不讓的「我也來談談」起來，他是要「糾正葉袁二先生的謬誤」，「補充張鈕二先生的理由」，在他那篇大文

裏自然也免不了「錯誤太多，實在指不勝屈」的地方，可是我實在不願意多做「糾正的糾正」和「補充的補充」的功夫，因為大家空費筆墨，無謂得很！

我們要是辯論，便要揪住了一個中心點，揪住了這個中心點，便要寸步不移不偏不倚的討論一個究竟，弄明白一個真正的是非。

說到宗教，種類也多得很，恐不下幾百種幾千種，打倒宗教究竟打倒那一教呢？譬如說佛教耶教同是二大宗教，但是內學先生歐陽竟無不承認佛教是宗教，他們美其名叫做「佛學」，這我們也不去管他了；就拿耶教來說，還有天主教基督教之分，那麼我們要打倒天主教呢？打倒基督教呢？還是一古腦兒全部打倒呢？但是就張鈕二先生的提案和葉袁二同志的商榷，還有這位張先生的「我也來談談」看來，差不多全就基督教而立論，好像宗教等於基督教，基督教等於宗教；那麼我們為縮短戰線就事論事起見，乃鄭重聲明：張鈕二先生提案「取消打倒宗教口號」，也就是提案「取消打倒基督教口號」，葉袁二同志的商榷，就是對於「取消打倒基督教

口號的商榷」，這位張先生的「我也來談談」便是贊成「取消打倒基督教口號的提案」，而要「糾正」人家的商榷，所以這個問題現在變成了一個單純的問題，就是變成了「該不該打倒基督教」的問題。因此，我們可以揪住了「基督教」來做問題的中心點，討論一個究竟。

要討論基督教該不該打倒，便要明白基督教是甚麼；換言之，在決定「該不該打倒」之前，要研究基督教的內容。

一 耶穌的誕生和事蹟

耶穌是人？是神？是上帝的兒子？我們且看他的誕生，聖經上所載的：

「他母親馬利亞已經許配了約瑟，還沒有迎娶，馬利亞就從聖靈懷了孕。他丈夫約瑟是一個義人，不願意明明白白羞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正想念這事的時候，有主的使者向他夢中顯現，說：「大衛的子孫約瑟，不要怕，

只要娶過你的妻子馬利亞來，因為所懷的，是從聖靈來的。他將來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取名字叫耶穌，因他要將自己的百性從罪惡裏救出來，這一切的事成就，就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說：『必有童女，懷女生子。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以馬內利繙出來，就是上帝與我們同住。』約瑟醒了起來，就遵着天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過來，只是和他沒有同房，等他生了兒子，就給他起名叫耶穌。』

我們看了這一段話，便好像說中國歷史裏說的「禹母吞薏苡而生禹，后稷母履大人跡而生后稷，高母含燕卵而生高，堯母都慶感赤龍而生堯，聖人稟精於天而不因人氣！……」這許多話頭。假使我們有一點科學常識，我們實在不敢相信這些話。

說來也好笑，從前有一個科學家叫做錫波爾德 Siebold 發見而且證明：許多昆蟲中有一種奇特的受胎法，就是昆蟲中的雄性常常變為無用，那卵不要胎就能生長

，許多扁蟲類裏的吸蟲，關節類的甲蟲和昆蟲都是這樣的：這個現象叫做「單性生殖」或叫做「處女生殖」。這個證明和發明驚動了德國繆匿奇城裏的一位天主教裏的大司鐸，這位大司鐸特地恭恭敬敬跑到錫波爾德的家裏，來拜訪，並表示謝意，說是謝謝他把聖母瑪利亞的童貞清淨受胎現象加以科學說明了！不過錫波爾德回答的話真要使這位大司鐸要掃興萬丈。他說：『凡關節動物的獨性生殖，不能硬拖到脊椎動物上去！一切哺乳動物，也和其他的脊椎動物一樣，是專從受了胎的卵生出來的。』這一個笑話可以證實了瑪利亞的童貞受胎不能加以科學說明了！其實，事實是這樣的：那時猶太是在羅馬勢力壓迫之下，猶太有羅馬駐軍，羅馬軍裏一個軍官和瑪利亞這般那般，這樣那樣，愛上了！於是瑪利亞肚子膨起來了！

耶穌並不是神，不是上帝的兒子，拆穿西洋鏡，老老實實說：耶穌是一個私生子！

有許多無賴的教士，把耶穌拚命的抬，直抬到天堂裏，好像神聖不可侵犯，乃

至信仰拜服到五體投地，其實所信仰拜服者一個「私生子」而已！我們說耶穌是私生子，並不是故意污蔑他，說不定還是抬舉他，把他當作「人」，請宣傳福音的教士不要誤會呵！

耶穌既然是一個人，而且是人中間的私生子，如何能鬧成爲教主呢？這固然是由於他依附了「耶和華」做了一番民族自救運動，引起了猶太人的同情與讚嘆；實際上，是用於後來人的附會與堆砌，才把他抬到天堂裏去的。

猶太自從亞歷山大帝國分裂之後，爲埃及 Egypt 多利買 Ptolemios 朝所佔領，把猶太語改成希臘語，後來又爲敘里亞 Syria 所征服，受盡壓迫，後來發憤獨立，把猶太語改成希臘語，後來又爲敘里亞 Syria 所征服，受盡壓迫，後來發憤獨立，沒有多少時候又受龐培 Pompey 之征服，在中國漢宣帝時候遂入了羅馬的版圖。耶穌生於西歷前四年，當羅馬奧古士都 [Augustus] 的時候，值中國漢哀帝建平三年，生於古猶太的一個都會，叫做伯利恆 [Bethlehem]。他在二十七歲受洗禮，三十歲時受預言者約翰的教，於是創新教；從事宣傳福音，向羣衆布道，以博愛爲宗旨

。當時猶太人雖受羅馬政治壓迫甚深，但很崇奉耶和華，因為他們相信耶和華可以救他們出來；因此，耶穌當時就掛出「救世主」的招牌來宣傳，就是要把想替這般在羅馬政治壓迫底下的猶太人找出路。他這種運動自然深為敵人所忌，他的新教尤為一般老教士所嫉妬痛恨，因此他就在雙重夾攻中被謀害了。

後來，他的教徒遍佈，借着「追悼死難烈士」的名目，來實地做反羅馬運動，使耶穌的精神「復活」，羅馬王因把這種教徒大殺特殺；但是壓迫力愈大，反抗力也愈高，教人愈殺愈多了。這段殺教人的歷史，簡直不勝記載。後來羅馬王中有一個聰明的皇帝叫做君士坦丁〔Constantine〕好像用「社會政策來緩和社會革命」的手段來對待與羅馬反抗的耶穌教人，尊耶穌教為國教了。這樣一來，耶教便戴上了灰色的帽子，喪失了原來的真精神，反而變成了階級麻醉被壓迫者的藥品！好像孔子的微言大道，本來想為平民說話，但是為皇帝所利用了去！

二、基督教教義的批評

個人的誕生和事蹟，不過是歷史上的紀念物，就不是掉在破紙堆燒却，也應該放在歷史博物館裏陳列，固然耶穌有許多可紀念的地方。我們尤其要進一步研究他的教義如何，他這種教義是否合用，有沒有什麼毛病，從這些地方才可以看出耶穌的真價值。

耶穌的教和耶穌以前的教有什麼不同點呢？有，大概是這樣分別的：耶穌以前的教抱着偏狹的觀念，以為操有一切的權力是耶和華，這個耶和華是以色列的神，同時祇有以色列的人民才可以信仰耶和華；凡不是耶和華所被選的民族——就不是以色列人——不能信仰耶和華，好像回教是回人信的教，所以上帝的愛只有愛他被選的民族；耶穌的意思便不同了，他以爲天地間全智全能愛人類者，祇有一個上帝，我們人都是上帝的兒子，上帝的兒子都平等，所以基於上帝之愛，上帝的兒子

與兒子之間——人與人——應該互愛，博愛，好像一家骨肉，沒有人我之分。

這樣，我們便曉得耶穌教的教義便是「博愛」二個字。我們就要揪住了「博愛」二字來批評它。

自然，耶穌的博愛與儒家的「仁愛」墨家的「兼愛」佛氏的「慈悲」可以相映比美，還值得我們吹毛求疵嗎？然而我以為要是非議基督教或打倒基督教，便要對這個基督教的柱石——博愛——下攻擊令！

耶穌的博愛論是以「上帝」為出發點；換言之，他所說的愛，是「天國」裏賜下來的愛，不是「人國」裏發生出來的愛；他認為天國裏的上帝有創造萬物使人得永生的一切權力，人們對於上帝的這種權力絕對的承認，絕對的信仰，絕對的服從。你若能誠心誠意信賴上帝，上帝便能福汝！這種「博愛」的結果，是把「上帝」的權力擴到無窮大，把人的能力縮小，甚至剝奪得干干净净，於是使人變成一個無能的弱者，人的一生別無意義，祇在做「信賴上帝求乞上帝」的祈禱祝福歌頌的囁語。

而已！耶穌曾經懇切地訓誥人們說：

「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爲生命憂慮吃甚麼喝甚麼，爲身體憂慮穿甚麼；生命不勝於飲食嗎？身體不勝於衣裳嗎？你們看那天上的飛鳥，牠也不種也不收，也不蓄積在倉裏，你們的天父尙且養活牠；你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嗎？你們那一個能用心思，使壽數多加一刻呢？又何必爲衣裳憂慮呢？你想野地裏的百合花，怎麼長起來，他也不勞苦，也不紡織。然而我告訴你們，就是蘇羅們極榮華的時候，他所穿戴的，還不如這花一朵呢！你們不信的人哪！野地裏的草，今日雖還活着，明天就丟在爐裏，但上帝還給牠這樣的裝飾，何況你們呢，所以要憂慮說：吃甚麼，喝甚麼，穿甚麼。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你們祇要先求他的天國和他的正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馬太傳第六章）

他叫大家追求的是甚麼呢？就是叫大家拋却現世主義，去追求「天國」去！他

說：

「心裏貧窮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就是他們的。哀憐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必得安慰。溫柔的人有福的，因為他們必承受世界。慕正義如饑渴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必得飽足。憐恤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必承憐恤。清心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必得見上帝。使人和睦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必稱為上帝的兒子。為正義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馬太

傳第五章）

他又說：

「倘若你一隻手陷你墮入罪惡，你就把這隻手砍下，你缺了肢體進入永生，強過有兩隻手往地獄去裝入那不滅的火裏。倘若你一隻脚陷你墮入罪惡，你就把這脚砍下，你跛足進入永生，強過有兩隻脚被丟在地獄裏。倘若你一隻眼睛陷你墮入罪惡，你就去掉牠，你祇有一隻眼睛進入上帝的天國，強如有

兩隻眼睛被丟在地獄裏。」馬太傳第九章

這可見他主張完全犧牲現世，以求來世，所以他更深刻地說：

『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給他。』

又說：

『要愛你們的仇敵，要爲那逼迫你們的禱告。』

還有什麼「搶你外衣連給他內衣」許多話，到處都有。

這種「博愛」觀，便有種種的流弊，我們可以見到的：

一、使人變成無用，絕端依賴上帝。假使依賴得到，也還說說；無奈上帝是摸不着揪不住看不到邀不來呼不應的飄虛渺茫的東西，不想靠自己而想靠他，真是愚癡！說個笑話：我的鄰家有一個信天教的火災，正在發火，守望相助的鄰人，爭着替他救火，汲水的汲水，撲火的撲火，奔走搶東西的搶東西；那信天教的一味跌着頭，喊道：『上帝救我呵！上帝救我呵！』鄰人聽他這樣喊，就想道：『祇有我們

才救他，那裏有上帝救他，算了吧！讓天上的上帝救他！」於是便一哄散了。那信天教只是跌着喊着，直到燒得干干淨淨！

二、使人變成自私自利，只管爲來世打算！吝嗇的守財奴重利盤剝的商人爲什麼可恨可惡，因爲他們只管爲自己打算。然而相信天國的人何嘗不如此？人家打我一下，我便給他再打一下，這個帳記下來，一次，一次算下來，如是便可以進天堂了。這樣說來，天堂豈不是最自私的地方，假使真正有天堂的話。再說個笑話：一個人死了，去見閻羅王，閻羅王問：『你生前有何善舉？』那人答：『我一生吃豆腐，不吃葷。』閻羅王喝道：『自私的東西！你故意吃豆腐要修來世呀！下地獄去！』這個故事可以送給善打算來世生活的教民去受用！

三、使人變成毫無志氣，養成弱肉強食的世界！耶穌專門叫人養成來世主義，犧牲現世，於是便有好信徒樣樣讓人，自居吃虧，人家搶我外衣我還要給他內衣。於是便有專講「現世主義」的人，只管侵略人家，佔據人家，無惡不作，這個世界

變成了弱肉強食的世界了！

在三年前吧，我有一篇咀咒「耶穌的博愛」的文字，頗值得添補在這個地方：

『道德隆崇的耶穌，面堆着慈祥之氣，向着衆生翻來覆去說，「當人家打你右面巴掌的時候，你切不可還手；你應該再掉過面來把左面給他打！」』

這幾句話幾是耶穌博愛的真精神。他不但嘴裏這樣說，而且自己親身實行；推至其極，一隻餓老鴉要吃他的肉，他也都高興的。幾千年來，這句話深深印在衆生的心靈中，不可磨滅。

懦弱的人聽了這句話，句句灌在耳裏，深深印在心裏，同時低首垂眉。

兇惡的人聽了這句話，句句灌在耳裏，深深印在心裏，同時喜氣揚眉。

一旦，懦弱的人碰到了兇惡的人，兇惡的人立刻舉起手來用着全力將懦弱者的右嘴巴拍拍地打了一下。弱者在這個忍痛難當的時候，一面又想到在天的上帝的訓話，不得不回轉頭來再給強者打第二下嘴巴。

這樣，弱者算是服從上帝的訓話；強者算是照着上帝實行。強者着實佔了許多便宜，強者的求逞的心也一天大似一天。

末了，一般專事欺凌弱者的強者，大講其博愛主義，把博愛二字抬得太陽這樣高，博愛二字的光芒也像太陽這樣直照到大地。

於是，強者大受博愛的保護，弱者大受博愛的恩賜！最後，博愛二字變成強者欺凌弱者的唯一的工具。所以，歐美的人是提倡博愛宣傳博愛最出力的人，而東亞弱小民族是受博愛之恩最普遍最深厚的人。

在這個慘無人道的世界中，我不得不提出反博愛的呼聲。

反博愛是什麼？

我想預備學着耶蘇面堆着不屈不撓的英氣，唱着衆醉獨醒的調子：——

「當人家打你右面巴掌的時候，你切不可不還手；你應該也反過手來，還他一個右面巴掌！」

人家打我，我也打他；他若打我，就要顧慮到我也打他。他固然以打我爲快樂，而同時以我也要打他爲可畏。因爲畏我第二次也要打他，所以他第一次就不打我了。所以這種「當仁不讓」的反博愛的精神，可以使世界太平。我希望以「反博愛」替代「博愛」。

以上把耶穌博愛說的流弊差不多說得很多了，其次要說到中山先生的博愛說，那麼我可以堅決地相信中山先生也是「反博愛」主義者，同時是一個真正的博愛主義者；換言之，中山先生是不主張「天國的博愛」而創造「人國的博愛」。

假使中山先生的贊成天國的博愛，那麼他那「建國方略」「建國大綱」都應該燒掉，因爲上帝的兒子不是反覆地說過：『所以不要憂慮說：吃甚麼，喝甚麼，穿甚麼，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你們祇要先，求他的天國，和他的正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中山先生所忙的便是物質的建設，衣食住的改良和增進，這豈不是和上帝博愛之旨相違呢？

假使中山先生是贊成天國的博愛，那麼他所手定出來的革命口號如打倒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打倒軍閥都該取消了。因為上帝的意思是希望人：

日本佔據你山東，你應該還妻送給他河南。

八國聯軍的大砲打到天津，還須要請他打到北京。

人家要你訂二十一條，你須要加倍的訂四十二條。

外國兵士強姦了你底姐姐，你還應該遵照上帝的意思把你底妹妹，或者妻子，娘送給他姦。

如此說來，中山先生更不必要革命的三民主義，革命的國民黨了。但是中山先生創造建國方略建國大綱，提出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發明三民主義，組織革命的中國國民黨，要為世界弱小民族打不平，這明明是違反天國博愛主義，創造人國博愛主義。要言之：中山先生的博愛是：「反博愛的博愛」；申言之，就是：「反天國的博愛，代以人國的博愛。」

人間的罪惡，惟有人來可以解決；我們不要管來世進不進天堂；我們今生看見那一個不對，就要老老實實給他一個「現世報」，大家來「打倒他」，天堂不在天上，我們要把這個罪惡的人間造成真正的天堂，變成「人的活天堂」。「博愛」在人與人間應用，才得正解；拾到天堂裏去，便流弊百出了！所以我們惟有把中山先生全部的博愛精神闡揚出來，以闡基督上帝博愛說之流弊！

也許有人要說：中山先生以前和耶教有多少關係，他的博愛說豈不是從耶教裏脫胎換骨來的嗎？豈不是耶教的一個支流呢？這點觀念，完全不對，好像要把中山先生拾成孔子以後的唯一繼承者，倒是未免小覷了中山先生了；中山先生並不是誰的繼承者，是世界的創造者；胡漢民先生說中山賢於儒墨，我們也可以依樣說中山賢於耶穌。這種態度才對！

末了，還要說到上帝的本身問題。

『世界上的萬物是誰創造的？』

要是問到這一句，無賴的牧師一定回道：「世界上的萬物是上帝創造出來的呵

！」

「那麼，上帝自己是誰創造出來的呢？」

「……………」牧師回答不出，大概須要問了上帝才曉得吧？如此說來，上帝的立腳點，一攻而破。好了，耶穌的「博愛」說，和耶穌的「上帝」親，都變成了「石頭底下的蛋殼」了！

替基督教辯護的總是這樣說：「教會固然不好，但是「自由平等博愛」的教義是不错的，我們是相信他的教義呵！」這是已經承認教會不好，現在我把教義的毛病也說出，那麼應該不但不信教會，而且不信教義！

教會的罪惡，彰彰在人耳目，尤其在中國。所以我們主張沒收宗教機關並不是意氣用事，請這位張仕章先生不要嚇得直跳起來！在此，我無暇把教會的罪惡宣佈，待有機會再談。

三、所謂信教自由

說到這個信教自由，便要連想到康聖人長素先生的以「孔教爲國教配天教」了，他大聲疾呼地說：「夫雖野禽亦有其教。是則爲逸居無教之禽獸也！嗚呼！吾四萬萬之同胞，而甘爲無教之禽獸乎？」他用嗚呼哀哉的語氣斷定「不信教，便是禽獸」，這原是笑破肚皮的笑話！他的邏輯是這樣做法的：

凡是人（不論文明人或野蠻人）都信教，

現在中國人不信教，

所以中國人是無教的禽獸。

這個邏輯不通，讓大家都評判就是了。現在又來了一個新邏輯，就是：

文明各國都是信教自由，

現在中國黨治下信教不自由

所以中國是不文明。

雖則人家沒有這種明顯的句子，可是很有這種意思。這種邏輯和康長素聖人的「禽獸」邏輯是五十步百步之間耳！我們現在不去多辯，且就信教自由的本身來說一說。

我以為信教自由這個名詞實在不通；因為信教便是要「迷信教」，在「迷信教」之下便毫無自由可言。換一句明顯的話來說：「一個人不信教才有自由，信了教，自己的自由給教沒收去了！」

宗教是有他的「獨一性」，尤其是一神教的基督教。基督教的獨一性，便是「以教治民」，他們一口咬定：基督教是唯一的教，上帝是唯一的尊者，基督教義是唯一的教義。

其基督教是世界的宗教，牠之得為世界的宗教，亦有原因在。

本來在耶穌以前的教，是存着這觀念：「耶和華是以色列的神，而以色列人是

他的人民」，所以耶和華是一個民族性的神，不能適用到他民族，但在這個民族中間是唯一的神，這叫做狹義的獨一性，或叫做民族的獨一性。

耶穌認為上帝是唯一的，神，人都是上帝的兒子，凡屬人都要信賴上帝。於是把民族性的神解作世界性的神了，這叫做廣義的普遍性，或叫做人類的普遍性。

但是，我們要曉得：基督教得為世界宗教，是合「獨一性」和「普遍性」二方面成功的：

一方面呢，主張世界上祇有一個上帝，這上帝是唯一的尊者，唯一的有權力者；

一方面呢，主張凡屬人都是上帝的兒子，大家都要信賴上帝服從上帝，歸納一句話，就是要叫：

世界上「普遍」的人都要信賴這個「獨一」的上帝。

這樣，我們又可以說：一面是「獨一性的擴大」，一面是「普遍性的集中」。

什麼是擴大呢？就是把限於一民族的獨一性擴大到全人類去；什麼是集中呢？就是把普遍的全人類集中到一個上帝去。

這二個作用的運用，便把教的範圍愈擴大了，而同時教的勢力也愈集中了。

惟其是他有他的獨一性，所以便極力排除異教，擁護他的一尊。

惟其他有他的普遍性，所以要叫大家來擁護他的一尊，叫大家都來排除異教。

耶穌屢屢地對大家說要尊重天上的上帝，信賴上帝的才有福。他叫人人要謹守天主的誠命，其誠命的第一條，便是：

『命人單單要欽崇一個天主，其餘旁門左道，一切邪神，都該棄絕。』

有一本天主教裏的宣傳品叫做『答客芻言』的，中有一段很可看出他們排斥異教的態度。這本書上面說：

『吾教婚喪大事，與儒教本不相反，不過不肯隨從俗尚，信奉異端，因為當今之世，大概人所崇奉的，是佛老城隍土地等神道，但他們都生在天地之後

，在生衣食起居，和凡人沒有分別，可知他們不能做天地的主；既然不能做天地的主，如此崇奉他們，大非情理。天主教人所以不肯同人一樣，以誤傳誤，胡亂禮拜，這是第一不與人同之處。當今之世，所習行的，是求籤算命，燒楮燒香等事，這都是僧道的胡言，賺錢的奸計，若要追究他的根源，都是無憑無據，無益有害的事，這樣的風俗中國通行，但我教中人不肯隨風逐波，瞎做胡爲。

我記得還有一本冊子上說孔子孟子等都是他們教裏一個支流，所以相信孔孟的就要完全信賴上帝。

總之：他們只承認有一個上帝，只承認有他們的教，其餘都是左道旁門。所以相信了他們的教，便只有教以內的自由，沒有教以外的自由；換言之，信教就是把自己的自由奉獻給教。

假使這個教是順應人生的增進人生的，我們把自由交給了教以後，便可以謀全

體人生的順應和增進，無奈基督教是以天國的博愛為立腳點，如果給他沒收了自由，說一句笑話：「豈不是這個人的天國要近了！」

從此可知，一個人進了教，便無自由可言；可以說：「信了教不自由」。明白了這個道理，那麼堂而皇之的句子「歐西文明各國信教自由」的論調並不見得漂亮，適見其一知半解而已！

其次，要曉得一個革命的黨也有他的獨一性的，這個獨一性便是「以黨治國」，也有普遍性的，這個普遍性便是國際上的組合。我們中國國民黨就是具有這二個作用的。

我們進黨只有進一個黨，信仰主義只有一個主義，最崇拜是我們的總理，所以祇有黨的自由，沒有個人的自由，一個人進了黨便把自己的自由交給了黨。

在一個獨一性的黨之下，還有一個獨一性的教，和我們黨對抗，而且時有破壞行動，無疑的要打倒牠！

我不曉得做「我也來談談」的張先生是不是黨員，假使是黨員，還要說：「國民黨如果是一種救濟中國全民衆的黨，那麼對於兩重壓迫——就是白色帝國主義與赤色帝國主義壓迫——的四十萬中國基督教，應深表同情，合力奮鬥，把帝國主義一齊打倒纔是，所以我很盼望忠實的國民黨黨員別再提倡「打倒基督教」的口號，以分散國民革命的勢力了。」奇怪！奇怪！不曉得這位張先生站在什麼立場說話。假使是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來說，那麼這是明知故犯的不忠實，應該受黨的指摘！難道國民黨過去所受的共產黨在黨內陰謀篡奪的痛苦不足，再掉一頭來，和基督教軋姘頭嗎。那麼，黨教合作，不但國民革命成功，就是博愛的世界主義也可以馬上成功，我們整備歡迎碧眼睛綠眉毛長腿子的世界主義的導師來蒞臨指導吧！我還有什麼話說呢！

·老實說：做了中國國民黨的黨員，便只有黨的自由，沒有什麼教不教的自由；退一步說，信了教，也沒有再來信黨的自由。「二者不可得兼，舍教而就黨者也」

。信教自由云乎哉！

餘論

在現在這個時候，居然還有讚揚宗教的人，難道禮拜堂裏的禱告還不夠嗎？所以我忍不住要說話了，因有許多詞連了張先生的地方。恕我沒有學會了「吾家太炎」的調子來共唱一齣「宗教曲」！說到取消打倒宗教的口號自然有相當的理由，好像袁同志說的「不必打倒無須打倒，自有時代思想和進化歷史來結束它」，但是定要歌頌宗教，我實在不解。所以我希望頌歌宗教的反對宗教的對於這個問題，不但「我也來談談」，且要「大家參加討論」，深刻的討論，以求得真正的是非。假使有正當的理由明顯的事實可以指正我的錯誤，我惟有拜服。在辯論的時候，當仁不讓，不必客氣，我也學張先生說一句：「不知張鈕兩先生以爲何如？」

末了，我也用不着聲明，因爲我決不是什麼有C P色彩的東西！

一個小聲明

參加討論宗教問題和注意宗教的好友（不論同志或教友）：

在拙作「什麼是基督教」一文中有種種的錯誤，該文是在一晚和一個上午匆忽寫成的，因為急於寄出，所以不及改正；其中有最大的錯誤處，乃不得不聲明一下，省得人家再來說我「片面」「武斷」「籠統」了。

在「引論」裏說：「就是拿耶教來說，還有天主教基督教之分，那麼我們要打倒天主教呢？打倒基督教呢？還是一古腦兒全部打倒呢？」其中，沒有把耶教基督教關係分清，顛倒了地位，這自然不是「我對於宗教史有特別的發明」，乃是我的粗心的錯誤。其實這個系統是這樣的：最先是「猶太教」，後來耶穌起來向「猶太教」革命，這個基督便是救主的意思，這個舉行革命的新教便叫做「基督教」，在羅馬奉為國教。所以「基督教」是一個總包括的名詞。後來該教分為東羅馬西羅馬

二部分而分裂，一爲東教，一爲西教。後來，一個即是希臘教，以俄國爲最盛；一個即是天主教，以法意諸國爲最盛；後來又有馬丁路得起來向「天主教」革命，直接「耶穌」的精神，即名「耶穌教」，該教流行德英諸國。又景教，係波斯國以本國固有的「火教」，匯合了「基督教」和印度的「佛教」拉雜湊成的。回教係謨罕默德以阿拉伯固有之神「阿賴」，匯合了「猶太教」「基督教」拉雜湊成的。這其間分合的關係，便有複雜的政治作用在裏面，在這個裏面可以尋出這個革命運動的新教「耶穌教」我不但不應該歡迎他而且要反對他，好像「耶穌教」之革「天主教」的命一樣的道理。我們試想：「基督教」爲什麼分爲東羅馬西羅馬二教？德英諸國爲什麼反對天主教而歡迎「耶穌教」？景教爲什麼匯合三教而自成一教？回教爲什麼反對景教？又如洪秀全爲什麼稱耶穌爲天兄而自創一教？如能深思之，當可求得其中的底細。

還有一個錯誤是在「基督教教義的批評」裏，有一句話：「好像回教是回人信

的教」。這句話也不當，因為回教雖盛行於回回部，但他確然也是世界宗教的一種。所以在這個地方做譬喻，最好說：『好像阿賴是阿拉伯信的神』或者說：『好像婆羅門教是婆羅門族信的教』。因為阿賴是一個民族性的神，婆羅門教是一個民族性的教。此點不可不辯。

我作了「基督教與帝國主義」一文以後，對於宗教討論即行擱筆，尙有其他事情；至少要等半個月或一個月再來動筆，在此期間我任憑教友們拿着「上帝的架子」來教訓，和親愛的黨同志們的正當的批評；若是教訓的不得當，恕我不能「通力合作」「合力奮鬥」；這篇「宗教的起原與演進及其將來」一文，且看教訓的程度如何而作成之，現在不必多說。

好，我現在靜待着，恭候教友們有大文章出來！並很希望忠實的同志當仁不讓為黨執言！敬致

最敬禮！

二月二十九日

四、基督教與帝國主義

引論

上一回，我把耶穌的誕生和事蹟，及基督教的教義，和信教自由諸端已經說了一個大概。我還覺得有權釋的遺憾，因為沒有把基督教的内容——教史，教義，教的儀式——詳細的說出，根據了事實下以最忠實的批評；但是現在又不能拖泥帶水地做「補充」的功夫了。現在所要研究的，便是「基督教與帝國主義」一問題。

在共產黨人猖獗時代，基督教與帝國主義好像成功了天然的連合的名詞，好像說到土豪劣紳便有「反革命」三字加上來，這種舊賬我們應該一把火燒了不去理會；我們要從國民黨的立場上從新估定「基督教與帝國主義」的關係，這才算平允篤實。有些人以為凡是共產黨喊的口號都不對的，在「共匪所習用」的語氣之下，便跟着有「非取消不可」的結論；但是一方面又忽說現在俄國共產黨如何做法如何做法，

我們也應當這樣學他，這真正矛盾極了！

譬如這位「吾家」仕章先生便是堅決地主張「取消共產黨的『打倒基督教』的口號」，這自然是「吾家」先生另有立場，所以他說：「蘇俄也主張信教自由了，打倒宗教的口號也已經無形取消了；政府也實行與希臘教攜手了。」共產黨要打倒基督教我們要取消他，共產黨和希臘教（按希臘教亦為基督教之一種）攜手我們又要學他，這是什麼道理呢？我不怪「吾家」先生的「成見太深」，也不怪「吾家」先生的「認識未清」，我只怪我們大家都沒有民族獨立自尊性！總之，我們不應該汎指普通的口號是「共匪所沿用」，更不應學共產黨的做法，無異承認「共產黨做的總是好的對的」，（至於共產黨是否與希臘教攜手自然另一事實）我們應該站在自己的立場上，憑着自己的見地，根據了不可磨滅的事實，做一番忠實的檢查：基督教和帝國主義究竟有沒有關係。

一 帝國主義與文化侵略

「基督教和帝國主義究竟有沒有關係呢？」

要是回答這個問題，便先要明白什麼叫做帝國主義？偏狹的共產黨人把帝國主義僅僅解成經濟侵略的東西，而以軍事政治為輔；即是汪精衛先生所下的帝國主義的定義，誠然是精確，但也不免有這種毛病；他下的定義，是：

「凡是一個國家，利用自己政治上軍事上優越的勢力，對於別個國家地方或民族，施行經濟侵略者，便叫做帝國主義。」

其中把一個很重大的緊要的「文化侵略」遺忘了。其實帝國主義向中國進攻的方略，是：

(一)文化侵略；

(二)政治軍事的侵略；

(三) 經濟侵略。

我們又把這三種侵略的性質加以說明；帝國主義者是以文化侵略來掩護政治軍事侵略的「暴力性」，遮却經濟侵略的「市儈性」，牠所抓住的是「人心」；以政治軍事侵略來造成文化侵略的地位，形成經濟侵略的優越權，牠所抓住的是「勢力」；以經濟侵略來增進文化侵略的實利性，擴大政治軍事侵略的普遍性永久性，牠所抓住的是「生計」。這三個侵略的運用，造成連環式的作用，打成一片，可以收「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功効，可以造成「太陽所照之處即其國旗飛揚之處」的地位；總之，這三個侵略的連環的運用便形成了帝國主義者的堅強的雄厚的不可磨滅的基礎！

照此說來，文化侵略可以補「砲艦政策」和「商場政策」之不足，同為帝國主義者侵略其他民族的重要工具！在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就是：文化侵略是帝國主義重要的工具。

其次，要研究：基督教有沒有替帝國主義做文化侵略的工具？這種問題空口說不信，最好有事實來證明。

一 基督教之傳入中國及其侵略之情形

我們先要把基督教傳入中國的情形說一說。

大概最先傳入中國的，要算景教吧？景教是基督教的「聶斯託良 Nestorian 派」，唐太宗時代有波斯人阿羅本將經像從遠方獻來，太宗詔立波斯寺，度僧侶十二人，代宗時僧侶景淨述其緣起，撰「景教流行中國碑」，後信之者漸衆：這是景教時代。

景教以後入中國的，便是回教了。回教是「左執可蘭經右執利劍」的駱駝牧者穆罕默德所創的，他是採取阿剌伯的神阿賴 Allah 的尊嚴，會合猶太基督二教的宗旨，可以說是基督教的別派。穆罕默德生於耶穌後六百年，在中國唐時，教徒大盛

，遂以回紇朝貢之期跟着到京師傳教，并專門反對景教，回回教乃盛行；這是回教代替景教時代。

宋元以後，二教都無發展，寂寂無聞。

天主教的傳入在明萬曆九年，時意大利人利瑪竇至粵東，過後二十年至京師，貢「聖像」，其後繼之來中國者愈多，以「推算爲名，而陰行其傳教之法」，明季「士大夫」從天主教的，最先是徐光啓，後李之藻、李天經、馮應京、樊良樞等附和之。有西教士湯若望在明末清初時主持教務，並在清同治二年進西洋儀器，想巴結皇帝，後來湯若望、南懷仁人爲「欽天監官」，照了西人的新法造「時憲書」頒行，在中國的天文學上開了一條新的路子！從此以後，便變成了天主教的全盛時代。

在天主教普遍傳入的時候，不久耶穌教也跟着進來，大概以德英之教士爲多，在乾隆五十八年英國曾請通貿易，並要援例遣人住居京師，意在傳教，當時沒有答應他，但暗底下私赴各地的實在不少。據說耶教發展力量甚大，勢力甚盛，天主教

不能與之比擬，兩教亦常互有齟齬。

至於這四派不同的內容，非本文所及，只好存而不論。

我們可以將這個四教分別討論，景教回教與帝國主義無甚關係，當時皇帝所以願意容納異教，其故有二：

一，是「懷遠」；

二，是「好神仙」。

什麼是「懷遠」呢？就是喜歡經略四方，使遠地的人來「歲歲來朝年年進貢」，「懷遠」的最好的方法不是單靠「長槍大刀弓箭」，還要把遠方人信仰的教供奉一點，使他們心誠服悅地來服從，好像雜貨店裏備一點鄉民所必需的「油糖」，鄉民自然都來上他的店門了。什麼是「好神仙」呢？一個皇帝當大一統全盛以後，便要想到長生不老的神仙，如秦始皇遣徐福求仙是一個好例，又如西征北伐武功告成的漢武帝在秋聲辭裏說：「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皇帝想長生之術

，其詞顯然如見，所以不論什麼異教來，總是喜歡，因為在許多異教中或許正有長生不老之術哪！

景教回教之得存留於當時，大概不脫這兩個原因，所以我們可以斷言景教回教和帝國主義沒有關係，而且波斯回回萬萬夠不上來侵略中國。

基督教之侵略中國，當自天主教耶穌教始，是傳教通商砲艦三者同時並進的，這三者連環的一貫的同時並進，帝國主義的侵略便顯著的具體的表現出來。

基督教做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當然以利馬竇入中國為引子，湯若望南懷仁等盤踞京都開其端，以訂立通商條約「貨船與牧師並進，砲艦與聖經齊來」為成熟時期。

天主教耶穌教的教徒到中國來，他們是瞞着「滿清仁兄大人」，利用當時官僚的「庸懦無能」，暗底下到處傳教。在那個時候的所謂「朝廷」，對於這般教士的態度可以分為三時期：

一、拒絕傳教時期。自明萬歷九年利馬竇到廣東，又二十年到京師，其後跟着來的都以推算歷法爲名，援洪武初「回回歷科」之例、入歷局測驗，人家因此看重他們，他們因得在「看重他們」的借重之下，暗底下實行傳教。那時有教士王豐肅等在南京專以天主教惑衆，許多人給他誘惑，那時的「禮部中郎」徐如珂等在萬歷四十四年上疏倡議驅逐，那年的十二月就有「令王豐肅龐迪我等俱遣赴廣東，聽還本國」的命令，到四十六年時龐迪我等還上疏「乞緩行」，沒有給他回復，只好沒趣地回去了；王豐肅却變易姓名，依然到南京行教。以後嚴禁傳教的命令也常常有。這算是拒絕傳教時期。

二、限制傳教時期。自清順治二年時湯若望南懷仁等上書言西洋新法有驗，並進儀器，二人得爲「欽天監官」，當時有一個「世習疇人之學」的楊光先出而指摘他們的錯誤，在康熙三年時去湯若望等，進用楊光先，後來光先推闡失實，下獄，乃再用湯若望，湯若望等聲譽大起，當時的「士大夫」都是「右湯而左楊」；康熙

八年就准許他們在京師「自行其教」，但不許在中國各地傳教，當時各地教徒就乘機活動，借著「自行其教」四個字的招牌，大開「開堂傳教」之風。當時廣東福建及各地的地方官先後述傳教之害，倡議嚴禁驅逐，但終無效。這是由「自行其教」引到普遍的私自傳教。這算是限制傳教時期。

三，自由傳教時期。道光二十二年南京條約裏大概訂定：「耶穌天主教原係爲善之道，待人如己，自後傳教者來至中國各省須一體保護，地方官不得刻待禁阻」等話頭，這無異予傳教者保障，從限制傳教要進入自由傳教了。其後，英法等國商船與傳教者並進，赴內地傳教者更多。在道光二十五年法人呈請弛「天主教之禁」，那是昏庸的「滿清仁兄大人」便照准他們在海口設立天主教堂，華人入教者聽。咸豐八年，天津之役，英會合法美俄三國，增訂條約，內有：「入內地傳教之人，地方官員務宜厚待保護，凡中國人願崇信天教，而循規蹈矩者，毫無查禁，皆免懲治，向來所有或寫或刻奉禁天主堂各明文無論何處概行寬免。」並且還給與「傳教之

士在於各省租買田地房屋悉由自便」的特別權利！

在這三個時期說完了以後，便要說明帝國主義者運用三個侵略作用的證據。

我們認明白「通商，傳教，砲艦」三者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重要工具，用顯著的事物來說，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毒物有三個，就是：鴉片，聖經，大砲！

鴉片可以代表通商，聖經代表傳教，大砲代表砲艦。現在可以尋出些三者連環運用的作用來說明之，且看證據吧！「曠古堂集」裏「蔣敦復」擬與英國使臣「威妥瑪書」，內通商傳教並舉，論通商云：

「乃自西國與吾通商，凡可以攘吾之利源，奪吾之利權者，悉載條約，惟恐不盡，西計得矣！……則必盡中國百千萬億人民供其役使，百千萬億財貨金寶入其府藏，百千萬億土田宮室苑囿納其賦稅，百千萬億精靈血肉飛潛動植服其聲威娛其視聽之數者，必萬取萬勝，萬萬無不可而後可；如有萬分之一，所不可者，則我中國人民必將羣起而割刃於西人之腹！」

論「傳教」云：

「然而西人之必欲行其教於中國，其用意蓋有在矣！中國之人，未有信從也，彼固知之，是有術焉：施小惠使糜其口腹，行小善使震其耳目，從而誘之以美福厚報，使迷誘其心志，變易其肺肝，溺焉不返，不顧利害生死，惟我說之是從天下無事，戎伏於莽，一旦有事，入吾教者皆雲合響應起而叛其長上，嗚呼，是禍中國也！」還有在「洋務時代」的時髦文章滬海論裏，有「烟教」並舉的地方：

「夫販烟傳教，惟英法有之，他國所無也。英法徒恃其兵船火器，挾持地方官，思以壓制華民，而不知民氣之不可遏抑也，愈激則愈烈矣！……印度頻年大稔，英人傾國以賑之，料口計食，常虞不給，正惟沃壤皆植鴉粟耳，儘能改樹五穀，何至擁五千里之地，一百五十三部之衆，而嗷嗷仰食於人乎？是鴉片者又英國之大蠹也。同時普法戰爭教人實肇其端，拿破侖爲教

所誤，國破身俘爲天下笑，與相安得拉讓法人甘爲教奴，西班牙論法人視與國如雞力庇天主教，居天下之惡名，受其實禍，美國論法國三次大亂，死亡數百萬，皆由於教，是洋教者又法國之姦賊也。」

又李東沅在論交涉一文中說：

「中國自外洋立約通商以來，濱海之區，悉開口岸，上自官商教士，下自兵役匠工，紛至沓來，履跡旣偏，而傳教則許入內地遊覽，則給與護照，無論徽員商賈與有司接見，悉禮若嘉賓，無或簡慢。」

可見他們傳教是挾着「兵船火器」，還有「立約通商」同時三路進攻的！他們是以「砲艦」來強迫人家訂立「商約」，在商約裏又附加入「傳教」。以砲艦來抓住「勢力」，以通商來抓住「生計」，以傳教來抓住「人心」，到那時這「堂堂華胄文物之邦」的人給碧眼綠毛長脚子的朋友一把抓住，他們面上露着得意的猶笑道：「你敢動嗎？」

三 基督教之猖獗與民衆之反抗

基督教的猖獗引起了民衆的反抗，教民案件常常不絕地發生，如在徐慶陞的稟覆教民案件裏說的：「地方從前習天主教者約有三千餘人，習耶穌教者約有五六百人，勢已披猖，黨尤固結，閭閻實有重足側目之情」，可見教民團結力的一般了。入教的是那一種人呢？這裏覆教民案件裏也說過：「……紀綱不振，是以政教凌替，相率因循；洋人以和議既成，來縣傳教，始至之日，弱民所控訴，因相從入教，冀其保護身家。」

這「弱民」藉入教以求保護，動機已經不對了，且不去過分的責備他；還有呢：

「其時漏網之正凶，著名之積匪，遂復相將入教爲護符，始而假教士之勢萃聚通逃，繼而尋平昔之仇，橫起爭訟；終則合不逞之徒，奪犯殿差，橫行鄉里，甚爲一經入教官司不得拘責，朝廷免征錢糧，佔民田房，賴錢債，民

控教則拘傳不到，教控民則挾制忿爭，偶發其心，教士則飾詞上訴；州縣畏糾纏也，於是遇事含容，多方遷就，以致民情積憤，疾之如仇，知控訴之徒勢則激爲鬥擄矣！」

這可見教民的猖獗的一般，這時候很多人入教，並不是信教，要想做「洋奴」就是了！於是民衆激昂極力反抗教民的壓迫，如沈葆楨教堂一案設法辦理疏裏說的：

「通衢處遍貼撲滅異端邪教公啓，據南新二縣揭呈前來怨憤情詞幾有不共戴天之勢。……惟匿名揭貼愈多，此處揭去，他處復貼，理論勢禁均無從下手，臣訪聞街談巷議咸謂官藉外國，威逼小民，人情洶洶，深恐復激成變故！」

這個民衆與教民水火不相容的事實，已經顯然；字裏行間還把當時「官員」的畏懼洋人勾結洋人的罪狀不打自招出來！

在同治十年，所謂「總署王大臣」有致各西國大臣書，懇求外人之媚態可掬，書中有說：

「……卽總理衙門有力難施，倘將中國百姓同心變亂，我大皇帝遣兵命將萬不能肯中國之民而悉誅之，况衆怒已成，誰肯束手待斃……。」

又徐府陞在稟督院張文襄說：

「廣東拆毀教堂之案，其起衅或不一端，然致民怨之深者，必由有司抑民而袒教！……」

他底下還有許多議論，我們不能引了，總括地說：當時的「清廷」是怕懼帝國主義者的砲艦，當時的昏庸的「有司」當洋人如老虎，所以事實上「清廷」和「有司」無異做了帝國主義者爪牙！許多民衆是在帝國主義，「清廷」，「有司」三層壓迫之下！

舉一個例子以見當時「有司」對於「教堂」的態度。在光緒二十五年時，奉賢縣年荒，鄉人鬮荒，也有匪棍流氓借着「鬮荒」二字來搶劫，縣邑屢次電「上峯」，請兵彈壓，無効，後來有一個善訟詞的王方誠其人寫了一個呈文，猜着「上峯」的心理，故意說：「餓民嘯聚之地，密邇教堂，萬一有變，誰尸其咎」。於是馬上派兵到縣了。

這種事很多，恕我不能多說。

民衆既受帝國主義，「清廷」，「有司」，三層的壓迫，反抗的激昂已可想見，當時在民衆中有組織的「會黨」，也都起來，攻擊基督教反抗「洋人」，聲勢很大。

一、白蓮教的反基督教：

「光緒二十三年，大刀會頭目劉士端彭桂林趙天吉等，憤耶穌教之跋扈，集黨毀山東兗州府之耶穌教堂，戕德國教士二人。大刀會者，亦白蓮會之分支。首謀就擒後，德國藉口租膠州灣，復由清政府償郵費二萬四千兩，賠築教

堂費六萬六千兩，膠州灣租借期爲九十九年，兼讓膠州灣至濟南府之鐵道敷設權，沿鐵路之嶺山並准其開掘。

後又有小刀會者，亦白蓮會之分身也。以德國佔據膠州灣爲名，藉口禦侮，希圖起事，遊勇響馬到處嘯聚，四出劫掠；致書德國軍營，約期與戰。德國電總理衙門，政府則大驚。急命山東巡撫加意嚴防，漸亦無事。

蓋白蓮會之徒，向祇與北胡反抗，自耶穌教案起，而反抗洋人，遂肇義和團之亂。

光緒二十六年，義和團起事，亦白蓮會之支流。號稱能以念誦咒語避砲彈，以傳習拳棒爲宗旨。旗幟有「扶清滅洋」等語，蔓延山東直隸各地，毀耶穌教堂，虐殺耶穌教徒，其在北京者，則圍困公使館，八國聯軍入援。事後，請政府賠各國兵費至四億五千萬兩之鉅。」

二、哥老會的反基督教：

『哥老會宗旨，與三合無異，亦不過反清復明而已。自耶教傳播，因其儀式之不同而生誤解。加以淫邪，抉眼，剖心，取膽，割勢，和藥之謠言，到處流傳。土人偶有紛爭，教會牧師不問事之曲直，一概袒護其徒，遂生嫌惡洋人之情，化爲激烈之排外黨會。』

——中國秘密社會史七十六頁——

三、三合會的反基督教：

『……而清軍之連餉廣東城，轉到利用外人之助，懸外國旗，卽能安然行過三合軍之砲台與軍艦間，此則外人之爲惠於清軍多矣！（按外人助清軍，以三合會仇洋反教）。』

——中國秘密社會史三十頁——

四、其他反教之諸會黨：

「其餘如紹興、紹康之平洋黨，縹緲、裘文高之烏帶黨，金錢黨，祖宗教，百子會，白旗會，紅旗會，黑旗會，八旗會等，皆以仇洋為主義，以憤耶教之跋扈故也。自近時革命黨人其中，說明洋教之跋扈，由於滿政府之惡劣；遂一變而為傾覆滿政府，仇洋主義轉以消滅。」

——中國秘密社會史八十頁——

以上會黨反基督教的情形，已經說得很詳盡了。說到這裏，福音朋友一定要反駁我，以為：為什麼革命黨人要把「仇洋反教」改為「傾覆滿清」，豈不是革命黨崇拜耶教嗎？這句話完全不對，要曉得「仇洋反教」有治標治本二方面，打洋人燒教堂是治標，但跡近暴動無補於事；最好治本的方法，是把「為帝國主義作僞為基督教作保護者」的滿清政府推翻，如此方能發展民族精神，解除「洋人，清廷，有司」的壓迫；所以「洋教之跋扈，由滿清政府之惡劣。」這句話實在是至理名言！如果沒有把滿清政府推翻，就一味從事仇洋反教為國家捍衛，那麼無異幫「滿清仁兄

大人」的忙了；譬如義和團的本來面目是「反清復明」，後來排洋過於熱心，反變成了「扶清滅洋」，你想危險不危險？至於革命黨人之保護教士，乃是對外政策，目的在專力對「滿政府」，也正是貫串「仇洋反教」的精神用到治本方面！

還有一件事，值得討論的，太平天國的領導者洪秀全亦是教徒，這又何辭以解？但我們曉得洪秀全是另創一教，並不是為歐美宗教之附麗，如譚罕默德創「回教」一樣，（回教與基督教不相容如十字軍之戰）有事實可證：

『秀全時臥病幾殆，突然愈曰：我病死作地下人者七日，今始復蘇，能知未來事。舉世將罹大災，唯奉我教，拜上帝，或為教主之兵，則可免；且死後可升天堂極樂世界；若拜上帝，納銀供香燭，則可贖已往一切罪惡。』凡奉天教者曰「師徒」，男相稱曰「兄弟」女相稱曰「姊妹」，稱天父曰「耶火華」，謂耶蘇為其長子，尊之曰天兄；已則為其次子，楊秀清等為師徒」。

洪秀全真胆大妄爲，自稱上帝次子，居然和耶穌是兄弟行！在我們看來，本來未嘗不可；在歐美忠實教徒看來定要目爲異教，出來大做「衛教」的宣傳，極力排斥！因爲他們承認「三位一體論」，就是「上帝，耶穌，聖神」，以洪秀全的立場說來豈不是變成了「上帝，洪秀全，聖神」，馬丁路得不過不滿於羅馬教會種種惡行如贖罪券等，洪秀全竟不承認耶穌有「領導之權」，居然自己直接上帝，自己來做教主，算是基督教從來未有的叛徒，也是基督教裏從來未有的宗教革命家！大概洪秀全是反抗爲歐美帝國主義所利用的基督教，所以索性積極地創教！爲看洪秀全沒有成功，假使洪秀全的教成功，基督教裏一切的教都要攻擊他，好像回教之攻擊景教，天主教之與回教戰，耶穌教之與天主教之齟齬一個樣子。如此說來，洪秀全正是積極地反基督教的創教主呵！

四 反基督教之先驅者

基督教既然做了帝國主義的工具，有鐵案如山的事實橫在前頭，用不着再替上帝避諱。無賴的教士靠了上帝的智慧，強辯道：「基督教是講博愛的，提倡的是世界主義，如何會做帝國主義的工具？」但是，我請問在歐戰的時候，各國的教士是為故國宣傳的？還是替人道宣傳的？好在有事實可以證明。

我們曉得當君士坦丁尊基督教為國教，就是要利用基督教來侵略他國。因為，當時的羅馬常有他蠻族攻擊牠，例如條頓族；基督教的傳道者就到這種蠻族地方去宣傳上帝的和平的福音，說是不肯悔過的要下地獄，條頓族大受感動。後來基督教徒在條頓和法蘭克地方占了一種無形的潛勢力，差不多半打的宣教者等於一聯軍人的武力的價值；於是基督教徒在「為羅馬宣勞」的大功之下為君士坦丁所賞識，好戰的君士坦丁獲了勝仗，便信仰了這個「有功於勝仗」的基督教，基督教的地位才出人頭地。

不要說後來的基督教為帝國主義所利用，最初的基督教早已不貞潔了，好像瑪

利亞一樣！我不能說君士坦丁是耶穌的功臣，好像尊孔子的漢高祖不是孔子的功臣一個樣子！

基督教之爲帝國主義所利用不自今日始，我們反對基督教也有充分的根據。什麼世界主義不世界主義，不過是漂亮的高帽子，一方面實地侵略你，一方面給你戴上一隻時髦而又適意的帽子罷了；好像經濟侵略，一面弄你的錢，一面給你穿上輕薄的、美麗的花洋布，還自鳴得意，總理在民族主義裏早已把世界主義的假面具揭破了，總理是不愛基督教裏的「加冕禮」呵！

在此，我要介紹一個中國反基督教最先的先驅者，我們既然已經認清了反基督教的理論與事實，那麼對於這位反基督教的先驅者當有更深切的認識！這人是誰呢？就是前邊說過的「世習疇人之學」的楊光先呵！

楊光先反基督教的動機怎樣發生的？好似張鈺兩先生不提這案，引不起葉袁兩同志的商榷，沒有張仕章先生的「衛教」「糾正」和「補充」的文章，也引不起我

做這許多「反基」的文字。大概楊光先反基的動機起於東西歷法的衝突。楊光先的祖先是「世習嗜人之學」的，當時西教士在中國都是「陽言歷法，私傳天主教」。璠馬寶等爲引子，至湯若望等尤甚。在順治二年湯若望和南懷仁上書言西洋新法，進西洋帶來的儀器。二人得爲「欽天監官」，造新法的「時憲書」，這憲書的書面上刻着五個字，就是「依西洋新法」五個字。家學淵源的楊光先先生看見這種刻法，大不高興。後來在康熙三年狀告到禮部，說他那年十二月戊午朔日食交會推算錯誤，後把湯若望等黜職，進用楊光先；後來光先以自己雖能本着「民族的精神」反對外人，却是自己也非推算的專家，於理尙有未通，請辭職五次，都不准；却不料在康熙六年時推闕失實，要請更正時，憲書已頒行；在這個「神聖不可錯誤」的罪名之下，光先下獄，擬大辟，後議流逐遠地，旋遇赦歸；走過山東的時候，爲狠心的西教士所毒殺。光先曾著「不得已」書，此書曾爲西教士購板毀之，因爲這本「不得已」書就是反基督教的宣言書！

我們意想不到在帝國主義陰謀尙未顯著的時候，居然有這位反基督教的先知者！他自己也曾這樣說過：

『今者海氛未靖，譏察當嚴，揖盜開門，後患宜甚。軍使今日嘗予爲妒口，毋使異日神余爲先知，是則中國之厚幸也。』

不錯，我們現在確是說他先知，這自然是中國的不幸！因此，我要介紹他先知的言論。他很明顯地揭破喇馬竇這般人的陰謀：

『自喇馬竇入中國以來，其徒黨皆藉歷法以陰行其天主教於中土；今開堂京師宣武門外，及各省凡三十窟穴，而廣東之香山澳益數萬人盤踞其間，成大都會，以暗地送往迎來，而棋布黨羽於大清十三省要害之地，其意欲何爲乎？……無論其交食不準之甚，即準矣；而大清國臥榻之旁，豈容若輩解睡！從古至今，有不奉彼國差來朝貢而可度越我疆界者；不有入貢陪臣不回本國而呼朋引類煽惑我人民者，……茲著書顯言東西萬國及我伏戲

與中國之初人畫是邪教子孫，其辱我天下之人至不可言，而人直受之而不辭，異日者設有蠢動還是子弟拒父兄乎？還是子弟衛父兄乎？衛之，義既不可；拒之，力又不能。請問天下人何居焉？光先之愚見，寧可使中國無好歷法，不可使中國有西洋人，吾懼其揮金以收拾我天下之人心，如抱火於積薪而禍至之無日也。……瑪馬竇等於朝，以數萬里不朝貢之人，來而弗稽其所從來，去而弗究其所從去；行不監押之，止不關防之，十三省之山川形勢兵馬錢糧靡不收歸圖籍而莫之禁，古今有如此玩待外人之政否？大清因明之待西洋如此，習以為常，不察伏戎於莽，萬一竊發，百餘年後將有知予言之不得已者！……或以其制器之精奇而喜之，或以其不婚不宦而重之，不知其儀器精則兵械亦精，適足為我隱患也！不婚不宦者，其志不在小，乃在誘吾民而去之！”

他又批評基督教的教義不好：

「乃彼教則但崇事耶穌母子者，卽升之天堂，不奉者卽下地獄；使奉者皆善人，不奉者皆惡人，猶可說也；苟奉者皆惡人，不奉者皆善人，不已顛倒賞罰乎？」

又批評基督教排他性的不當：

「謂佛墮地獄中，永不得出，誰則見之？……則竊佛氏天堂地獄之唾餘，而反唇謗佛，又援儒而謗儒，歷引六經之上帝而斷章以證其爲天主！」

原是在他的話中，有許多不澈底的附會的說話，但這是時代和地位的關係，我不能多怪他；獨怪當今之世，還沒有像他這樣見地的人，所以我們更不得不佩服他的先知！我們佩服他的先知，就是佩服他在帝國主義者陰謀未暴露以前，已經看出了帝國主義和基督教的密切的關係！

五 結論

文化侵略是帝國主義重要的工具，而基督教這樣東西就是文化侵略的主角，所以基督教和帝國主義就成了自然的連合。

這帝國主義和基督教的關係並不是憑空捏造出來的，並不是跟着人家叫而「人云亦云」的，這種關係是有不可磨滅的「遠東近代史」做證人，可以一件一件拿來對證；要是一口咬定說沒有關係，除非把「遠東近代史」一把火燒却，好像狠心的惡教士燒却不得已書一樣！自然有很多信仰基督教的人存心很好的，却不曉得基督教這樣東西好比上品的麻藥，令人不知不覺中受他的催眠！所以，要是想一刀劃斷帝國主義和基督教的關係，祇有把基督教中國化起來；換言之，祇有在中國再創造一個基督教的別派，不受歐美的忠實教士的欺騙！好像洪秀全的自稱天父之子，耶穌之弟，庶幾近之。但是，中國果否需要這個基督教的別派，倒還成爲一個問題。試問在這個科學昌明的時代，人人對於人生的本身價值有相當的認識，誰願丟了科學，看輕了自己，去巴結一個虛無漂渺的上帝，再鬧迷信的巴戲！第一個緊要問題

，倒還沒有第二個洪秀全產生出來，或許將洪秀全的故事要在「新聖經」上覆寫一番：『仕章時臥病幾殆，突然愈曰：我死作地下人者七日，今始復蘇，能知未來事。』舉世將罹大災，唯奉我教，拜上帝，或為教主之兵則可免。且死後可升天堂極樂世界，若拜上帝，納銀供香燭則可贖已往一切罪惡。』這樣一來，豈不是馬上要做新教主呢？但是，這究竟是可能不可能呢？這樣說來，我們離開了歐美的忠實教士另外創造新教也是不可能的，就是有這種思想也不過是夢想罷了！為什麼呢？因為我們既然做了一個現代的人，便要認識現代是什麼時代？我敢堅決地斷言：現在的時代不是宗教家創教時代！現代究竟是什麼時代？現代是脫離了神靈的觀念，大踏步走到「人生」的大道！

我們要和這個帝國主義有自然關係的基督教攜手，是不可能的；離開這個與國際帝國主義有關的基督教在中國再掀一個基督教的別派，好像護罕默德之創回教，洪秀全之稱耶穌為天兄，但是與時代的潮流又不相合。因此，在這種情形之下，

最好的道路，便是：一方面與基督教不要發生關係，一方面不要再存創教的思想，我們要把信教創教的精力來參加現代的順應人生增進人生的革命黨！我們是中國人，所以祇有參加現代中國裏頭的順應人生增進人生的獨一無二的革命黨！這個革命黨是誰？無疑地回道：就是中國國民黨！

這是很明顯的事實：唯物史觀不能圓滿解決現代人生的要求，而失其効力；唯心史觀更不能滿足現代人生的追求，而動搖其地位；所以祇有唯生史觀老實不客氣站出來，取而代之。這并不是誇語，也並不是唯生史觀要吞滅唯物史觀唯心史觀，如果對於東西文化的潮流觀察一下，或許也要承認我這句話不會錯誤的。基督的信徒們自然要一口咬定基督教的精神方興未艾；不錯，基督教裏的天國精神却是方興未艾，人國的精神却已日就漸滅；換言之，基督教裏祇有神靈的精神，却沒有人生的精神。我乃斷言曰：基督者是新時代的殘餘物！福音的朋友不必着急，也不必罵我武斷，儘可以把五六年前「新文化運動」的時代例如蔡子民先生以美育代宗教

說等文涉覽一下，便可以恍然大悟！

現在是言論自由時代，（却不是反動言論的自由時代）現在是信仰自由時代，（但是迷信了一個上帝即不能算信仰自由時代）所以有話儘可以說，有思想儘可以發表；假使哥白尼之徒在這個時代倡這個「地球和其他遊星，是以太陽為中心而回轉的」的地動怪學說，我想也不會被烙於教會吧？根據了哥白尼的地動怪學說而定出叛教的宇宙觀的鮑魯納（1576—1600）我想也不會受教會的種種壓迫漂流異地，更不會在羅馬被囚七年，更不會葬身於「火刑」之下吧？在這個時代假使卡利里（1541—1642）讚美哥白尼的世界性，打破亞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學，我想不至於被目為異端，他的書籍不會被禁止，也不會受拷問而恐嚇至立改說的偽誓，也不至被壓迫而晚年成盲目之身吧？在這個時代假使楊光先做一部「不得已」書我想不會被人毀板，也不會被人毒殺吧？我記得在去年春間上海（國兵革命軍尚未到上海）有反基督教運動的人被當局捉去，基督教徒不以為快心，反去設法保釋，真令人有今昔不同

之感，現在的教士何其和善可親哉！我們真正要拜服這般教士有耶穌的「打你左頰還給他打右頰」的真精神，如果不是爲着勢窮力竭故意來買好人家！因此我願意平心靜氣和這般教士討論基督教的本身問題。

誰不能打倒誰，誰不能屈服誰；惟有真理才能打倒非真理，真理才能屈服非真理。哥白尼這般人被烙，但哥白尼的真理確可以壓倒教會的「倒行逆施」，大白於世界；卡利亞被迫而至盲目，但是他的學說風行全世界；楊光先「不得已」已被人毀板，然而偏有人表揚他。教會中不乏明達人，當然曉得不可以在新時代的大道上開倒車。

五 孫文主義的整個性

——駁「中山先生的宗教信仰」——

對於宗教問題的討論，本想暫時擱筆，現在所以提筆再說相當時期的話，並不

是要多說廢話，討厭一般親愛的讀者，其中也有道理。起初我在討論宗教中揪住了一個「基督教」，把基督教教主的誕生和事蹟，基督教的教義，基督教的獨一性以及基督教與帝國主義的關係說得也不少，我以為對方的人一定能夠就這個基督教的本身切切實實討論，乃近日拜讀本家先生的大文，却是離開了基督教的本身問題，偏偏揪住了「中山先生的宗教信仰」一問題，在這個地方可以活描出「吾家」先生「顧左右而言他」的態度。「本家」先生取這個態度，可以說是採取，二個戰法：（一）是「逃陣法」；因為就基督教本身而論，基督教主事蹟的荒誕，教義的流弊，基督教的排他與自尊，基督教與帝國主義的關係，都彰彰在人耳目，有鐵案如山的證據，雖百喙亦不能辯，多辯反而更要露出狐狸，所以索性劈開了不說，這是消極的「逃陣法」。（二）是「側擊法」，消極的逃陣法不過掩人耳目，近於自保，所以更要出奇制勝，從「逃陣法」引到「側擊法」，這是劈開基督教本身而揪住這個「中山先生的宗教信仰」的緣故。因為採取了這兩個戰法，所以這位「本家」先生得意洋洋

地說道：「至於國民黨的基礎是建築在孫文的主義，精神，和人格上面的。所以我們的中心問題，豈不完全還在國民黨的創立者中山先生自己的身上麼？若使中山先生對於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是很有信仰的，那麼葉，袁，張三位先生的立場都·不攻自破了！」又說：「總括起來說，中山先生自己既然對於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是很有信仰的；那麼國民黨該不該打倒宗教——尤其是基督教；黨員能不能再信仰宗教？宗教徒——尤其是基督教徒——好不好加入國民黨等等問題都可以完全解決了。」在此，我自然要佩服「本家」先生的巧妙！

好了，「本家」先生既然離開了基督教的本身問題而專門揪住了這個「中山先生的宗教信仰」，我也只好就中山先生的本身而作相當的報答；攻破「本家」先生那個「中山先生的宗教信仰」的論點，並且還要把「本家」先生拖到基督教本身問題的討論的隊伍裏：這是我不得不作此文的大原因。

我就中山先生本身來說，却不是依據了「吾家」先生那個「中山先生的宗教信

仰」而同樣編出「中山的非宗教信仰」，或「中山先生的孔子信仰」「中山先生的馬克斯信仰」「中山先生的林肯信仰」……若照這樣編法，起碼要把中山先生的信仰弄成四分五裂，就是把中山先生的信仰編成數十個幾百個也可以，反正中山先生的斷簡殘編或附會中山先生的書報也很多，我雖願意「通力合作」「合力奮鬥」地這樣編，可是時間不容許我呵！

因此，我對於中山先生的本身不好用分家式提什麼信仰什麼信仰，我乃就中山先生一身的信仰，概括的提出四個大字，就是：

『孫文主義』。

這個孫文主義包括許多的內容，這個內容固然是中山先生一身思想的結晶品，但也就是本黨全體同志的思想的結晶品；所以這個「孫文主義」是由「個人的思想變為黨的思想」再由「黨的思想變成個人的思想」，這個思想是前後相關到處呼應的，其中有「一以貫之」的精神，因此我們更要嚴重地提出八個字，就是：

『孫文主義的整體性』。

我們老早說過中山先生是世界的創造者，不是任何人的繼承者。這個創造自然有所根據於「繼承」，但正因先生有特別的聰明才力，所以能夠「取古人之所長，去古人之所短」，創造成超絕中外的獨一的完美的主義。中山先生做學問的方法，最值得誇人的便是「迎頭趕上去」這個方法，他說過：

我們。要。學。外。國，。是。要。迎。頭。趕。上。去，。不。要。向。後。跟。着。他，。譬。如。學。科。學，。迎。頭。趕。上。去，。便。可。以。減。少。兩。百。多。年。的。光。陰。……現在我們知道了跟上世界的潮流，去學外國之所長，必可以學得比較外國還要好，所謂後來者居上，從前雖然退後了幾百年，但是現在祇要幾年便可以趕上。

本此「迎頭趕上去」的方法，便有：（一）不為古人所役的精神；（二）不為外人所役的精神。什麼是不為古人所役呢？中山先生說過：

『自人類有史以來，能紀四五千年之事翔實無間斷者，亦惟中國文字所獨有

，則在學者正當貴此資料，思所以利用之，如能用古人而不爲古人所惑，役古人而不爲古人所役，則載籍皆似爲我「調查」，而使古人爲我「書記」，多多益善矣。」（見孫文學說）

什麼是不爲外人所役呢？中山先生說過：

「……及至社會事業敗壞，至於今日之歐美，則欲收拾之，而轉無從。諸君祇知今日社會上補苴罅漏之政策，爲應於社會問題而起，而不悟歐美早百年注意社會問題，而今日補苴罅漏之政策可不發生；甚矣，其疎陋也。」（社會革命談）

又說：

「……即今日有許多人以爲改造中國，不過想將中國弄成一個極強大的國，與歐美諸國並駕齊驅罷了，其實不然！」（要實行社會革命）

在這些地方，可以看出中山先生的精神，一方面取法古人而不爲古人所惑，又

一方面取法歐美而不爲歐美所惑。古時的載籍是中山先生的「調查」，古時的人物是中山先生的「書記」；歐美的好處是中山先生的「參考」，歐美發現的困難是中山先生的「借鏡」。於是中山先生以迎頭趕上去的精神不爲古人所惑，不爲歐美所惑，而創造成功這個：

不。可。動。搖，不。可。附。會，不。可。曲。解，不。可。割。裂的。孫。文。主。義。的。整。個。性。

同時，還要明白，一個主義的發生，不是憑空掉下來的，自然有主義的時代背景。中山先生的時代背景便是適於「孫文主義」的創造；所以在這個時代背景中，中山先生是一個創造「孫文主義」的領導者，同時還有許多人共同從事創造這個「孫文主義」的人，譬如胡漢民先生，朱執信先生等等都是對於孫文主義有大功勞的。所以嚴格地說，這個「孫文主義」，乃是合時代背景，世界潮流，中國國情鎔化而鑄成的「孫文主義」。因爲如此，所以這個主義的基礎更來得堅強深厚而不可動搖，萬萬不可以個人的一部分的過去的行動來曲解這個主義：你要動搖這個主義，

除非動搖這個時代的背景。

「孫文主義」既然具有了這樣不可動搖不可附會不可曲解不可割裂的整個性，所以同時候一切的其他主義不能夠謀害牠吞滅牠，即有謀害吞滅牠，亦終歸漸滅，不過暴露其陰險刻毒而已！想謀害孫文主義的共產黨已經被打倒了，想吞滅孫文主義的國家主義派也已經被驅逐了。共產黨利用「民生主義即是共產主義」一句話，要想以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來代替孫文主義，國家主義派要以「三民主義是國家主義的一部分」一句話來消滅孫文主義；結果於孫文主義無損毫末反而發揚滋長，與日月齊光。現在共產黨國家主義派已經被我們孫文主義所戰勝，而還有一個「跌了一交又爬出來」的基督教義，又要來混亂我們孫文主義了。基督教徒硬要在天國裏把出一個耶穌主義來和孫文主義並談，硬要說創造孫文主義的孫先生是信仰基督教的，他們曲解的手段誠然高妙，然而論他竊竊我們孫文主義的精神，實在和共產黨國家主義派如出一轍的。

孫文主義是由迎頭趕上去，不爲古人所惑，不爲外人所惑的精神所創造出來的，所以孫文主義是由奮鬥而創造出來的，不是由信仰什麼而發生的。我們因爲曉得其產黨不能謀害孫文主義，國家主義派不能吞滅孫文主義，也可以曉得基督教也絕對不能曲解孫文主義。

誠如「本家」先生辛苦得很東抄一句西抄一句，抄了中山全書還不算，還要抄他熟讀的「真道週報」，「通問報」，「興華報」，好像中山先生這個人從頭頂到脚尖都是基督教氣，從降生到逝世都是信仰着耶穌，這是完全沒有明白，孫文主義的整個性的緣故。善哉馮玉祥先生最近洛陽宣佈以主義的信仰代替基督教信仰的演說中有一句道：「至於個人信仰，則另一問題」，退幾步說，就是中山先生信教也是中山先生個人的事，不能涉及孫文主義的全部，好像吳稚暉先生說的孫先生要與宋慶齡女士結婚，胡漢民先生不能干涉，公私要分得清呵。至於中山先生有一部分信教的事實，就馬上宣佈我們的立場是「不攻而破」。我們的立場是黨的立場，那

麼除非是他們來危害我們的黨才會得「不攻而破。」況且，這位「本家」先生所舉的中山先生信教的事實很多是不健全的，不準確的。譬如與區鳳墀先生書，是在倫敦被難以後，當時對於三民主義尚未具體發明，況他信中也說「窮則呼天，痛癢則呼父母，人之情也。」這個「人之情也」四個字頗值得注意，基督教也不能包辦祈禱的；所以他又說：「然余之禱在心靈，而不重形式耳。」總之這種證據是不健全的，因為當時孫文主義的創造尚未告成，不過有一部分信教的儀式就是了。還有從徐季龍包世傑這般人嘴裏採取材料，那麼正是臭味相投的調子，我們也不願意多去考證，這種證據明明是不準確的。用了這種不健全不準確的例子來斷定中山先生是始終「至死不變」信仰基督教，無乃太充滿天國的理想吧？但是我們曉得這個共產黨首領陳獨秀其人者，曾在「新青年」上讚美過基督教，那麼只要多倣倣「獨秀先生的宗教信仰」，豈不是「宗教徒——尤其是基督教徒——好不好加入共產黨等等問題都可以完全解決了！」呢？又是徐季龍其人一向高唱基督教救國論，為什麼「本

家」先生不會做「季龍先生的宗教信仰」呢？我想他們現今還是健在，儘可以請他們先做一張不要反基的遺囑，「請他簽一個字」，以後他們的走狗就不會「再亂呼打倒宗教打倒基督教了」！現在中山先生已經不在世了，我們不能請中山先生再來說肯定的話。可是一向被教士們推崇的馮玉祥先生近來却在洛陽大批評基督教的不好，說教士分爲吃教，特教，用教三種，又說在中國幾回慘案中歐美教士顯然爲帝國主義的工具，這幾句話何等痛快！有了這幾句話，洋洋數千字的反教文字都不要寫了！馮玉祥先生棄教就黨的眞精神眞正值得佩服，我老早在「我的宗教觀」數文中說明這種道理了，這位「本家」先生還是勸馮先生麵飯並吃，何其無聊哉！

閒話少說，回頭再說到中山先生的本身。這位「本家」先生的不健全的不準確的證據既然不能證實中山先生至死不變信仰基督教；那麼我們要研究中山先生對於基督教究竟採取什麼態度了。

我以爲中山先生是以「孫文主義的整個性」爲大前提，再由這個「孫文主義的整

個性」來運用博大精深的態度對待異派的人。對於共產黨人如此，對於國家主義派如此，對於軍閥官僚如此，對於基督、教亦如此。中山先生宣傳的態度總是這樣的：我的大前提是孫文主義的整個性，你們信着我主義的來，來，來！在這個宣傳之下，有共產黨員加進來，也有國家主義派加進來，就是北方的張作霖、段祺瑞也一度通聲氣。但是共產黨人不以孫文主義為大前提，一意破壞孫文主義，總理沒有在遺囑上注、明、叫、我、們、反、共，但是我們毅然決然把共產黨趕出去，國家主義派叫着「三民主義是國家主義的一部分」也是破壞我們孫文主義，凡是破壞我們的，都要請他滾出去！（如果完全信着我們的主義，不破壞我們的當然不請他滾出去。）張作霖、段祺瑞後來禍國殃民，不照我們主義做，我們便主張「討張」、「討段」。但是共產黨人還是要掛着中山先生的招牌招搖撞騙；而不要臉的張鬍子還坐在灰色的北京城裏說：「中山是我的老友！」我們是中山先生的小信徒，豈不是要拜拜他張鬍子才行呢！但是我要高呼討張，張鬍子的鬍鬚真要直豎出來呵！因此，我們曉得中山先生的寬

容博大，乃是從寬容中感化派別的人，從博大中吸收異己的人，乃是使別派異己的人爲我所用；並不是從寬容中爲別派所感化，從博大中爲異己所吸收，更不是使我爲別派異己所利用。推此，便可以曉得中山先生對於基督教的真正態度了。中山先生對於基督教不是什麼神氣活現的「信仰」，乃是遷就的「容納」；這個容納基督教好像當時「容共」「聯張」一樣的道理，是以感化他們吸收他們爲我所用爲前提的。譬如在「本家」先生辛辛苦苦連篇累牘抄引的中山先生的說話中，便很多有這種意思的，既承「本家」先生替我們抄了出來，我自然更要摘出來鄭重告訴大家了。

「我們如果把他前後的說話看清了，決不會發生這種誤解啊！」如中山先生十二年十月二十日對全國青年聯合會演說詞，劈頭他就說：『兄弟今天在廣州開這個歡迎會，是用兩種資格：一種是代表西南諸省，用西南行政首長的資格，二種是代表中國國民黨，用國民黨首領的資格，來歡迎中國青年會全體諸君。』這幾句話何等清楚，他不說我是信教的，我是以教徒的資格來歡迎諸君，而偏說以政與黨的首領來

歡迎，可見他是希望這般青年會的人進他的政黨；並且以事實來引掖他們道：「黨中最著名的人格就有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七十二烈士之前，更有陸皓東，史堅如，陸皓東史堅如是青年會的會員，又兼國民黨的黨員」。在這地自然不能決絕地叫他棄教而就黨，只要他們進黨以後，便感化純然「爲黨」就是了。又如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對各黨員演說詞道：「我們國民黨要革命的道理，是要改革中國政治，實行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我們這種主義比宗教的主義還要切實。……」在這種比較之下，究竟從黨呢；從教呢？我想善讀書的，一定曉得。總理是要勸青年會裏的人要爲黨努力，國民黨的主義比教義要好，我們自然要好的，不要不好的；總理是博大精深的人當然不會呆呆板板注定說：「以三民主義的信仰代替宗教的信仰」，然而我們意會就可以曉得的，不然總理沒有注定叫我們反共，我們爲什麼反共呢？「遺囑」並沒有簽定叫我們討張討段，我們又爲什麼討張討段呢？難道反共也是我們的私見？討張也是我們的私見，中山先生以「孫文主義的整個性」爲大前提的

勸青年會裏青年爲黨效力也是私見，惟有「本家」先生硬拖着中山先生到教會裏拜服一個耶穌才是「天下爲教」的公見嗎？

我也總括起來說，中山先生是以「孫文主義的整個性」爲大前提，以這個大前提運用寬容博大的精神來對待別派異己，使被感化爲吾所吸收，以供吾之用，所以凡是完全信着「孫文主義」的不論共產黨也好，官僚也好，軍閥也好，國家主義也好，基督教徒也好；凡不信「孫文主義」的，而且時時破壞反動的，共產黨滾出去，（至於其匪化的共黨自又非「滾出」二字可以了之。）官僚滾出去，軍閥要打倒，基督教徒也請他專迷上帝去！

以寬容博大來應用到「孫文主義的整個性」，這個「寬容博大」才是正解，不然「你打我左頰還給他打右頰」，中山先生真是充滿這種天國的理想，豈能成其爲革命的導師嗎？所以基督教之不必打倒，無須打倒，正因爲基督教之不反動，如果七扯八拉以耶穌主義與孫文主義並談，高唱黨教合作論以黨附教論，那麼老實不客

氣了！我們以「孫文主義的整個性」為大前提，歡迎一切別派異己來加入本黨為本黨效力，我們歡迎曾為共黨所麻醉的青年洗心革面重造一條新生命，誠心來信仰我們孫文主義；我們希望軍閥官僚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態度快來接受我們的孫文主義；我們也希望基督教徒曾為帝國麻醉的或受歐美無賴牧師欺騙的都丟了無聊的聖經，專心一志來為黨效力；如果教徒入黨我們真歡迎之不暇，不過要「棄教而就黨」，要「以三民主義的信仰代替宗教的信仰」

還有，這位「本家」先生擴引了二月二十六日新聞報裏的一段新聞，說是：「以當我們這次辯論的最後判決」。這個神氣活老現而嚇煞人的「判決」二個字！這位「本家」先生不會看中山先生的演說文，同時還不會看新聞紙，我想善看新聞紙的人決不會當牠是「判決」的吧？這我們早已說過：「這一個提案就是在國民政府或中央黨部通過亦是很好的！為什麼呢？因為我們要打倒宗教，是因為宗教的反動，但是這種反動已經很薄弱，不值得一顧，不值得一顧，就值不得打倒，自然取消了這

個口號來得好。難道我這幾句也是「判決」嗎？是判決我自己呢？判決「本家」先生呢？拿「判決」來嚇人，真無聊！至於他在「文化月刊」上發表的本地風光的大文章，是含有判決性的「駁斥」，不過是謾罵與囂語而已，聰明的讀者也不會注意它的！

現在「本家」先生的逃陣法側擊法已爲我所揭破，要是他再說「中山先生的宗教信仰」，我們便以「孫文主義的整個性」來抵擋，他們無論如何巧妙，決計不能曲解我們主義的。所以吾勸「本家」先生早早覺悟、不要多做這種文章了；反正有宗教信仰的人很多很多，陳繼秀徐季龍等對於宗教信仰也是「至今不變」的，活人對活嘴「儘可以附會附會他們去，主顧正多着呵！」「本家」先生如仍要和我們辯論，則請丟却這個已經被揭破的側擊法，不要再談「中山先生的宗教信仰」且請討論基督教的本身問題吧！不然，共產黨人也可以作「中山先生的馬克斯信仰」，國家主義派也可以作「中山先生的國家信仰」，無政府黨人更可以作「中山先生的無政府信

仰」，這樣把整個性的孫文主義分了家我們是不贊成的！我們是不願意把整個性的孫文主義分家，我們只願就共產黨國家主義派基督教等等本身問題來討論。

近日得到幾位好友從南京寄信來說「讀報載反基文字，甚佩！但此種運動已屬過去，不必耗許多精力於無謂也！」還有一個說：「堅持擁教，實是無聊廢語，不必管他！」我看了這許多話，我才曉得我現在說這許多話實在是無聊！但是這位本家先生却說「基督教的精神方興未艾」。這豈不是無聊之尤者也！

三月十八日晚

（附錄）中山先生的宗教信仰

張仕章

我們這次爭論的焦點就是：打倒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口號是不是國民黨的主張？換一句話說，國民黨該不該打倒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更進步一講，黨員不能再信仰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教徒——尤其是基督徒——好不好也加入

國民黨？但是我們要解決這些問題，非從國民黨的根本上着想不可。至於國民黨的基礎是建築在孫文的主義，精神，和人格上面的。所以我們的中心問題，豈不完全還在國民黨的創立者中山先生自己的身上麼。若使中山先生是不信宗教的，而且也不准黨員信教的，那我就無言可答了！如果中山先生對於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是很有信仰的，那麼葉，袁，張三位先生的立場都不攻自破了！

講到中山先生的宗教信仰，當然要拿他自己的言行來做證據的。我如今不妨將我所知道的依次寫在下面，以供讀者的研究罷：

(一)親筆的書札 一八九六年（光緒二十二年丙申）十月，中山先生從倫敦清使館脫險後，曾經寫過一封信給他香港的摯友區鳳琛先生說：『啓者：弟被誘擒於倫敦，牢於清使館十有餘日，擬將弟捆綁，乘夜下船，私運出境。船已賃備，惟候機宜。初六七日內無人知覺。弟自在牢中，自分必死，無再生之望。窮則呼天。痛癢則呼父母，人之情也。弟此時惟有痛心懺悔，懇切祈禱而已。一連六七日，日夜

不絕祈禱，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無憂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禱有應蒙神施恩矣。……今既蒙上帝施恩，接我祈禱，使我安慰，當必能感動其人，使肯爲我傳書。……幸天心有意，人謀不滅。……弟遭此大故，如溝子還家，亡羊復獲，此皆天父大恩。敬望先生進之以道，常賜教言，俾從神道而人治道，則弟幸甚，蒼生幸甚！」（見孫中山先生遺墨之一上海浸會書局出版）。我們讀了這封信就可明白中山先生對於「祈禱」，「神」，「上帝」，「天父」等等信仰了！

（二）自撰的筆記 他曾用英文敘述他自己在倫敦被難的情形，名曰「倫敦被難記」（商務印書館有譯本）。其中有幾段記載如下：

「使館之所以防予者視前益密。我躬，真墮落於窮谷中矣。惟有一意祈禱，藉以自慰。當時之所以未成狂疾者，賴有是也。及禮拜五上午，予祈禱既竟，起立復覺方寸爲之一舒。知所禱者已上達帝聽。」

「予卽中國基督教徒之一，且嘗盡力以謀政治之改革者也。」

「以是而余知禱告之誠，果上達於天也。上帝固默加呵護者也。」

我們看了上面這幾段敘述就可知道他早已自證爲「中國基督教徒之一」，同時也能「盡力以謀政治之改革」了。

(三) 私人的談話 中山先生常在私人談話中表明他對於基督教的信仰。我不妨舉三個實例於左：

(一) 王完白先生在他的「與中山先生談祈禱」裏說：「鄙人問，「光復後，書報開遍載先生之倫敦被難記，言受困使館時，百計不得脫，先生乃終夜祈禱，後卽被救出險，所記確否」。先生答，「確有其事」。問，「然則先生現時仍行祈禱耶」？答，「余固常常祈禱上帝。然余之禱在心靈，而不重形式耳」。這是民國元年王先生與孫先生在江陰宴會席上的一段談話（見通問報第一千二百八十四回第五百）

(二) 徐季龍先生說：「當民六護法之役，我任廣東政府之秘書長，與先生閒談時，先生亦云，彼是基督教徒。當時我問：『爲何不到禮拜堂去做禮拜』。他說：『我是革命黨，恐行動上與基督教以不便，故祇中心崇拜』。」（見中山全書五冊第九十七頁）

(三) 包世傑先主在他的「請保護教會，促進自立」的呈文（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裏說：「總理在日竊嘗親致訪問，詢總理是否尙自認爲基督徒。總理慨然曰，『子孰非基督徒者。子之家庭，且爲基督徒之家庭。子妻，子子，子女，子婿，孰非基督徒乎？子深信子之革命精神，得力於基督徒者實多。徒以子從事革命之秋，教會懼其波及，宣言去子。是教會棄子，非子棄教會也，故不當在教會。但非教義不是貴也。教會在現制度下，誠有不免麻醉青年及被帝國主義者利用之可能。然如何起而改良教會，謀獨立自主，脫去各國帝國主義者之羈絆。此教友人人應負之天責，亦爲一般從事宗教運動者應急起爲之者也。子奔走政治，不能爲直接此項運

動之參加。然子亦反對現在反基督教之理論。子嘗親招精衛而勸其不必。蓋謀教會之改良，應促進基督徒本身自起爲之。且也不應根本反其教義。而爲撲滅基督教之運動也。」總理當日爲此言時，即在滬上莫利愛路之現在總理遺宅；故其家族親友之知有此言論主張者，不僅世傑一人已也。（見真道週刊第九十期第三頁）。

（四）公衆的演講 中山先生在演講中論及宗教的地方很少。照我們所知道的只有兩篇。但是現在有些黨員對於這兩篇演講還是不明白，以致發生了極大的誤會。這是很替他們可惜的。

（一）對全國青年聯合會演說詞（十二年十月二十日）——其實這篇演說詞是中山先生在廣州歡迎中國基督教青年會第九次全國大會代表時所講的，他的題目就是「國民要以人格救國」。他全篇所注意是歡迎青年會參與救國運動。至於劉湘女君所截取的二段話（見二月二十日覺悟）乃是中山先生勸勉當時青年會的代表——基督徒——注重科學知識並且參加政治運動的一種附帶說明，並不是一種反教的言論。

，更不是「根本否認基督教可以革心之說。」我們如果把他前後的說話看清了，決不會發生這樣誤解啊！因為中山先生說：

「中國基督教青年會諸君：今天歡迎諸君，蒙諸君光臨，兄弟是很榮幸。兄弟今天在廣州開這個歡迎會，是用兩種資格：一種是代表西南諸省，用西南行政首長的資格，二種是代表中國國民黨，用國民黨領袖的資格，來歡迎中國青年會全體諸君。就你們青年會說，可以被歡迎之點極多，不是一言可以說得盡的。專拿青年會的宗旨講，是用體育，智育，德育，三項標題來救國。就是這一件，便應該被人歡迎。所以青年會是我們想救國的黨人所應該歡迎的。救國事業從前用大多數的號召，在國內進行的很少，止有國民黨全體主張舍身救國，民國成立十多年，沒有大團體表示來救國，用大團體表示來救國，在廣州開會這是頭一次。所以國民黨對於這項表示是特別歡迎的。」至於宗教的優點是講到人同神的關係或同天的關係。古人所謂天人一體。

依進化的道理推測起來，人是由動物進化而成。既成人形，當從人形更進化而入神聖。是故欲造就人格，必當銷滅獸性，發生神性。那麼才算人類進步到了極點。

「宗教徒是不是問政治呢，宗教徒是問政治的。所以今晚兄弟也來同諸君談一談政治。」

「青年會的宗旨，注重體育，智育，德育三項改良人類來救國，是全國所歡迎的。國家是人類湊合而成，人人都有機會可以造成一個國家。我們要造成一個好國家，便先要人人有好人格。中國的團體中有好人格的，就是青年會。所以青年會是造成好國家的好團體。」

「所以我們不可專靠個人去救國，必須要大多數同心協力去做，這就是應該以青年會的團體去救國。講到團體救國，國民黨常為國犧牲身家，是最誠心誠意去救國的。黨中最著名的人物，就有黃花岡七十二烈士，七十二烈士之

前，更有陸皓東，史堅如。陸皓東史堅如是青年會的會員，又兼國民黨的黨員。所以他們是以青年會的人格和國民黨的資格來犧牲的。……

『兄弟對於青年會，是有很大的希望的，此時在廣州開會，討論的問題自然很多，萬不可徒託空言，散會之後，便不理它。必須各回各的地方，實行用青年所提倡的人格去救國。倒底青年會有沒有這項能力呢？就我三十多年革命的經驗看來，青年會實在有這項能力。諸君不可把自己的能力看輕了，實在是做得到的。……』

『諸君講人格救國，我相信諸君團體的人格是很充分的。拿充分的團體人格來做救國的事業。……』

『諸君在青年會研究體育，智育，德育之外，喜歡做地方事情的人還要組織一個地方自治研究會，或辦一個地方自治學校，來造就這項專門人才。……』

……青年會已經有了這些人才，想來救國，必須要存一種文王百里而王的心

思，才可以治中國。諸君學成了的人才，再去教普通人民以自治的知識，須要學教士傳授的方法，慢慢做去。我想用青年會的組織這樣做去，全國人民的自治能力，是一定可以培養成功的。全國人民有了自治能力，便是全國人民有了民國的國民資格。國家也好像是一個大青年會，必須要全國的人民都要有體育，智育，德育的人格才好。諸君今天聽見的這番話，萬不可隨便忘記了，必須要決定去實行。兄弟今天歡迎中國基督教青年會諸君，就是這些貢獻。千萬希望諸君采納這些貢獻，去實行救國。如果諸君都做到了這些貢獻，那便不算空開了這個歡迎會。兄弟便恭祝諸君人格救國成功！」（見孫中山先生演說集第三編第二六五頁到二八〇頁或中山叢書第三冊第八五頁至九七頁）

(二) 對各黨員演說詞（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這篇演詞的題目就是：「國民黨員以後，要注重宣傳的奮鬥，不要注重兵力的奮鬥」。其中有一段說：「我們

用已往的歷史證明起來，世界上的文明進步多半是由於宣傳。譬如中國的文明，自何而來呢？完全是由於宣傳。大家都知道中國最有名的人是孔子。他周遊列國是做甚麼事呢？是注重當時宣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他撰詩書作春秋，是為甚麼呢？是注重後世宣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所以傳播到全國，以至於現在，便有文化。今日中國有舊文化，能夠和歐美的新文化並駕齊驅的原因，都是由於孔子在二千多年以前所做的宣傳工夫。再像佛教，自印度流行到亞洲全部，信仰的人數，比那一種教要多些，都是由於釋迦牟尼善於宣傳的效果。再像耶穌教，從前自歐洲傳到美洲，近代傳到亞洲流行於中國，世界上到處都有他們的教堂。這樣普遍的道理，也是由於耶穌教徒善於宣傳。宗教之所以能夠感化人的道理，便是在他們有一種主義，令人信仰。普通人如果信仰了主義，便深入剝骨，便能夠為主義去死。因為這個原因，傳教的人往往為本教奮鬥，犧牲生命，亦所不辭。所以宗教的勢力，比政治的勢力還要偉大。我們國民黨要革命的道理，是要

改革中國政治，實行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我們的這種主義，比宗教的主義還要切實。因為宗教的主義是講將來的事和在世界以外的事。我們的政治主義，是講現在的事，和人類有切膚之痛的事。宗教是為將來靈魂謀幸福的，政治是為眼前肉體謀幸福的。說到將來的靈魂，自然是近於空虛；講到眼前的肉體自然有憑有據。那麼宗教徒宣傳空虛的道理，尙可收到無量的效果。我們政黨宣傳有可憑據的道理，還怕不能成功麼？（孫中山先生演說集第一編第四十一頁或中山叢書第三冊第一百十頁）中山先生這段言論完全是要勸黨員以宗教家宣傳的精神來做政黨宣傳的工作，並不說到政治主義可以代替宗教主義，更不「勸人家當以三民主義的信仰代替宗教的信仰」啊！因為「將來」的，「空虛」的「靈魂」道理，和「現在」的「切實」的「肉體」道理，各有好處，決不能互相替代的。所以袁業裕君在「三民主義者對基督教態度研究」（見二月十九二十兩日覺悟）裏所引證的話實在是誤解的。

「講到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演講裏也有二段話可以證明他對於耶穌的信仰如下

：(甲)他在『民族主義』第三講裏說：猶太人在耶穌未生之前，已經被人征服了。及耶穌傳教的時候，他的門徒當他是革命，把耶穌當作革命的首領：所以當時稱他爲「猶太人之王」。耶穌門徒的父母，曾有對耶穌說：「若是我主成功，我們大兒子便坐在主的左邊，二兒子便坐在主的右邊。」儼然以中國所謂左右丞相來相比擬。所以猶太人亡了國之後，耶穌的門徒以爲耶穌是革命。當時耶穌傳教或者是含有政治革命也未可知；但是他的十二位門徒中，就有一個以爲耶穌的政治革命，已經失敗了，就去賣他的老師。不知耶穌的革命是「宗教革命」；所以稱其國爲「天國」。故自耶穌以後，猶太的國雖然滅亡，猶太的民族至今還在」。(見中山全集第三冊四十一頁)

(乙)他在『民族主義』第六講裏說：「仁愛」也是中國的好道德。古時最講「愛」字的，莫過於墨子，墨子所講的「兼愛」，與耶穌所講的「博愛」是一樣的。

」。 (見中山全集第三冊八十一頁)

(五) 手定的政綱。中山先生是主張「信仰自由」的，因為他所定的對內政策第六條說：「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權」。(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所以在國民政府底下的人民當然是有信仰宗教，組織教會，和宣傳宗教的自由權了。

(六) 臨終的遺言。中山先生對於耶穌教的信仰確是「至死不變」的。袁業裕君如果還是不信，那麼請他再看我下面所提出的三種證據罷：

(一) 中山先生原配盧夫人在她那封答覆香山商會的信中說：「科父返天國，得聞離世前一日，自證『我本基督徒，與魔鬼奮鬥四十餘年。爾等亦要如是奮鬥，更當信上帝』。此乃科兒手書所言」。 (見孫中山先生之遺墨之一)

(二) 徐季龍先生說：「孫先生逝世前一日曾說他是一個耶穌教徒，受上帝使命來與人間罪惡之魔宣戰。此話係他的摯友所述，當然可信」。 (見中山全書第五

册九十七頁)

(三) 在十四年的三月裏宋子文先生曾代表中山先生的家屬請路透社在日報上聲明說：『孫於彌留之際，曾言彼當以基督徒而死』。(見興華報第二十二年第十二册第三十八頁)

我想那時若有人把中山先生口頭的遺屬也寫下來，請他簽一個字；那麼現在反教的國民黨員一定不會再亂呼『打倒宗教』。『打倒基督教』了！

總括起來說，中山先生自己既然對於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是很有信仰的；那麼國民黨該不該打倒宗教——尤其是基督教，——黨員不能再信仰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宗教徒——尤其是基督徒——好不好加入國民黨等等問題都可以完全解決了！所以黨教不能並存的說法不過是棄，袁，張三君的私見，決不是國民黨原有的主張。況且現今中央黨部對於張鈺兩先生的提案已有覆函了：我不妨把他抄在下面。以當我們這次辯論的最後判決；『准來函提議請求實行信教自由取消

反對基督教及反對各教等口號一案並准國民政府函同前由。查十六年五月十三日由中央政治會議第九十三次會議，關於伍委員朝樞提出據上海余日章等請求明令保護宗教團體一案，曾經決議。咨國民政府訓令民衆，不可誤解打倒帝國主義，而以排外排教之性質，利用任何勢力，壓迫或侵害中外人民信仰之自由等語，一是本黨對於信教自由，已有明白之主張。凡關於宗教事件，自可查照該決議案辦理，似無再行核議之必要，相應查案函覆。」（見二月二十六日新聞報緊要新聞欄）

末了還有一點聲明：就是，我第二次駁斥葉，袁，張三君的文稿，擬託文社月刊編輯部（上海博物院路二十號）在第三卷第五號內發表，請讀者注意！

第二輯 民風叢話

引子

正之

「風，是最流動而不可捉摸的一樣東西。

沒有一個藝術家能夠描寫出風的顏色，沒有一個文學家能夠形容出風的狀態；因為風的本身就是最藝術最文學不過的，一切的描寫和形容反而是贅餘的呵！

人們生活的環境盡是風，生活和風是打成一片的，惟有笨伯纔會幹，「捕風捉影」的把戲！

風，是何處來的？何處去的？平和的風爲什麼變成暴烈的？風可以使楊柳添加春意使青草欣欣向榮，但是括地的大風又可以拔木摧樹。南國的高熱迎着薰風到北地去，而北地的飛灰色也跟着寒風吹到南方來……這些「風之詭變」都

是不可究詰的；我們只見宇宙間充滿着風的威權。

人們生活本身的狀態，也具有風傾向，生活的變化流動好像風的變化流動；所以一切的風俗習慣等等，又可以稱之曰「民風」。

這些不同的民風，是怎樣形成的？怎麼消滅的？……………這種不可究詰，好像風的不可究詰一樣。

不錯，「捕風捉影」是笨伯幹的，我們如果是願意作民風的試探的，那麼讓我來一個「捕民風」的笨伯吧！

這個民風，自然不能有一定的範圍，一切的風俗習慣宗教迷信都包括在內，也許好像風的無所不在無所不包的一樣！

以上是民風叢話的小引的幾句話，作為「民風」二個字的注解吧！其實，這個民風叢話實在是接着宗教問題的討論而來的。在宗教問題的討論中，宗教先生固然被宣告為理論上的屈服，但是事實上表現出來的處處見着宗教先生的勝利。我確認

革命思想與宗教思想的不兩立，所以要下一個更大的決心，要估量估量一切宗教思想的價值。這裏的對手已經不是基督教，而變為會匪，神兵，邪教，刀會，妖人，神仙，觀音，關公，同善社，和尚，道士，酸學究……這一類東西了。

本來在覺悟所登的民風叢話是東拉西湊成功的，似乎太不成話，現在添加了不多的新材料，並且加以重新組織，把無謂的材料刪去不少，這許多材料很多是從朋友的談話中聽得而請他記下來的，例如崇陽兄的唐聖人的吃屎救峨嵋山的土皇帝，朱復明，逸庵先生的同善社的秘密，湖北荆門天門的大刀會，王歪兄的開封的眞命天子，飯忠兄的溧陽的大刀會等篇，都是很值得珍貴的材料，我非常感謝的。其他如段劍眠同志寫的河南的紅槍會一文，已改成語體文，使文調統一起來。神兵一篇的材料添得不少，並且分段記述，以清眉目。雖然還有許多不必要的材料，但是也可以留着供給人家的參考。這裏所搜的，都是實際的材料；至於理論上的研究，還須待諸異日。

我非常感謝陶百川同志，使得我不成話的民風叢話的初稿在覺悟上發表。

十八，二，二十八日。

一、河南的紅槍會

這是河南段劍砥同志替我寫的，他的弟弟曾經進過紅槍會；個中詳細情形，外邊的人無從曉得的。

(一)紅槍會的起源

「紅槍會」這個名詞，在我們耳朵裏很熟了，可是它的內容怎樣，我們還是不清楚。它在中州，是一個極有勢力的結合，曾為軍人所側目，曾引起野心家的利用，

曾遭遇實力派的摧殘。但是紅槍會的本身始終是迷信神教的組織，不能在科學的社會裏立足。現在，讓我們來研究紅槍會的起源吧！

紅槍會可以說是義和拳（即義和團）的流派。義和拳，在庚子以後，名義雖然沒有了，而他們一手傳授下來的徒子徒孫還是潛伏在山東河南一帶。在民國六年的時候，從山東曹州東昌一帶傳到河南的內地。起初學的不過歸德，虞城，考城，滑縣，安縣等地方的人，到了民國八九年時學習的漸漸多了，到民國十二年才有大規模的組織。

紅槍會的始祖，據他們會裏邊的人說：教祖姓劉名義，在太平天國的時候做過天王洪秀全的軍師，後來看見洪氏氣數將盡，不可收拾，就遁到四川峨嵋山出家修道練氣，成爲仙體，於是教成八個徒弟，分別傳他的教。他的大徒弟叫做萬某，教裏的人都叫他萬大師兄，傳說現已一百餘歲，不吃人間烟火。山東曹州地方的人，因爲土匪擾亂，不能夠安居，就分傳道術，以便抵禦土匪，能夠避免槍砲和刀斧的

攻擊。不過學法術的祇能拿法術來自衛，否則就不靈驗的。

還有一個傳說，說大師兄名字叫做張老道，是張天師道陵之後，現在崆峒山出家，小時候得仙人傳授，能夠吞刀吐火，撒豆成兵，善避槍砲。他常常說：『洋人氣數要盡了，我們整備着打洋人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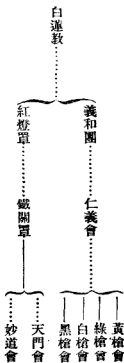
這種創教主的傳說，令人不可究詰，也用不着我們去替他做考據了。不過，根據以上二說，我們總可以相信紅槍會是白蓮教和義和團的流派。初起的會名叫做「仁義會」，在豫東魯西一帶活動，經袁世凱時代嚴緝後，仁義會的勢力就潛伏了幾年。到了民國六年，就一變變成現在所稱的紅槍會。一直變到現在，紅槍會的派別一天天多起來，紅槍會的名目也是一天天多起來，大概各派各有各的旗號！

(二) 紅槍會的派別

紅槍會是一種邪會，所以派別特別來得多，現將其派別列表如下：

現在把表裏所列舉的，分別說明：

一、紅槍會是發源於白蓮教義和拳，這已經說過了，而和紅槍會同時發生的，還有鐵關罩一派。而鐵關罩是發源於和義和拳同時的紅燈罩。學習鐵關罩的都是女子，而且是沒有嫁人的女子；凡已嫁的女子不准學習，就學習也是不靈驗的。在河南鄆縣寶豐等地都有的，不過學習的會衆不多，所以曉得的也就少了。



附註：表中虛線，表示源淵關係，而不是直接系統；黑綫，是表示直接系統。

二、紅槍會的首領，相傳是萬大師兄；就是會裏的人也不清楚究竟是誰，大概在流傳中遺失了確切的姓名了。

三、黃槍會是陽武縣人盧彥沙所創的。這個姓盧的，本來是一個種田的人，沒有什麼特別的技能。在二十八歲的時候，忽然自稱在夜中受仙傳，叫大家學習黃槍，以免劫運。那時土匪的勢力很大，鄉下都相信他的話，學他的法術，幾年之後，傳授下來的徒子徒孫很不少了，勢力也很不小了。民國十二年的時候，經人介紹見當時的督軍張福來，張就委任他做參議。

四、綠槍會也是紅槍會的流派的一種，盛行於豫南唐縣一帶。授術的是一個山東人，而會裏邊首領却是源潭鎮附近的李某。李某的地方設立綠槍會的「總學」，各處都由「總學」分出，所以李某就是大師兄。綠槍會的會員都是掛綠布一塊，這是綠槍會名稱的由來。

五、白槍會也算是紅槍會的流派，他們的槍纓都用白色，所以稱白槍會，盛行於河

北一帶。

六、黑槍會也是紅槍會的流派，他們的槍纒都是用黑色的。

七、天門會盛行於北林縣安陽一帶，首領叫做朱紅燈。那朱紅燈在民國十四年的時候，曾自稱為明崇禎皇帝之後，自以為「天命有歸，應歸大寶」，並且自稱拾得玉璽，就在林縣自稱皇帝。後來給官軍打死，但是他的流派還是為害地方，在安林一帶勢力很大。民國十六年張作霖派王印川回豫北收編紅槍會，這種會就完全變成反革命的勢力，現在漸漸地消滅了！

八、妙道會又叫做廟道會，首領是登封少林寺僧，武術極好，大多是不安分的。民國十七年，馮玉祥通令拆毀廟寺，少林僧刻糾合愚民，成立這一個會，一時相信的很多。在臨潁掘毀車道的事，就是他們做的，現在的勢力還不小。

九、除上面各種派別外，紅槍會又分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八門傳授，內容非常複雜，都在口頭相傳，頗難一致。如果要做有系統的追本窮源的敘

述，可說難極了。

(三)紅槍會的學習

紅槍會既然是邪會之一，所以練習方法也是一味迷信，它的內容很含有神秘的意味。

凡是願意學的，第一要誠意拜師。拜師時，要齋戒沐浴，向神禮拜；並且要戒絕女色，禁止和妻子同房。如果正在學法的時候，連白日裏都不准女人進來。

入會以後，大師兄傳授神咒，咒名護身咒，不准告訴會外的人，如果洩漏真言，當遭神誅。

咒語學好了，即給「大法」一個，乃用布一方，上畫咒語，纏在胸前，說是能避鎗彈。初學的人領有大法之後，就演習「排磚」，多在晚上實行的。實行的時候，擇一個空院的地方，外邊派人守衛，非會中人不許進內。院的正中，置方桌一個，後

供神像。學的人都站在桌前：大師兄淨手焚香，向神跪拜，默禱後各學員都跪在桌子前面。大師兄嘴裏唸唸有詞，又燒一道符在水中，學的人把符水分飲。大師兄隨手拿新磚五塊放在學員的頭頂上，大師兄就猛力擊下，磚五方都成粉碎；學的人還是跪着，一點也不覺痛苦。如果磚不碎的，學的必定叫起痛來；那麼大師兄就要當面罵他們存心不誠或者犯了色戒。這樣幾次，凡是不呼痛的，就可以實行第二步的功夫了。

第二步的功夫，就是練習「排刀」。學排刀的方式和排磚差不多；不過在焚香以後，學的人都跪在案前，大師兄拿着刀向學的人的胸前用刀砍着；砍過以後，或者顯現白痕，或者一點痕跡沒有，絕沒有受傷的人。第二步功夫成功了，就可以進行第三步的功夫了。

第三步的功夫就是學「排砲」。方式也和以前差不多；不過大師兄在禱告以後，用硃筆寫一道符放在陰陽水中，大家把符水分飲，就站成一排；在相距十五步的

地方，放着一個舊式守寨的大砲，砲裏有藥和鉛砂，大師兄親手點火試砲，就轟轟地響起來了。有時竟轟死許多人，大師兄就說這轟死的人是不誠心。不過這種事實也是很少見的。事後，大家被鉛砂沾滿一身。平時練習受傷的還少。

還有，學習的人有要求試驗快槍的，這件事常常鬧禍的。據會裏邊的人，說：演排砲的時候，將藥裝在前邊，彈裝在後邊，所以不能傷人；如果用快槍呢，就是把藥裝在前邊，但是快槍的彈能夠穿七寸的厚木，人的血肉如何能抵擋呢？有一回，在民國十五年，開封城東二十五里白石崗村練習紅會，試驗排砲，把十多個會員轟死了，後來大師兄也給衆人活活打死！

因為排砲這套法術常常弄出鬧禍的事來，所以後來的所謂乾門紅槍會坤門紅槍會者就另外發明新法，說是不習排刀排砲的功夫，就可以避免槍砲。乾門學會的法術：由學者淨身七天，向着神禮拜，學習各樣神咒，練習畫咒；碰到什麼事情的時侯，只要吞符一道，再陰護身咒一道，槍砲就不能人了。坤門會的法術：須在夜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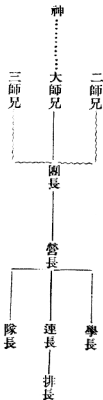
到荒僻的地方練習各種法術，叫做吃法。不過學習這種法術的人並不多就是了。學習的人，最普通的，還是坎門紅槍會。黃槍會，白槍會，綠槍會，黑槍會，學習的方法，大致相同。天門會的法術，都是焚香誦咒；妙道會的法術，都仗着技勇。

(四)紅槍會的組織

紅槍的派別既然非常複雜，紅槍會的組織自然也不統一。

起初，學習紅槍會的都是良善的農民，以保護身家爲目的。會裏並沒有什麼組織，充教師的都是從山東的西部來的，這種人是靠傳授徒弟爲生活的；也有一面在村裏的富家做生活一面兼充會裏的大師兄。所以那時會裏的事務是由村長及地方士紳主持的，碰到匪警發生，會衆就聽着大師兄的指揮。後來學習一天多似一天了，這才有二師兄三師兄這一類的組織。其後，各地匪患格外利害，官軍沒有剿匪的能力，於是凡屬離開省城較遠的地方，都由紅槍會來維持秩序，紅槍會的權力既然這

樣大，紅槍會的會衆就格外多了。再加以一種懷有野心的人，從中主持，於是就從散漫而變成有系統的組織了。這個組織的內容，如下表：



紅槍會的最高權力者，是神，大師兄秉承神之命令統轄一切，二師兄三師兄是幫助大師兄管理敬神畫符唸咒等事；團長是就會員中有聲望的擔任，秉承大師兄的命令統轄會衆指揮作戰；營長的地位在團長之下，也是由會員中有聲望的擔任；連隊長學長的職位相等，不過名稱不同就是了。

紅槍會的結合成團，必定要全縣或數縣集合攏來，成功聯合的團體。在聯合的

數十村中間，必定有一個「學」。（紅槍會自稱紅學）每村必定有一個首領，這個首領就叫做學長；但在組織系統上均變稱連長或隊長，「學長」實在是紅槍會組織的基本單位。在學長連長以下，或稱排，或稱班，都不一定，而實際上握有指揮實力的是學長連長，握生殺大權的雖說是神實在是在大師兄的手裏。譬如有什麼事情發生的時候，就焚香禱告于神，完全聽神的指示；大師兄就代神說話，轉達神的命令于會衆，表面上說受神吩咐，實際上都是大師兄自己的意思。在問事於神的時候，大師兄在神傍默坐，等一會兒說：「可」，這件事就可以了；說：「不可」，就不可以了，說是「可殺」，便立時殺了；說「放」，就立時釋放了。這般會徒的迷信真正可笑！

紅槍會的組織，大概這樣。後來，土匪和共產黨也有加入這個會的，會的組織就有變更了；大概團長以上，還有什麼總司令的名義呢！

（五）紅槍會的紀律

紅槍會本來是烏合之衆，沒有什麼紀律可言；但是普通有規約四條，就是：

- 1 不得姦淫婦女；
- 2 不得搶劫財物；
- 3 不准放火殺人；
- 4 不准毀罵神佛。

這四條，是紅槍會裏唯一的規約。會裏的人起初的時候還能夠遵守，後來就肆無憚忌，殺人放火的事都做出來了。不過關於姦淫婦女和毀罵神佛二條，會員從來沒有敢犯的，如果犯這二條就要殺無赦。並且傳說：凡是犯姦淫的，法術就失其效用，並且要給子彈打死。

紅槍會和綠槍會常常有衝突發生。會的區域，都有界限，好像是劃分開的「鴻溝」一樣，如果稍爲有一點侵犯，就要發生衝突，衝突的結果甚至於「殺人盈野流血成河」，這是常有的事。記得我在河南某軍做政治工作的時候，有紅槍會會員三

人走過綠槍會的區域，就被綠槍會裏的人活活打死！這樣一來，又激動了紅槍會的復仇，雙方激戰，一共殺死了百多人，後經駐防軍隊從中武力調和，纔算干休。在交戰時候，雙方住民，不敢越雷池一步，就是走路的人一經捉着，也叫他跪在香案，叫做「伺神」，大師兄替神傳話，如果說是「奸細」的話，立刻用刀砍死在案前，並且割首示衆。像這種殘忍的事差不多是我耳聞目睹的呵！

紅槍會所供奉的神是關羽，或者因為關羽是個俠義的人，所以值得他們的崇拜！

(六) 紅槍會的猖獗

原始的紅槍會，本來是含有迷信意味的自衛團體；到後來，會徒日多，聲勢日大；會裏的人，不免雜有匪徒流氓，人品不齊，就漸漸做出不法的事情了。所以妄分良民自衛的紅槍會，有變為騷擾鄉間的趨勢。

民國十二年，夢想武力統一的吳佩孚在山海關失敗了，回到武漢以後，時時想進佔河南，以便回復他的老巢——洛陽，在這個時候，他就想利用紅槍會的勢力，大批的委任紅槍會裏人的軍職。當時分別委尹子鑫高憲周為豫衛軍總司令旅長，為數不下數千；這是紅槍會被政治勢力利用的初始。

後來，鎮嵩軍張治公等為着驅逐陝軍，運動豫西一帶的紅槍會幫同截殺陝軍。岳維峻打敗以後，吳佩孚第二次入河南，就把衛軍名義一律取消。當時的紅槍會恃功而驕，名目雖然取消，而暗底下勢力日見擴大起來。尤其是因為陝軍打了敗仗，子彈槍械很多落于紅槍會之手，自此之後，河南遍地紅會，土匪如毛，人民總沒有安定的日子了。當時豫東杞縣紅會首領叫做婁白羣，亦是曾受吳佩孚所委的司令之一，手頭有會衆數千人，勾結通許，昌縣各地紅會，一致抗捐；當時河南的督軍寇英傑派部下李鴻藻去剿，不論好的歹的，焚燒了百數十村，這種空前的浩劫，真是令人慘不忍睹！其餘附近的紅會，只好都逃避到安徽河南交界的地方。當時河南的

紅槍會四起，豫西的一部分給張治公收編爲軍隊，豫南豫北的紅會也常有騷擾的事。

民國十六年，吳佩孚再敗，革命軍直抵武漢。那時靳雲鶚在河南，豫東的紅槍會，杞縣的省議員耿光甫和婁白羣薛家斌等第二次召集，就進佔開封，成立了自治軍，後來給馮玉祥解散的。

民國十七年，紅槍會又兼自治軍首領婁百羣被馮玉祥部下捉獲，就把他梟首示衆！這一來，豫北的黃槍會天門會等又大起猖獗；當時張作霖特派武安縣人王印川到豫北運動勾結紅槍會會衆，一致助奉反馮，而以安陽林縣爲大本營。一直到現在，河南紅槍會的勢力還沒有完全撲滅呢！

十七、八月，十二日

(七)紅槍會的殘餘勢力

說明：除以上段同志之敘述外，近見十八年一月四日開封通信一則，可以見紅槍會殘餘勢力的活動，所以索性把這段內容也編寫在這裏。

十七年的春間，河南各地的紅槍會曾經國民軍改編為民團；而實際上散居各地的各種秘密結會，還是依然存在。就中黑槍會的勢力，尤其來得大。現在把這個黑槍會的內容敘述一下：

一、黑槍會的起原——黑槍會的發起人是盧延沙，河北陽武縣的黑石村人。（按：據段記：「黃槍會是陽武縣人盧彥沙所創」，和這裏所指的盧延沙似為一人，但何以一個人而兼為黃槍會與黑槍會的會首，想二記中必有一誤）。他早就沒有父

母，也沒有兄弟，曾讀過三年「詩云」「子曰」的書。據說：他在四十歲的時候，曾作一怪夢，夢中自己變成小孩，和同伴二個人遊戲；忽然來一個素不相識的老頭兒，自稱從天下凡，當從袖中抽出天書三卷，分授三人，並且說：『謹記書中所述，即不畏槍刀，而助真龍天子登極』。說罷就不見了。後來，這個書就成爲黑槍會的聖經。黑槍會的信徒本來不多，後來因爲盧延沙和土匪作戰，競冒彈雨，沒有什麼受傷的，信徒就多起來了。現在在河北，河南，山東的會員，總有數十萬人的數目呢。

二、黑槍會的符咒——黑槍會的符咒和各槍會的差不多，最普通的符咒，是：

1 誓詞，凡願意入會的必定先要對神宣誓：

「某某現願入會爲會員，嗣後如有懷疑會綱或洩露秘密時，天罰雷殛

！」

2 避刀符，用黃紙寫符吞符後再迎敵，符上說：

「八大金剛在前，四大天王在後；祖師佑我，不畏刀鎗！」

3 避砲咒，咒上說；

「請菩薩五雷神仙保佑，不畏砲火！」

三、黑槍會的訓練——他們會裏的符咒，不傳六耳；就是教授時也只是一人一次，而且極為秘密。會員入會以後，就要在一百日內把各種符咒練習；且每日須以磚瓦刀槍等物實地演習。

四、黑槍會的信仰——他們會裏所奉的神最多，都是由小說上來的，尤其以下列各種神為最通行：

1 張天師，即東漢時候的張道陵；

2 尤祖師，據說唐時人；

3 關羽。

在黑槍會之外，其他秘密結社的很多，而其性質都是差不多的，其主要的如下

：
一、扇子會——這個會發生于盧邑縣，據說有神扇，神刀，八卦等，有了這些法寶可以不怕槍砲。

二、兄弟會——這個會裏的會員，在臨敵時所用的符語是以「兄弟」二個字爲起句的，所以稱爲兄弟會。

三、花籃會——這個會是婦女發起的，臨陣的時候，左手拿着刀，右手拿着花籃，敵人的槍彈就會得落在籃裏。

四、黃綾會——這個會裏的會員拿着黃綾包頭，就是槍頭上也是綴着黃綾，所以稱爲黃綾會。

五、天神會——這個會是最近在河北省開縣一帶發現的，據說會員所拿的槍刀上都是刻着龍形的。

.....

……

這樣看起來，紅槍會的勢力，雖然受了一個極大的打擊，而五花八門的秘密結社還是很多，而且到處的蔓延着，可見紅槍會的殘餘勢力還是不小呵！

十八、一、二十七日、

二、四川的神兵

神兵是四川近年來發現的怪組織，我曾經托許多四川朋友找材料，還找不到手，這篇是從各方面亂拼雜湊成功的。

(一) 神兵的起原與蔓延

自從四川的神兵發生以後，他蔓延的情勢，正好像霍亂吐瀉虎列拉一樣。四川的全省，除了有幾處軍閥重兵駐在的地方以外，差不多四川各縣各地都暗中暗有神兵的組織。大概最初發生的地方，是奉節縣（即夔府）巫山縣，及大竹縣等處。

這十多年來的四川，沒有一年不經過幾回戰事的，我們真可以把四川歷年的內戰列成一張「四川軍閥歷年內戰表」，可惜沒有確切的記載作為根據。人民在這種情形之下死亡枕藉流離失所不要說了，而苛捐雜稅之多為各省所無，有些地方連民國三十幾年的糧都預征了，有些地方為苛捐而弄得鬻妻賣子家破人亡，甚至子演成狗吃狗的事實。（參看拙作目前中國社會的病態中之苛捐雜稅之有增無減一章，內羅列四川苛捐事實很多）。所以四川各地神兵的崛起能夠蔓延得這樣快，是因為他們所抱的目的所做的行動，是在：

1 剷除為害人民的匪軍和土匪；

2 實行抗糧抗捐。

大概一般人的腦筋都不免充滿着神權的思想，所以他們就以神權爲出發點，做出這種神兵運動。這種大規模的普遍的運動是很帶有政治運動的色彩的。例如成都國民日報十七年八月六日記巫山的神匪，其中說：

「巫山一帶，純係神兵維持治安，土匪初不敢明目張胆作惡；內部亦有多數讀書識字之人。作告示，貼標語，亦係事實。其中有「打倒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等口號；暨其他行動，頗帶有政治運動氣概……」

聽說神兵所佔領的地方，地方上一切的行政都要歸他們管理。就是在大軍閥統治下的地方，也不免受他們的騷擾；有時候派正式軍隊一團兩團去大張撻伐，結果就不是全軍覆沒，也只好割地相守兩不相犯。

神兵最先發生的地方是川東，後來以次蔓延到川北，川南，川西。甚至波及到鄂西等處。勢力之大，正不亞於河南的紅槍會呢！

關於神兵的起源與蔓延的情形，還有十七年四月二日宜昌通訊一則，可以參證

鄂西附近各縣，自民十五北伐軍興以來，川軍東下，前後凡經三次，軍事變動，迄無甯日，以致土匪橫行，肆無忌憚；大者盤踞一方，任意燒殺，小者隱伏城鄉，乘機搶劫。去歲三坪斗（宜昌所屬）被匪燒殺，竟至數百家之多，情形之慘，至今言之，猶有餘痛！人民迫於外界之侵迫過甚，遂不得不起而組織團防，以圖自衛；無如限於經濟，購械爲艱，防勦之力，仍極薄弱，因之匪勢日益劇烈，神兵乃乘時崛起。彼輩宣稱：一經練習法術，則不畏槍彈；有刀一把，所向無敵。一般鄉民，固崇信不疑，甚至智識階級，亦有一部份信其誠有此技，遂不加禁止，任其蔓延。始而由施鶴一節，傳法習練，近則秭歸巴東興山三縣亦極盛行；宜昌附近各鄉，亦均有行之者。謂一習法術，槍彈近身，皆不能入，故神兵駐紮之處，土匪亦遠避，不敢嘗試；此神兵之起源及其現狀也。惟初時習練此種法術者，確爲正當鄉民，借此

抵禦外侮；近來習學者益易，品類愈雜，一切行爲，已不如從前純正。共黨土匪，又乘機利用，暗中操縱，鄉民腦筋單簡，皆茫然無覺。最近巴東縣城，被神兵佔據，將縣長高安圻及署中人員，皆行殺斃，聞此股神兵首領，即係共產黨領袖。長此以往，若不設法解散，則黃巾赤眉，不難再見；況又有共黨之參加，則其爲禍，恐更較劇烈，識者頗引爲憂！

誠如這通訊上所說的，神兵的末流，被「共黨土匪乘機利用」，這的確是值得顧慮的！

(二) 神兵的文告

神兵的文告，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因爲在這種文告中，還可以看出他們初起時「除暴安良」的本意。現在先舉漢口中山日報十七年五月七日所載施宜神兵的內幕，一文中所引的一個文告來做例子，文告的全文是這樣的：

長陽縣第一區板茶園忠孝神兵大道會總佛堂佈告：

照得本區佛堂，敬叩一定主張，全守忠孝宗旨，剿滅痞劣匪黨，無論均（原文）民人等，不准滋擾地方，遇事公平正大，各自立業保商；凡屬會內兵士，專習除暴安良。特此通告諸君，改過切莫驚慌！

民國十七年（印）○月○日示

這一個文告的意義非常明白，用不着解釋了。還有，根據成都白日新聞十七年十月十九日載有萬源通信一則，述神匪之起因與組織，抄有文告一通，非常有趣。今先錄其通訊原文，如下：

萬源通訊：上月神匪竄入萬源邊境，川陝邊防軍第三路工兵營前往驅逐，奪獲數十人，傷亡數十人，僅將匪首槍斃，其餘盡釋。據該匪等供稱：該匪組織亦分路數；但不知若干人爲一路，或限定若干區爲一路；每路總司令一人，仙長副長。以下則按金木水土火五方，每方設千長一人，百長十長屬之。

號衣頭巾，亦按五方，分青黃赤白黑五色，旗幟亦然。總司令旗係紅色方形，大約五尺上下，四圍火焰邊，中間直書「出暴安良」四字。（按：出字當爲除字之訛。）千長係尖角旗，上僅千長二字，四圍亦有火焰邊。並抄獲該匪旗幟兩面，各種符籙木板十五個，文告一通，茲不便排印。符籙從略，文告錄後。讀之可見神匪實起於政治不良，全係愚民之集合，故其思想落後，居然猶欲恢復清制也！

以上萬源通訊述萬源神匪情形，現在把他們所用的文告，抄錄在下面吧：

奉天真（按：即「征」字誤。）討司令：燕山中華大國一體之（即「知」字）悉！兵情因世道衰惟（即「微」字），天下人民難以得生。明朝乃本國人民，坐定天下，有愛民如子之意。明末清初，蒙古國人民，有見民如意。至光緒王，重（即「衆」字）臣與陽（即「洋」字）國通誦（即「商」字），逆賊當控（即「權」字），文臣廷（即「停」字）考，武將廷（即「停」

字)權，文立高等學校，武立緊(即「警」字)察，暗將大清推倒，以校(即「効」字)外陽(即「洋」字)至(即「制」字)度，各逞英雄豪傑，中華大國以(即「已」字)成犬馬之地都不如了！至今上帝開恩倒旨，桃山清原廟(即「妙」字)道真君，傳下仙法，保定八牛，受其司令之置(即「職」字)，各國各省暗暗相通。各省人民以(即「已」字)校(即「効」字)此法，任他各等鎗(即「槍」字)砲，概作無用！重(即「衆」字)民知悉，切切此示！

照得各衆(即「種」字)欸項，肉厘酒稅，徵收局上，概將「衆」民擾害下以(即「已」字)收(即「搜」字)搥良民，「勾」兵隊以擾民哭遍野，縱爪牙以勢(即「示」字)威，怒氣冲天，而浮派勸收，殃民胞(即「飽」字)私，種種慘情，難以訴盡！至今奉天真(即「征」字)討，各種欸項，肉厘酒稅百貨厘經(即「金」字)生畜雜稅，一概推倒，不得籌出分文：若於私收稅欸，將伊拿獲，就地正法！如有兵隊下鄉私收者，汝等來團報告，嚴究不貸！本司令過後，有不

正之人，搜括良民，借放生枝；或是區團，或是本地首人，不受法祿（卽「律」字），只有強控（卽「權」字），不依公理者，民等來團報告，嚴究不貸！

本司令去後，有曉諭在此，各團知悉：任（卽「仍」字）照大清古規，不與民控（卽「權」字）同體！只有皇糧，無有捐款！各團人民照章所惟（卽「爲」字），天下均以同體大清，以正中華國法，而安良民可也！

在這一篇文告裏所表現出來的思想，真正令人非常喪氣，固然這般人是爲着受了許多痛苦許多壓迫才這樣說的。不過我們要想到：被稱爲「鄉下人」的腦筋是非常簡單的，他們不曉得制度的好壞，只曉得有沒有受到好處和壞處。所以發了大財的人在村上送一點粥人家吃吃，送一點破衣服給人家穿穿，大家就感激得五體投地，好像皇恩浩蕩的樣子。村子上賣油的店家，張家十三個銅板一瓶，李家店十四個銅板一瓶，那麼買油的都要鬧到張家店了，過幾天張家店漲了價油價貴了，大家又鬧到李家店了；不但是是一個銅板要爭，就是幾個小錢也要爭，甚至一堆狗糞也要爭。

着搬到自己的田裏呢！我們可以用着簡單的腦筋來替老百姓算算帳：在前清的時候，縱然受不着皇帝的好處，可是沒有鬧什麼大亂子；況且皇帝是真命天子，有了真命天子高高在上，在下的老百姓才能過「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生活哪！到了「民國世界」，可不成功了，天天吵架，年年打仗，弄得老百姓雞犬不寧，無處討生！如果拿施粥施衣賣油爭狗糞這類的帳算起來，這個混亂的「民國世界」的確太比不上大清了！這是無疑的，老百姓們要用熱誠來擁護真命天子，擁護大清！所以我和朋友討論過，如果在這個時候叫一般人民個個參加全國最高行政首領的選舉，那麼選出來的人，票數最多的怕不出宣統皇帝呢！不相信我這句話嗎？我們只要聽聽老百姓的談話，宣統皇帝的名字年歲和他的近況是常常掛在他們的口頭上呢！所以神兵所發表的擁護大清的思想，我認爲是一般人民的思想！這種思想的基礎是建築在買油爭狗糞一類的事實上的！所以這種勢力是不可輕輕推倒的，不會隨便消滅的！在這地，我認爲：神兵的發生是以十餘年來的內戰匪亂和種種人禍天災爲背景，同時

以數千年來的神權思想和君權思想為基礎，我們要消滅這種神兵的組織，必須能夠實際上解除他們所受的痛苦，並且設法根本化除他們的神權思想君權思想才行。

(三) 神兵符咒的秘密

神兵的內幕情形是我們所要曉得的，可是很不容易；大概呢，總少不了「咒語畫符」這一類的把戲。咒語畫符是一切會教的秘密，從來沒有一個秘密的會教是不用符咒的，尤其是神兵不能例外呵！據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湖北的清鄉督辦公署給武漢衛戍司令的電報，說神兵是以硃砂惑人神聖智，如果這個電報裏所說的是真確的，那麼神兵符咒的秘密可以拆穿了！茲抄原電如下：

「武漢衛戍司令胡司令勛鑒：案據宜昌清鄉司令劉和鼎敬電稱，查鄂西神兵吞符唇咒，均硃砂之力，以亂其腦筋，以致執刀荷戈，勿顧生死，聽妖師之指使，喪個人之良能。此種情形，若不設法制止，非惟妨害人民生命，且於

清鄉前途影響甚鉅。擬請鈞座，通過各縣，嗣後對於販賣硃砂必須嚴行查禁；其藥品零星消售，亦須另訂取締辦法，以維治安。可否之處，請電示遵等情，准此，除電復並分令外，相應電請飭屬查禁，並請規定零售取締方法，以資考查爲荷。」

神兵其他的秘密，我們也無從曉得，只好以此爲止。

(四) 神兵區域之所見

神兵區域的情形，當然和普通地方不同。如果把經過神兵區域的情形記載下來，這是很可珍貴的。現在抄錄幾段，權當做到神兵區域的調查吧！十七年九月上海中央日報載有歸自成都經過巫峽之神匪區報告神匪狀況，據這個歸自成都的人說：

『予就食成都已非一載，此次因事來京，路過巫峽一帶，該處地僻荒野，苦匪苦兵，迄無甯日，巫山一縣尤甚！於是一般強壯者，乃羣起謀抵禦之方；

神兵之名，由是而起。初僅百餘人，而地點亦僅巫山荒野間；此為三年前之事。若輩之組織、以老祖為最高首領，次有大爺二爺及三爺四爺等名稱，穿黃馬褂，扎包頭，兵器則槍支及大刀木棍均有，專以抵禦匪盜為宗旨。境內之男子。係弟兄之多寡攤派為兵，實行徵兵制度，截至去年夔巫四十縣內，均為神兵所據。四川省政府久不放官往治，故境內無官，無田賦，無捐稅，自耕自食。人民鑒於此種情形，故多加入，於是聲勢日見浩大，截至最近無慮十餘萬。官兵往剿，則與之對抗，愈剿愈多，無法剷除。過其境者，如不帶武器，亦不加害，或搜劫物件；但檢查甚嚴，旅客應絕對服從其檢查。否則殺無赦。予此次經過神兵區，被搜無慮五十次以上，但未失一物。若輩在食符以後，形勢異常勇猛，令人生畏，平時與常人無大異。其所採之軍歌神歌，則均荒誕不經。」

又十七年十二月間，申報載巴東匪徒裝神，署名為「蠶絲自滯奇」，原文如

次：

盟弟去病，昨自巴東沿江直下，歷湘沅以達潯陽，卸裝之明日，即見訪，叙談甚歡。並述巴東近日匪勢綦詳，羣盜如毛，人命危淺。濡筆記之，用悲顛蹟；俾巴人之旅於滬者，得聞鄉關消息焉！

巴東一帶，民俗本極強悍，因之以師旅，加之以水火，歷劫餘生，強者益思挺險，弱者幾無孑遺，言之可慘！惟巴東之盜，與他處不同，其組織法因地而殊，而種類又頗有錦帆黃頭異軍特起之勢。其大要約分六種：曰天兵，曰神兵，下此則青刀會也，大刀會也，而單雙刀則又各別；蓋匪也而含有正當之邪教臭味。教中除所謂祖師外，亦有團長營長及連排刀長名目，武器並不新穎，仍一律以鬼頭等相見，然亦純鋼所鑄，犀利固可無前。衣飾尤詭變離奇，天兵尙黃，黃衣黃褲束以黃帶，而頭裹黃巾，足踏黃鞋，自項至踵，完全成一黃人，神兵則紅，青刀會則青，大刀會則淡青，單刀黑而雙刀藍焉。

。凡用何種色采，則皆純一。匪亦以騎墻兩可爲忌。其與官兵作戰時，必服符水，此殆拳匪之遺術。惟服符後，不問天兵神兵以及何種刀會，則皆以黃布纏其左手之中指及無名指，黃爲中央正色，匪亦用此義；噫！天兵之所以獨稱天也。此中人云：如是則教中神秘之法不得破。至匪之險要，均倚山爲藏身之固，或進或退，以逸待勞，與官兵相周旋，故匪佔優勢。官兵輒疲於奔命，將不能審識地勢崇山峻嶺，天遂盡以假匪，剿之不易，誠可歎也！且稍一不慎，卽受匪包圍。月前會同剿匪友軍之某營，在孤山爲匪所困，兵匪勢不兩立，積怨至深，凡陷人匪巢而慶生還者，百無二三。其服符雖邪術，亦頗有短時間之效用。兩軍旣接，官兵所發之七九步鎗，在百米遠外，竟不能損匪分毫。瞄不準賊？力或怯賊？而匪則以爲符之神也。（記者按七九步鎗在四百與六百迷達間子彈力可穿透六人以上。）然究有何術？或亦不盡無稽；此重幻幕，局外人焉能知之？但匪亦有道，羣匪對於匪首，非常服從。

戰陣之間，無論如何慘酷，衆目睽睽，惟匪首是瞻，首不避，全身不動。蓋雖作盜賊，亦必有身使臂臂使指之毅力，乃克以逞。官兵初見鎗發不能傷匪，已無戰心，匪徒乘便蜂湧而來，遂至一敗不可收拾。嗣知步鎗有效於百迷達內，稍可爲桑榆之收，而又苦於匪巢居山頂，仰而攻之，則滾木插石齊下，舊時戰具竟能窘我官兵。余曰：然則欲靖匪氛，非如盟兄者不可。兄驚曰：方叙人民慘史，何戲也。則歎曰：『兄名去病，今世果有此霍家軍，尙何匪之足慮？』

註：萬源通訊神兵的文告的材料，係見蜀道第三號中介紹四川一幅流民圖，請參看。並對作者新民先生誌謝。

十八，二，二十四日。

三、溧陽的大刀會

闊別一年多的復忠兄從上海來看我；談到他家鄉溧陽的大刀會，承他在離開南京的前一晚寫成這段文字。

(一) 大刀會的由來

溧陽的大刀會會匪，轟動了一般人的耳目。

現在我們先說溧陽匪會的由來。如果要查這筆「由來」的帳呢，不查則已；要查呢，就要算到滿清末葉時候的「義和團」的舊帳。義和團的發生，是因為清末的時候，耶教徒橫行內地，人民痛恨異常，在山東等地的人民有大刀會的組織，志在「殺教士毀教堂」並且高唱「扶清滅洋」的口號，自稱有刀槍不入的奇效，後來就變

成義和團的暴動。八國聯軍之後，義和團打得好像落花流水，只好散到內地去了。而溧陽的大刀會呢，也是當時流竄在各地的義和團所散佈下來的種子。

溧陽大刀會的首領，叫做葉鳳山，又稱葉道士。

(二) 溧陽刀會的派別

溧陽刀會的派別名稱各有不同，實際上所賣弄的法術都是大同小異的，不過所用的器具不同，跟着稱呼也就不同了。大概分起來，有紅鎗會，大刀會，小刀會，菜籃會……數種。

這幾個會，派別的內容，大概是這樣的：

紅槍會——是河南的白瓊方面發生的，溧陽人學這種法術的，都是由河南方面來的人；紅鎗會的會員在作戰時手執長鎗，繞以紅布，勇猛非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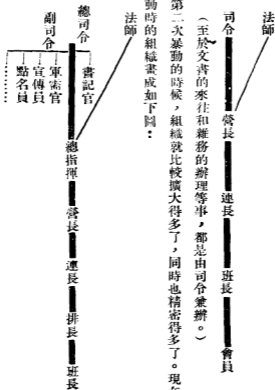
小刀會——這種也是河南方面來的，他們的武器是單刀。

菜籃會——菜籃會的會員大概都是女子，她們組織這個會並不是要殺人，是防着敵人進攻的時候避避子彈罷了。在交戰的時候，左手拿着籃子，右手作法，作法的時候手做招來的樣子，嘴吧裏唸唸有詞，那麼子彈都要落在籃子裏了。

(三) 刀會的組織

溧陽的刀會，起初本來沒有什麼組織的，因為進刀會的人都是爲着防禦土匪以便保自己的身家，沒有別種的什麼野心。後來會裏的人，和「官廳」方面，發生了誤會，由誤會而變成衝突；於是入會的因爲防禦的緊要和指揮的統一起見，就有具體的組織了。他們的組織分司令營長連長排長班長等職，另外有教練法術的法師，這種法師，設一個「杜撰」的比喻，好像革命軍軍裏邊所設的政治訓練部一個樣子的

。在深陽會匪第一次暴動的時候的組織，如下圖：



在第二次暴動的時候，組織就比較擴大得多了，同時也精密得多了。現在將第二次暴動時的組織畫成如下圖：

(四) 大刀會的活動

大刀會的傳道，叫做「點道」。

如果有一個村子裏要實行「點道」的呢，就先由一村裏的村長或者向來負有名望的人糾集了幾十個同志，然後商請教師傳授，每人須繳納「點道費」洋三元二角。

一般人習道的步驟，是：

第一步，先選擇好法堂一所，一隻堂要能夠容納一百多人。堂裏邊供佛像，學

道的人每天晚上到堂裏燒香禮拜，並不能近女色；像這樣，要過七
七四十九天。

第二步，四十九天以後，法師就教第二步的功夫了，就是要每天誦習咒語，叫

做「護身大咒」。

第三步，咒語學好了，第三步就分爲文武兩科：文科呢，是專門學習符咒遮鎗等法術；武科呢，是學衝鋒陷陣的本領。

學道的人學到了這三步，就可以「作法」了。（原稿寫作「披法」二字，疑誤；故改爲「作法」二字，或可相通。）在作法的時候，先向案前跪下來，口中唸唸有辭，唸過以後就站起來向東南西北四方各作一揖，然後拿冷水一碗，嘴裏喝進一口，噴在手上和身上腳上，這樣一來，法就作起來了。祭時拳脚亂動，或打猴拳，使舞刀花，種種不一，約一小時後退法，精神就異常疲倦了。但是有愚笨的人，要退法而不能退的，一味亂動，有的三四小時還不退，那時作法的人變得「面無人色眼睛發青」了。於是由法師作法退法。用冷水一杯，一面唸咒，唸畢將冷水倒出，並將學法者的虎口用力擦拉，那麼學法的就會得蘇醒了！這是武科的作法。還有文科的作法，大概都是符咒這一類東西。遮鎗法的符咒不過四句，就是：

天炮過，

地炮過，

黃靈官到過，

.....

這個遮銷咒，不能夠默讀，須高聲叫出，同時將大姆指押住在無名指的末節，向着敵人指住，於是敵人的銷就開不出：這是許多人都這樣說的。

他們會裏的規則，非常嚴密，在點道的時候，須親自焚香，要宣誓：

一、不能貪財

二、不能殺人放火；

三、不能貪近女色；

四、不能洩其會中秘密；

犯者，符即不靈，必遭天雷！

他們還忌吃大蒜，葱，狗肉，膳魚……總_是吃了這些東西，作法不靈的。

(五) 大刀會的三次暴動

在民國十七年中，溧陽的刀會暴動過三次：

- 一、四月間純粹的刀會暴動；
- 二、七月間刀會與土匪合作的暴動；
- 三、九月純粹的土匪暴動。

一、四月間的暴動。這一次的暴動的起因，完全由公安局史佐才的誤會而起的。所以，那一次的衝突好像是以民團的地位來反抗公安局。當在上興埠交戰的時候，公安隊共有一百多人，而刀會裏起初祇有四個人；竟能殺公安隊裏四人，並傷十餘人，這一個勝仗正是打得來勢洶洶，猛不可當了！於是刀會的人，就乘勝直抵溧

陽城，開監劫獄，把犯人放出。這一次暴動的主持者是葉鳳山（就是葉道士）和楊某（他的名字已忘，不過外號稱為北洋楊總司令）。在暴動的時候，就在上興張貼布告安民，手上都纏紅布，隊伍裏打起幾面大的旗子，上面寫着：

「替天行道」

「奉行大明」

後來盤據張浩，給三十二軍打散，並且將為首的葉鳳山捉住，梟首示衆。

二、這四月間刀會的空前的暴動發生了，於是「官廳」方面連將剿匪的事也辦的嚴厲了。許多土匪在這種情勢之下，弄得東逃西竄無處安身；於是有的聰明的匪兒居然異想天開生出很妙的方策來了。就是他們見得刀會法術的神妙，也想學習刀會以便變成刀會化的匪盜，那麼再也不怕「官廳」的追捕。計劃定好了，於是就出重價商請葉道士的兒子葉玉麟傳道，並且拿着為父報仇的話來煽動他，葉玉麟沒有什麼審辨的能力，居然聽他們的話。這樣一來，葉玉麟就一方面傳道於土匪，一方

而傳道於鄉間。這般土匪儘量煽動鄉民替葉道士復仇，鄉民都中了土匪的計了。到七月初，各道友商酌共同起事，推定葉玉麟爲「太極會振武軍總司令」，在總司令之下設總指揮營長等。而實際上葉玉麟不過掛一個空名，所有的權力都操在小妹的手裏，小妹就是葉鳳山的妻子。當出發時，聲勢浩大，軍旗蔽日，每班持白竹布小旗一面，旗作三角形，上無字號，每排持小方白竹布方旗一面，旗縱橫約尺餘。壓隊總司令是葉玉麟，葉身騎白馬一匹，他騎馬的姿勢是特別的：右腳彎起，左足踏鞍凳，而左手向上，右手指前，成黃靈官執鞭的姿勢。馬前設四方桌一張，四個人抬桌，桌上放香爐一個，焚燒大香，放清水三碗，以備臨時作法之用；二旁衛之衛兵十六人，前導大旗一面，白底紅字，上大書太極會振武軍總司令葉字號。會衆和土匪一路直抵南渡，殺人放火，大肆搶劫。後被文團軍隊所擊退，圍裏士兵約死三百人，失去槍枝四百枝之多。

三、九月間純粹的土匪暴動。自從第二次暴動經官兵擊散以後，縣政府恐怕再有他種事變，特派重兵駐紮各要鎮，並且揭示懸賞，通緝葛小妹妹，潘么，山東老葉月霖，隨後陸續捕獲刀匪很多，都是槍決示衆。在這個中間，潘么的老婆也被捉住了，於是引起了潘么的破城劫獄救妻的念頭。所以這一回第三次的暴動，可以說就是土匪的「劫監」。

當潘么得到妻子被捕的消息後，即到葛小妹妹那裏商量，葛小妹妹還領着大股土匪盤駐在上沛埠一帶。葛小妹妹因為師誼的關係，不便推却，就慨然答應幫助。就乘着城內駐兵空虛的時候，大舉進城，計分爲三批：第一批，假裝小販，先混入城，佔據各要口；第二批由葛小妹妹親身帶領，假裝鄉下人進城買東西，約在西門金盤露茶社聚茗集合；第三批分八人爲轎夫，抬坐轎四乘，內藏鎗械。等運送鎗械的轎子一到，預先在茶社裏的匪徒。蜂湧而出，接手都拿着鎗械，向着縣政府和監獄所猛力進攻。匪隊裏的指揮者喝令：禁止開鎗，用大刀衝鋒。匪隊都拿着大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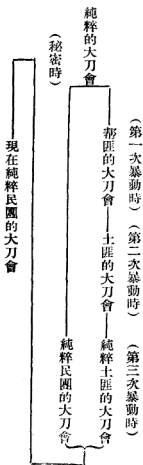
殺聲震天，在縣政府前面砍死公安隊十餘名，就破獄直入，把犯人放出，潘么就帶着妻子向馬園裏先行逃走。那時溧陽駐軍團部得到這個消息，即派隊死力抵抗，匪勢不支，也向着馬園裏潰退。

後來，匪隊又都集合到上沛埠，這時聲勢浩大，南京，句容，溧水，廣德，郎溪等縣的小股土匪都聞風來歸，集合攏來的不下數千人。那時，共產黨屢見刀匪的成績，早想利用，派人和葛小妹妹接洽，接濟銀錢鎗彈，並以幹員指揮，重行改組。當時已有快鎗八百餘枝，匪衆一千三百餘名，推定潘么做司令，葛小妹妹做總指揮，山東老倣做副指揮，設大本營於上沛埠，餘均分據附近地方如上興埠，社川，南渡等處，並派公安局商團，更迫收畝捐：於是自溧陽之西至郎溪之東的區域完全成爲赤色恐怖的區域了。

「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這般匪隊仗着他們的聲勢浩大，東殺西搶，無惡不作。人民對他們恨如入骨，沒有不想生啖其肉。在這種情勢之下，一般純粹的民團大

刀會又重新團結起來，他們會裏並沒有鎗械，只靠着大刀和符法，因為上沛埠的民團在葉道士最初傳法的時候已經學得這種法術了。他們並沒有參加屢次的暴動，在匪隊橫行的時，也不逃，也不抵抗。後來等着省方派來的大軍到了，才起來將匪隊上下夾攻；如狼如虎的匪隊登時「一鼓蕩平」了！

以上是溧陽大刀會三次暴動的情形，現在把溧陽大刀會轉變的情形，列成下表



十八、三、一日。

注：恆忠兄寫好大刀會第二次暴動就回溧陽去了，第三次暴動情形等了二十多天還沒有寄來，給我寫了三封信催他，他才寫成這段，并回信說：『運接大札三通，急得我滿頭是汗！本當早奉，以年底年頭，財神利市，使得忙不了，真是討厭！』像我這樣急他，真對不起他呢！

(六) 大刀會的猖獗和大刀會妖術的內幕

以上是恆忠兄的記載；同時，我還搜集各報關於這件事的記載，知恆忠兄所記的有互相補充的地方，所以一併錄在這裏了。

八月二十六日的無錫通訊，記溧陽會匪猖獗的情形：

「溧陽毗連皖省之郎溪廣德，土客雜居，紅青幫徒，累千盈萬，早成不穩之象。客春溧陽經大兵後，潰卒遊勇，遍地皆是相互勾結，以致嘯聚成羣，或盤踞山林，或散匿鄉間，焚劫村莊，搶掠市鎮，綁票勒贖，無日無之，遂演成本年五月二十八日破城劫獄之慘劇。幸經三十六軍迎頭痛擊，匪氛因之稍平。近頃葉鳳山之子葉玉麟，及已故管匪李德凱之妻李張氏等，收容郎溪積匪陳文崔傻子等徒衆，及地方流氓，約二千餘人，復興大刀會，號召還邇，聲勢甚大；公然佔領上興埠上沛埠湯家橋四鎮及黃金芳山祠堂頭捏淪廟周管里梅莊村一帶，其步哨已抵距城四十餘里之娑陀廟，勒迫地方供應，搜索民間鎗支，強佔公安局商會等公共機關。其實力約有雜色槍二百餘支，大刀十餘把，並有所謂刀鎗不入之符術。其口號則稱報仇雪恨，竟敢明目張胆，槍殺芳山竹寺當家師，張齋子湯葉家橋巡長戴子興，週城鎮屠戶吳某等，及其

他不詳姓名者二十餘人。並於夏歷六月十六日，擄去宰姆村朱祥發一名，勒索檀香四十担，黃表紙數千刀，現洋一千元，始行釋放。製有旗幟，曰「奉天行道」。徒衆則以紅布纏臂爲袖章，且作童謠「干戈起瀨陽，金沙作戰場，帝出三江口，將出六龍山」等語，散佈各地，以資號召，究其處心積慮，意在廣收民間鎗支，以厚其實力，然後大事發展，攻取城池，此志實在非小！據以上的記載，可以略知會匪的組織與內容：一、會匪的旗幟是「奉天行道」；二、他們煽惑號召的童謠是「干戈起瀨陽，金沙作戰場，帝出三江口，將出六龍山」。他們還想做帝王將相呢！三、會匪有刀鎗不入的符術，以大刀作戰，大概是義和團變相的毛賊呵！

這樣，「神道設教」豈不是要變成「神道以爲盜」呢！

關於會匪符咒的內幕，很值得注意的，據申報九月十日溧陽地方通訊載刀匪符咒拆穿，說：

「此次深邑刀匪橫行無忌，不特專靠大刀爲武器，並用符咒迷惑人心，愚民信之者甚衆。近邑人某悉其底蘊，揭破其真相，謂匪用符咒，全是欺人。蓋匪首畫符之黃紙，必先秘密染紅砒，有麻醉興奮作用，故服其符者，一二小時內血管緊張，週身麻醉，卽如狂如癲，勇於戰鬥，鎗彈苟不擊中要害，雖流血徧體，猶不知痛癢，是皆紅砒之力，非真有神靈護佑也。觀其藥性過時，疲憊不堪，興奮失效，此說頗爲可信」。

這個地方通訊裏所說的幾句話，很可相信的。因爲我們曉得四川的神兵就是拿硃砂來迷惑人家的神智的，這可以作爲證據的。又據時事新報青光九月十七日載大刀會的符咒，也是揭穿刀匪符咒的黑幕，並述其起始祖的情形，說：

「……………他們的符咒，真是厲害，在下也曾看見過一次，就是他們在溧陽南渡方面，和軍隊打仗的時候，他們見了軍隊一點都不怕懼，立刻從身邊摸出一張黃紙寫的符，向口中一納，吞下肚去；他們就舞起大刀

，如狼似虎的，衝起鋒來了。兵士瞄準了鎗，看得清清楚楚的，把他們四肢上，打傷了好幾處；可是他們像沒有覺得的樣子，仍舊舞刀衝來。所以兵士倒疑惑起來了！再停一刻，由疑惑而懼怕了！再停一停，竟是敗了！這不是真厲害嗎？諸位一定要疑惑到有什麼神仙幫助他們哩！不然，他們的符咒，怎樣會這種靈驗呢？這却有個原因……原來他們的符咒據說是一個幾乎凍死的乞丐試驗出來的。這個乞丐，並不是天上的仙人鐵拐李，就是我們人間普通的叫化子。這個叫化子流落在北方，有一天天氣很冷，凍得真正難過，遂決計買了一包紅砒來尋死。買到了之後，嘗了一嘗，忽而轉念，還是活的好，但是來不及了，紅砒已經吃下肚裏去了！這叫化子就悲傷到了不得，但是也無法可想，只好待死罷了。那曉得待了一刻。不但不死，神經反而興奮起來，連冷都不怕了。這乞丐，起初也莫明其妙，後來凍得不得過了，又拿紅砒來尋死，那曉得尋一回好一回，尋二回好二回；這個乞丐才恍然大悟

悟，曉得紅砒是一件提精神的好寶貝，於是他又不愁冷了。但是他還沒有驅東西吃的法子。他真聰明，他想紅砒寶貝既是可以提精神，禦寒氣，何不把它送到怕冷的人家去騙飯吃呢？後來一想，叫人家吃砒霜，不要被人家打死了嗎？這個叫化子，真正有用，後來竟會想出一個好法子，騙人家吃了砒霜，人家不但不罵他，還當他是活神仙哩！你道他用的是什麼法子？原來他跟張天師學起來了。他有一天，看見張天師嘴裏嚙哩咕嚙，替人家畫符治病；人家把天師符吞下，倒也竟會好的。他想這個畫符的紙，倒不要也有紅砒在上嗎？我何不照他的方法來試試看呢？後來他試一試，果然靈驗，他就在同伴當中做起活神仙來了！久而久之，一個傳十個，十個傳百個，到處都當他是活神仙了。據說這位活神仙，就是大刀會畫符念咒的始祖。」

從這許多證據和種種事實看來，不但可以曉得大刀會畫符唸咒的騙人，更可以曉得歷來一切江湖客如張天師之流的畫符唸咒捕鬼驅邪的賣空買空了！

四、湖北荊門天門的大刀會

十八、一、二十日

這是湖南鄭先生所親見的事，他口頭說出來，我就把他的話記下來。

底下所說的大刀會，是在民國十七年上半年見到的。

湖北的荊門縣天門縣離河南很近。這幾個縣裏，大刀會是很多的。

這並不是過分的形容，可以說荊門天門等地的人民全部都是大刀會的會員；就不是全部，祇少是全部受大刀會的「會化」的。他們鄉間的小孩子，在十五六歲的時候，就入了大刀會，一家人家總要有幾個人入會的，好比徵兵制一樣，不過女子可以除外。

入會的人，掛着二尺多長的刀，上有紅布，大概把刀掛在背上的、頸上包着一塊紅的布，身上並不穿特殊的武裝。

他們的旗幟是紅的，上面寫着「某縣某段大刀會」的字樣。

會裏邊最大的首領叫做「老師父」，年紀總在四十多歲以上，看起來就是一個穿着長衣服的土老頭兒，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會員把老師父當做活神仙一樣兒尊敬到了極點。在開會的時候，會員把老師父抬在轎子裏，在轎子前面擁着走的有幾百人，在轎子後面跟着走的也有幾百人，就是「位極人君」，也不過這樣威風，老師父真可以自鳴得意了！老師父底下有頭目，頭目分爲三種：第一種是總頭目，第二種是分頭目，第三種是小頭目。

大刀會裏的人，最喜歡決鬥的事情，凡屬同會的必定互相幫助和異會的人爭鬥，或者是已經入會的人和沒有入會的人爭鬥，就是敵人用鎗打也是不怕的。軍隊也不願甚至不敢干涉他們，他們在地方上確是握有最大的勢力！普通人家要請「打幫」

的，常常請教到大刀會。

有一回，船舶捐局放出一個局長，這局長欺凌了一個船上的伙計，這伙計就是大刀會的會員；於是大刀會員就動衆把這局子打爛了！

他們練功夫，除了練習種種技能以外，並且練畫符吃神水種種的法門

十八、二、三日。

五、膠東的無極會

本篇事實見十八年一月二十六日新聞報所載，他處別無所見，特改用語體文寫出。

(一) 膠東無極會的緣起

僻處東海之濱的膠東，在國內連年內戰中，還是保存着原來太太平平的狀態。自從北伐軍將要統一中國，青天白日旗到處飛揚，日本帝國就乘機在山東方面故意搗鬼，而膠東一片土就陷於水深火熱之中了！

自方永昌和劉志陸在膠東開火以後，登時秩序大亂。軍隊需索的紛至沓來是不要說了，而土匪的綁票架人也是白晝橫行。膠東的人民在這種混亂的情況之下，只好自動的起來從事於團練自衛。可是人民固有的舊式土炮刀鎗總敵不過軍隊和土匪所有的新式的二十世紀文明時代的器械；無疑的，人民在每回爭鬥中必定要吃大虧。這真使膠東的鄉民氣忿極了，於是而乞靈於神的所謂紅鎗會大刀會都應運而生了。而這個無極會呢，正是許多邪會中的一個。

(二) 無極會的法術

初時，有住在棲霞地方南邊的人，本來在濟南省城謀生，到秋間回家鄉的時候

常常口不絕聲地稱讚滕縣地方無極會法術的靈驗。鄉民因為切身的痛苦，表示非常信仰。大家就湊了些錢到滕縣去請一個宗師，實行設壇授徒。據傳述的說：在每夕入定時，常能神游各地，譬如膠東什麼地方屯軍什麼地方藏匪。以及黨徒的多少，鎗械的好歹，都能夠樣樣明白清楚。起初學習法術的人，必禁勞力食獸肉和房事。每天的課程，除了吞符水裏刀鎗冷水沐浴而外，沒有別的事了。用飯的時候，只吃生米；晝吸日光，夜吃燈火，以助消化。童年的人三天畢業；成年的人要四十九日，功業圓滿的人，能心神一動，法術立現，有水火不侵鎗彈不入七晝夜不敗之靈效。聽說紅鎗會的吞符功用只有一小時之久，那麼簡直比不上無極會的法術呢！

(三) 無極會的肇事

十七年陰歷十月二十五日是無極會肇事開始的一天，那時有一個棲霞縣公安局局長姓安的，預備卸任回家到他原籍掖縣去，途中住宿在招遠地方的舉郭村，要向

村上的人索「贖敬」。在姓安的認為：在軍亂時期，軍人過境需索，好像是訂成的規矩一樣，這是照着成例辦就是了。那裏曉得舉郭村裏爲首的人不識機宜，哀求豁免。姓安的發着氣要立辦，村裏的人說村中荒瘠籌不出來，他就大肆咆哮，說：『如果籌不到三百塊錢的，今天晚上一定屠殺這個村上的人，就是雞犬也不留的！』村上的人登時着急起來了，就偷偷地與無極會的人商量對付的辦法，會裏的宗師就說：『我們會裏所要做的保民鋤奸的事，現在正是時候了；各會員大家放着胆子前進決鬥吧！如果傷了大家一根毫髮，我可以拿我的頭來賠償！』於是就出發童子班三十名，等走到那姓安的住的旅館的地方，安等已入睡鄉，會衆打開了門窗一直進去，四個護弁却是驚惶着起來要抵抗，還沒有開火，四個弁兵已被打倒了！姓安的和他的妻妾子女統統被擒，拉到村北的山谷裏，依次殺害了。

(四) 無極會肇事後的結局

這一個肇事的消息給駐在棲霞的軍事長官李道和曉得了，就馬上打電報給劉珍年；並且帶兵邀同萊陽招遠的軍隊會剿，還沒有包圍成功；無極會出其不意，襲劫李營，殺軍士數十人，兩方相持三日。後來李營得劉珍年回電令和平處理。無極會裏的人也宣稱：他們也很信仰黨義，願意聯合被壓迫民衆，剷除禍國殃民的土匪，並不和軍隊爲難。同時還有些紳士和地方上的老先生替兩方奔走調和，就把這件事含糊了結了。

十八、二、二十七日。

六、宿遷小刀會的暴動

本文內容係就十八年二月間京報所載的通訊材料，加以整理而成。

(一) 小刀會暴動的起因

宿遷小刀會的暴動，把宿遷鬧得滿城風雨的樣子。小刀會暴動的對象，就是黨部和學校。記得民元的時候，一般鄉民因為痛恨洋人轉而痛恨當時的所謂「洋務學堂」，所以那時鄉民的「打洋務學堂」（簡稱爲打洋務）幾成爲一致的普遍的暴動；一直到現在，「痛恨洋務學堂」的觀念沒有剷除干淨，索性把「打黨部」「打學堂」兩件事同時並做了。

這回暴動起事的原因，是由於黨部提倡破除迷信運動的緣故。宿遷五華頂的住持慧門被拘捕押縣，五華頂的廟產有充公之說。還有一個極樂菴和五華頂是一家，雙方的廟產合攏來有一千頃之多。極樂菴的僧衆鑑於東嶽廟拆除改爲演講廳的先例，又見黨部正將實行嚴禁迷信，廟產收爲公有，不覺得着急起來了。於是勾結土豪劣紳和小刀會，發動這一次的暴動。而小刀會的會徒正因爲當局的實行陽歷，陰歷

元旦強商號開門，嚴禁迷信及禁止春會，都不合他們的胃口，胸中怒氣勃勃正無處發洩，於是很樂意接受和尙們的授意，而團結成這一回的大暴動了。

(二) 小刀會暴動的情形

十八年二月十三日下午二時就是小刀會暴動發作的時候。先由極樂庵的僧衆勾結土劣，率領着小刀會五六千人，都是赤着背拿着刀鎗等器械，猝然的發作起來，蜂擁一樣的一直撲進縣黨部和各學校裏，把房屋器具完全搗毀。當時捕去縣指委汪灑，王志仁，徐政和區常委蔡克堯等八個人；另外省立宿遷中學校長周宣德和縣立中學校長陸懷鐸二人，弄得沒有下落。小刀會同時分派會徒把縣城和電報局包圍，禁絕一切人員出外；一面另派會徒截斷電線，封鎖郵件。並且分住人民的房屋，搜捕黨員和學生，地方上真算是飽受蹂躪了！當會徒入城搗毀黨部和學校的時候，沿途還高叫着「打倒三民主義」「取消縣黨部」「實行陰歷」「仍貼春聯」「拆除講演廳」「修

蓋東嶽廟」等種種的反動口號！

關於宿遷小刀會的暴動情形，還有南京商人何君接到他朋友在二月十七日從宿遷寄來的信可以參考，這信上所述的情形：

吾宿不幸，因官廳禁止陰歷年，賭博，賽會，迎神，賣燈，扣百子，迷信等；小刀會反抗，聚衆數百人。於正月初四日下午，先將教場，演講廳，縣黨部，中山大學，宿遷中學等，均打壞干干淨淨，并捕去工作黨員數人，後經人交涉，始行放回。初五日，又將女子，懷仁中學，商立，以及一切學校，均打抄無餘。初六日，將韓占一，吳議香，朱亞伯，曾子倉，劉鍾祥，葉三先生等人家打抄一空，電報局發電機亦被打壞，人心惶恐萬狀。惟東大街平安，城內因城門關閉，亦尚平安。二酉，日新，同仁三分書局，所有中山像均被撕去。店內人等平安，勿念。初六日有第九師軍隊開來一團鎮壓，少爲平靜，惟仍樂觀耳！

小刀會逐日暴動的情形，都可以從這封信裏看得出來。

(三) 小刀會暴動後的擴大組織

小刀會會徒自從暴動以後，恐怕軍隊的進剿，於是召集各處會徒，以增厚勢力，集合攏來的會徒不下四五萬人，分布在宿遷城附近的河東河西河北三岸。會徒所用的兵器，計有快槍四萬餘枝，其餘都是長鎗大刀一類的器械。在城裏的，大概都是沒有槍的會衆。在會徒中，並且舉出一個姓張的僞首領，那姓張的年已五十多歲，是滿清的秀才，自稱爲小刀會的剿匪總司令。他曾經向縣長童錫坤通知，說他會的勢力可以遠及滕縣各縣，只要一調動，都可以結隊而來，集合在一處的。那童縣長曉得一時候不容易剿滅，所以爲目前計，只要他們能夠不暴動就行了。有些第九師的軍隊從新安鎮運河兩處運到宿遷，駐在城北的玻璃廠裏。會徒聽到這個消息，就警告該部軍隊，不得出駐所南進，也不得吹軍號，否則就要攻擊的。就是縣裏所

籌送給這般駐軍的給養，也給會徒截留下來。現在宿遷的全縣幾乎全罩滿着小刀會的勢力了。

不過小刀會和官廳商店居民還沒有什麼仇視的地方，他們所要得之而甘心所要摧毀的就是黨部和學校二種。

十八、二、二十八日。

七、唐聖人的吃屎教

這是四川晴嵐兄筆述的，並蒙乾初先生加以刪正補充，才成本篇。

(一) 這個可笑的騷動的追憶

這一件事，記不清在什麼時候了，不過明明確確的記得是在日本大地震的前一

年。那時候，在四川社會裏發現了一種極可笑的心理上和生活上騷動。這種騷動，就是令人說起來也不相信的「吃屎教」所鬧的事。

這種騷動的蔓延：橫的方面，起初由一個很小的鄉村漸漸傳佈開來，不到幾個月功夫，蔓延到全省，甚至於全國；豎的方面，起初僅僅是一些鄉村的無知男女受其影響，隨後就是士紳階級以至於知識者的心理也都動搖起來了。

記得那個時候的名流，像熊希齡這般人都有表示信仰吃屎教的電報打到四川，在報紙上發表出來。

真的！那時候，整個的四川社會人心裏，有一種極大的恐怖，這種現象若不是因為不久以後的「預言不驗」而平靜下去，那四川社會或者因此而引起更大的事變也說不定呢！

這個吃屎教，當然是邪氣十足的邪教，專門妖言惑衆，迎合舊社會的心理；這個教發生的時候，正是四川萬教橫流的時代呢！拆穿西洋鏡，這個教的真相，一個

是「淫」字，一個是「財」字，就是掛着教的招牌來達到姦淫婦女和詐欺斂錢的目的！

這件事情已經過去好幾年了，今天和朋友談論宗教問題順便談到這件事，朋友就叫我把這件事情記起來；我對於這件事情的起源與消滅，雖然因為有「與聖為隣」的關係；（我住的地方距聖人的家只有四十里）而比較知道一點，但是那種詳細的經過腦筋裏已經模糊得很；同時因為吃屎教的教人常是嚴守秘密，個中內幕也不容易曉得。現在搖着我的笨兒，把腦裏追憶所得的記下來吧！不過我可以鄭重聲明的：我所記的完完全全是事實，恐怕笑話百出的事實還不祇呢！

（二）唐聖人的創教

夾江縣在成都的南邊，約距三百里。這塊地方，因為偏僻狹小和交通不便的緣故，所以在地理上並不重要，而且文化也比較落後。距夾江縣城約二十餘里，有一個小小的市集，叫做甘江鎮；這裏，就是吃屎教創教主唐聖人的發祥地了！

那地方上的人，大概都是以農爲業，知識非常幼稚，守舊與迷信自然不用說得；唐聖人的出身沒有什麼特別，就是普普通通的種田人家出身，小時候也讀過幾句「詩云」「子曰」，總算中了一個廩生。本來要想在「孔教」這條路上繼續不斷的找尋出路，惜乎「兩聖不並立」，唐聖人的狀元翰林進士舉人的夢總不能實現。唐聖人雖然氣憤不過，却也無可如何，只好收拾功名的觀念了。

唐聖人本來的名字叫做煥章，不過因爲後來「創教」與「預知」的緣故，一般人就稱他爲聖人了。他本來的名字，反而沒有人曉得。

在民國十年左右的時候，唐聖人已有五十餘歲，那個唐聖人所住的地方是屬於第八師師長陳洪範或稱陳皇帝的領域。（稱他陳皇帝的緣故，是因爲防地最高軍事長官就好比防地內的皇帝，無論政治教育實業財政均歸他一個人完全支配。）這位陳皇帝雖然大烟吸得十足，却能不與人爭，保境安民；對於苛捐雜稅也沒有比別的軍人利害，所以地方人民對他的感情還不壞。他在那裏幾年的成績，除了勸人吸烟

種烟，以求「弱民裕官」外，特別爲一般愚夫愚婦所稱道不忘的就是能夠以「教」治地方。這個教，大概是同善社一流的什麼道院。在他所管的各縣，設立道院一類的機關，供給充足的經費，指揮官紳士紳出來提倡，實行「以吸煙者爲政，以爲政者施教」的政策，於是「教化」與「黑化」大行而並著了！

唐聖人，生長在這個地方，自然要受一點感化，而且他天生聖哲非同凡品，眼看這些年代「人心不古」「世道大衰」，一種悲天憫人的熱誠，如何不使發憤救世呢？唐聖人起初也做着西洋傳教士的口吻，常常對着鄉下人說些：「世界的末日到了，我們要爲善自救呀！」這一類的恐嚇話，藉以炫自己先知。蠢如鹿豕而又有家產妻室子女關心極重的農人，雖然求生不得，却乎畏死太甚，他們聽着曾經讀書應過考的「鄉先覺」的話，怎敢不惶恐深信呢？「聰明絕鄉」的唐聖人，看見鄉民這樣容易欺騙，率性張大其辭，聳人聽聞，更進一步就聚衆立社傳起教來了。

據我所知，唐聖人在創教以前，曾經爲着要接近女性，進過耶穌教，後來受人

排斥，所以索性自己倡教了。他們教裏誘姦婦女的事實很多，舉一個小小的例子吧！記得有一位女士嘲笑吃屎教裏的甚麼真人，竹枝辭裏有兩句說：「懷清做事大不該，不該送妹果老配。」懷清就是教裏一個大師兄的名字。這可見他們藉教誘姦婦女的情形了。還有，他們的最大目的，是想藉這種名目，在入教費與樂善好施的善士身上，來解決他個人的經濟問題。凡是進唐聖人的吃屎教的，在第一步教時隨捐贊敬，在第二步教時每人銀五十兩，在第三步……照這樣增加。所以唐煥章由窮人一變而為暴發戶了。

大概唐聖人創教的動機，不外淫與財二點，後來因為信教的人天天加多，聖人也自顧不凡起來了。什麼「上帝的第七子略」、「救世救人略」一類的鬼話，都從唐聖人的教道中流露出來了！

唐聖人的傳教的信徒，在四川方面非常多，有名的如前財政廳長劉榮澤和鄧孝然羅金銑等。大概吳佩孚劉湘等和現在四川的各位軍人都做過唐聖人的弟子，尤其

是當時候當局的大人先生們的太太姨太太和小姐拜唐爲師頂多了。

(三)吃屎教的教情

無論那一種教總有教義，唐聖人的吃屎教也不能例外。

吃屎教裏印好許多小冊子的宣傳品，例如接開寶印世界末日等等，他在宣傳品裏大吹着說：『孔子，耶穌，釋迦牟尼，老子，膜罕默德（還有一個教主記不清了。六教，都偏於一面；我是後來居上，當統一六教。』可見這位天聰天明的唐聖人是集六教之大成了！

吃屎教裏官冕堂皇的教義，總括言之，不外「勸人爲善」四個字。但是，他的「勸人爲善」就是勸人入教——進他的教；換言之：

「爲善就是入教，入教就是爲善。」

爲善是一種很好聽的名詞，如何不令一般善男信女重拜得五體投地呢？所以，

他的教從發生至消滅，官吏並不加以禁止，而且暗中保護，因之傳播極速，信徒很多，不到一年的時候，各縣成立傳道機關不少。在教的未消滅以前，全川的政治界智識界的人，幾乎沒有人敢加以明白的反斥。這不能不算是人心一致向善的表示吧？

吃屎教的教義雖然公開的擴大的宣傳，但對於教的內情，則嚴守秘密。所以入教的手續，極為鄭重。願意入教的，不論老幼男女，經人介紹，須履行下列幾種入教的手續：

- 1 繳入教費；
- 2 向神及教主叩頭致敬；
- 3 宣誓遵守教規，保守秘密。

在入教行禮的時候，是由教裏的忠實同志司引導之責，設香燭茶點，向空禮拜九禮。入教以後，由教主或教主所指定的人，在集合傳教的地方，授以功夫，這功

夫可分爲三步：

第一步是靜坐；

第二步是斷食；

第三步是吃屎。

這基本而重要的功夫，當然是吃屎。據我的一位入過教的親戚告訴我：『入教後的頭一禮拜，教中規定，每天只有兩個雞蛋吃或者喝些酒，旁的就是吃自己排洩出來的屎了。』（按：我這位親戚事前並不知道，等到入教以後，因不願吃屎，就生生挨餓，一禮拜後，已不能動，幾乎送命了，幸而家裏的人知道，將他接回家裏，調養一個多月，才復原狀。）

至於功夫的深淺，完全由教中審定，自己並不知道。傳教的方法，均由口授，并無書籍；入教以後，對於教義只有誠意的接受，不能稍加懷疑；如果懷疑的，不但沒有成功的希望，而且將受神的譴責呢！

(四) 吃屎教的消滅

吃屎教的總機關，本來就在唐聖人所住的地方；後來，因為教徒日衆，教的機關分佈各縣，唐聖人爲指揮便利起見，就將教的總機關搬到成都了。不過唐聖人所住的夾江縣地方是聖人發祥的地方，所以夾江縣裏受唐聖人教化的信徒很有幾個，封有十二個真人。這十二真人中，有一個張懷清的，因為喜歡拈鬚子，所以被封爲「拈鬚真人」；有一個江文波的，被封爲「強笑真人」；所有十二真人的名目，大概都是這樣可笑的。這我們不去管他了。

再說他自從搬到成都以後，唐聖人就大肆宣傳，發表出一個驚人的預言，說：『地球要在五月五日那天要毀滅了！』可是，到那天，地球似乎是沒有服從預言的命令。

後來，又發表他第二次的驚人的預言，說：『到了八月十五那天，地球一定要

崩毀，人類要受極大的災禍，惟有人教的可免！」並且他傳佈教人避免浩劫的方法，印成小冊子，以廣傳播。

這一來，入教的人更多，唐聖人是變成了現世的唯一救主了。一般人都以為如果唐聖人的話不幸而言中，豈不危險，所以有許多人都在八月十五日以前，遵奉唐聖人的話，搭蓋茅屋，預備食物，以防不測。在八月二十三那幾天，街頭上做賣點心生意的都是利市百倍，很多中戶人家自己製備糕餅，以便臨到半個月混沌的時候不致發生食物的恐慌。這個時候，人心浮動，很像就有大禍降臨一樣。到了八月十五日那天，有很多人都藏在家裏，不敢出來。當時有一個團練局長王懷如，在那天晚上藏在家裏，身子靠在椅子上微微地睡了，婢女怕他睡中受寒，扶起他的脚烘火；這一來，把王懷如從夢中驚醒，以為是地球動搖把他的脚震動了，於是急急忙忙地趕快鑽進他已經搭造好的草蓬裏的草堆裏；一直到了第二天的天明，還是在草堆裏驚惶着問：「現在地球還震動嗎？還震動嗎？」後來家裏的人把他從草堆裏拖出

來，他的面孔發青的樣子呢！還有一件可笑的事實，八月十五這天晚上，世俗本有敬天祀神的迷信，有一家因為迷信太過，一切都預備妥當；晚間正在敬神的時候，有無賴多人在外面向這家屋瓦上拋擲沙石，這家人聽着，以為鬼神已到，世界末日將臨，惶恐避匿；無賴就乘機走進去，偷了一大把東西嘻嘻哈哈而去了！

這分明是一般人受了唐聖人的暗示而大家害了神經病了；因為到了這天的時候，竟平平安安的過去，不但沒有應驗唐聖人那樣的預言，甚至連地球都不會動一下呵！

經過這一下，一般人對於唐聖人的信仰心，好像唐聖人所說地球動搖的一樣動搖起來了。

這時候，在教的方面，發現了聚衆斂錢招搖撞騙的好些事實。同時，因為借傳教為名誘姦了一位軍官的姨太太，觸了有力者的怒。有些聰明點的人也知道這個教的靠不住，就請官廳加以取締，並且要通緝唐聖人。唐聖人曉得紙老虎已經揭破，

成都已住不得了，於是乎帶了一筆教費仍然跑回家去，過他的田舍翁的生活：這個教從此消滅了。

我多時沒有回四川了，聽說吃屎教教主唐聖人至今還活着，「道不行」則退而自習其道，說不定這位唐聖人在「舉世擾攘」之時，以吃屎自娛呢！

我還聽見人家說：唐煥章現在在漢口方面進行傳教，說不定還有什麼類於地球末日的妖言製造出來。噯呀！這個老兒真正可惡呢！

十八、一、十九日

八 同善社的秘密

這也是鄭先生告訴我的，我就把他所說的筆記下來。

(一) 秘密的公開

同善社的內容是非常神秘的，他們絕不願意使社外的人曉得；所以同善社這樣東西，倒不是稱他做「獨善其社」的「獨善社」吧！我的素性，最喜歡知道一切新奇古怪的內容，往往用了種種的方法去探刺去追求，所以我也曾經做過同善社裏的過來人。社裏最重要的信條，就是不准洩漏社裏的秘密；現在我却是我個人所曉得的同善社裏的秘密發表出來，與「天下同善」了：這是同善社秘密的公開的由來。

底下所說的內容當然也許有不準確和不詳盡的地方，這是因為我所入未深的緣故。這好像是祇看到樹的橫切，沒有看到樹的全部；但是說不定這橫切的一部分就可以代表樹的全部分呢！

(二) 同善社的起源

據說：同善社是發源於四川的，同善社的始祖是一個老和尚。

這個老和尚很有學問，他底下有很多的門徒。在門徒中有一種叫做「居士」的，就是深信着佛的道理而沒有出家。後來，這許多居士就是同善社的重要發起人。社裏最重要的「社義」，就是主張「三教合一」——儒，釋，道三教合一。

社外批評同善社的人，可以分爲三種：一種人認爲同善社是有道理的；一種人認爲同善社是專門驅錢的；還有一種人以爲同善社裏含有極大的陰謀，如復辟等事。但是，同善社的傳佈異常迅速，從四川傳至湖北；一面從湖北南至湖南，一直至廣州；一面從湖北北至中州，一直至北京。不斷的蔓延傳佈，全國各省各縣沒有一處沒有同善社的組織了。

同善社的組織是這樣的普遍，同善社的潛勢力是這樣的雄厚，真正令人可驚！

(三) 同善社的組織

同善社裏邊的師父分爲二種：一種叫做開道師，還有一種叫做啓示師。

要進同善社的，須有二個社員的介紹；在進社的時候，壇寫「志願書」一張，繳納「輔道金」一元，在黃紙上寫下疏文、這疏文的開句，是：

「瑤池宮中，無極太上，無極天尊，諸聖諸佛諸賢諸帝諸王」

而自己自稱的署名是「衆生」二個字，並且寫明白：

「請求大道，三教歸宗，如將道自相授受，願五雷辟身！」

寫完了疏文，社裏的人就把新入社的五六人或七八人帶到壇上，壇上掛着聖像，聖像前的桌子上燒着香燭。啓示師帶領衆人跪在壇上，行三跪九叩首的禮節。再求紙團，一個紙團是有准字的，只要求出「准」字就可以收爲弟子；還有一個紙團是沒有字的，求出沒有字的紙團就不收爲弟子。得到「准」字的就要謝聖，叩頭一百個；求不到准字的當時再求，或者改日再求。如果都得到准字了，那麼由啓示師傳道，可以從事修道方法的練習了。

(四)同善社修道的方法

同善社修道的方法，是這樣的：首先，將身子坐着，把兩腿直纏着，這叫做「調息」。調息到十分鐘的光景，二腿就盤坐起來，手左右合攏抱着，成功太極之勢。那時候的眼睛，不閉也不開，舌尖頂在上顎，牙齒合着。頂要緊的，就是眼睛的注視要向着鼻的中間，因為這鼻中間的地方叫做「性竅」，聽說這是同善社裏最大的秘密，其他的話還可以告訴別人，惟有這一點是不可以告訴別人的。坐功的時間，二十分鐘至二三點鐘沒有一定的；能夠愈長愈好。

修道的功夫，共分為十五層，以上所舉的不過是第一層的功夫。第一層功夫修完，進一步修第二層功夫。不過要修第二層的就先要再求，求准了才可以修習。再一直從第三層到第四層，凡是求得第四層的，就可以做啓示師了。修到第六第七層，還可以見得到；至於能夠修到十四層或十二三層的就以三天不吃飯，這彷彿進

了仙境了，不過，像這種境地，只聽到人家這樣說，却從來很少看見過有這樣的人。

啓示師說：「孔子說過：『參乎！吾道一以貫之。』，這個「一」就是道呵！又在大學上又說過：「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這「得」就是得這個道呵！從這裏可以曉得孔夫子也是曉得釋道的，不過到了曾子以後就失傳了！」

站在同善社的立場來宣傳的人，說：「學這種道的人，可以不老成仙，可以不死。」這種話，我們只當他吹牛就是了。不過，行道的時候有三戒，這三戒，是：

1 行道後在二十四小時內不能行房事；

2 極熱極冷的時候不能行坐功；

3 在剃頭店裏不要給理髮匠捏身，因為在捏身的時候怕把道也捏去了，這是何等危險而應該謹慎小心的一件事呵！

以上所說的是內功，內功在修道上的重要可知；還有值得重視的，就是外功了。外功的計算，完全在介紹社員，介紹一個人記一個功。

(五) 湖南同善的全盛與沒落

別地方的同善社，我不很清楚，現在把湖南同善社的情形約略說說吧！

湖南省的同善社雖然不是比衆不同的特別發達，但總不比其他各省來得少。凡是湖南的軍政長官都是相信同善社的，而且有許多加入同善社的。湖南的各府各縣都有同善社的分社，房子的構造非常華美，產業也很多。凡是女子信同善社的，也得入社叫做「坤道」。

從民國五年起到民國十六年，同善社的分社一天天發達，同善社的勢力一天天擴大；因為他多年沒有什麼顯著的陰謀暴露出來，所以也沒有遭着什麼打擊！一直到黨軍打到湖南，湖南的同善社才弄到完全撲滅的地步。湖南同善社的勢力，從此

沒落了！

十八、二、四日

(六)同善社的多善

以上記的是鄭先生告訴我的，十七年八月左右見湖北民國日報紀善堂名目一則，一併錄在這地。

不論是都市或內地，中國的慈善機關遍地皆是，正是合着「中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這是無疑的，是同善社諸君子努力下來的偉大的成績！舉一個例子，武昌方面，據十七年七月份的統計，慈善機關合計五十所。這五十所善堂的名稱：

- 一、武昌善堂聯合會；
- 二、衛生善堂；
- 三、滋善善堂；
- 四、福善善堂；
- 五、

普濟善堂；六、原善善堂；七、明德社；八、治善善堂；九、益善善堂；十、敦善善堂；十一、惠濟善堂；十二、存善善堂；十三、敬善堂；十四、濟善堂；十五、聚善善堂；十六、崇文五社；十七、道善善堂；十八、三善善堂；十九、宏道善堂；二十、普安善堂；二十一、永善善堂；二十二、衡善善堂；二十三、敦義善堂；二十四、敬節堂；二十五、積善善堂；二十六、賓陽東社；二十七、全善善堂；二十八、同正善堂；二十九、茲生善堂；三十、新興一社；三十一、崇德社；三十二、尤善善堂；三十三、培善善堂；三十四、培濟善堂；三十五、福善善堂；三十六、真宮祠；三十七、至善善堂；三十八、惠安社；三十九、敬德社；四十、崇文三四社；四十一、金沙東西社；四十二、恆善善堂；四十三、保安善社；四十四、誠善善堂；四十五、同善善堂；四十六、中社；四十七、玄真社；四十八、京山會館；四十九、忠孝社；五十、大東社。

這張善堂的堂單開列出來，可見善堂之多真正令人可驚！別的賬我們不去算，單算算在各善堂裏活動奔走而「以善治其生」的人有多少？這般人戴着善的帽子，穿着善的衣服，從嘴巴裏一直到消化出來的沒有不是善的成分。這種鑿善財的善棍，大概都是同善社裏的忠實信徒？像這樣下去，豈不是要變成「同善不除，大盜不止」呢！

九、開封的眞命天子

這是介仁兄記的，這件事是介仁兄在開封學校裏做學生時代自己親眼看見的。

湖南省的開封縣是古時東周、梁、宋許多朝代建都的地方。有不少可紀念的古

跡，是各朝所遺留下來的；其中，尤其值得最珍寶的紀念品，就是開封城裏的一座龍廷。

我們看到這一座龍廷，就可以曉得這是歷代皇帝天天在這個地方大會羣臣稱孤道寡的地方；不論是一雙朽爛的鞋子和一塊碎磚都是希世的珍寶，只要是皇帝遺留下來的；何況，這是一座龍廷呢！我所要說的開封真命天子的故事，就是從這座龍廷發生出來的。

在敘述我所親見的這件真命天子的事實以前，我還要補引一個故事，這好比是做小說的楔子呢！

這是算不清在什麼年代了，大概是在明朝吧？這一個廢棄以後沒有人坐的開封龍廷，和一個拾糞童子發生了可笑的關係。本來，誰也不敢去坐這個龍廷，不論一般的文人武士；却是偏偏有一個拾糞的小孩子，拾糞到龍廷附近的地方，居然異想天開要坐這一座沒有人坐而也沒有人敢坐的龍廷寶座。於是，他手裏拿糞叉，像煞

有介事裝出登基坐朝的樣子，表現出他的「狗糞皇帝」的特點。並且，這位狗糞皇帝還領導許多小孩子朝王，也分爲文武官吏，封出大臣宰相等等。

這件帶有兒戲色彩的事，不曉怎樣給北京當朝的皇帝曉得了，於是就派兵前來征討這位皇帝。在開封的老百姓不懂皇朝興師遠征的緣故，都嚇得驚惶起來了。這般皇兵向大家查問開封有人稱造反的事情，老百姓都說沒有這回事。後來到龍廷的地方，却是發見了一個十多歲的小孩子坐在那皇椅上，兩旁站着許多小孩子，好像皇帝坐朝大會羣臣的樣子。這明明是一件小孩子兒戲的事，算不得什麼造反，皇兵就把事實的真相報告了北京的皇帝。北京皇帝非常高興這件事是出於拾糞童子的兒戲，對於他的天下江山沒有什麼損失的地方；却是爲着怕這種事弄假成真，防患未然起見，就下令把這個開封的龍廷，改成廟宇的規模，在以前皇帝坐位的地方塑一個老天爺的神像。從此，開封的龍廷就變成了天爺的龍廷了。

好，說到這裏，我就要引上我所親見這件事的本文了。

自從龍廷的舊址改塑天爺像以後，神威震於遠近四方，尤其引起了遠近鄉民的迷信，大家向着天爺參神朝拜，點燒香火。在每年的正月初九和二月二日，這二天是朝拜天神最盛的日子了。只要到了這二天，迷信的鄉民男男女女老少全都來了，窮的人騎着土騾，有錢的人騎着馬或者乘轎車，都是興高采烈，人擠着人，腳跟着腳跟着，擁到天爺神像之前求福。這種參拜天爺的羣衆，不限於開封，就是其他各縣的也很不少，遠地的鄉民踏着幾百里幾千里的路程，受盡風霜雨雪的痛苦，乘着一片的誠心，團結成有組織的進香團體，他們不惜花去很多的錢和很多的時光。

在民國九年的正月，四方八面的人到開封來燒香的格外多，開封城內城外各旅館的客棧全都住滿了。甚至有的臨時把住房出租給這般燒香會會員居住。當時，開封城內刷絨街有新建造好的一座計有幾十間的房子，這裏也是由男女老少的燒香客住滿了。住在這個裏邊的香客似乎和普通的香客不同一點：普通的香客住到正月初

九的樣子都回家去了，惟有這般香客一直從正月初住到正月底。在這一點上，引起了一般人的注意。在這個刷絨街新房子的房東的心理呢，（房東姓謝。）一面覺得驚疑，一面覺得他的財運比衆不同，可以多掙一把錢。後來，却是發見這般香客，不是久住下去，而且是積草屯糧，好像行軍的準備一樣。房東索性走進他們住的房間裏窺探一下，只見他們男女都是短裝武備，如將臨戰場一樣。這可見這般人明明是化裝造反的暴徒，不是一意參神的信士。房東深怕鬧出什麼亂子自己要吃虧。他主意打定，就偷偷地到警察局一五一十報告了。警察局裏接了這種報告，馬上就派出署員一個，巡邏一個，警察二名，一共四個人，去偵探這般香客的實際情形。四個進了這刷絨街海泉里的新房子裏，只見滿院的男女老少都被髮跪在地上，向着一個身穿黃綾馬褂端端正正坐在棹上的一個人叩頭，這一位身穿黃衣的人好像唱戲裏所飾的皇帝一樣。在黃衣人的兩旁邊，還站着手持兵器的幾位壯漢，好像站班的樣子。警察看見這種情形，以為鄉民在那裏表演戲劇。

「噢！你們可在這地習練唱戲嗎？」警察笑嘻嘻地問鄉民。「今天（二月一日）是我們朝王參駕的日子呀！你是什麼人，胆敢冒犯我們皇帝的威儀呢？」

鄉民這樣回答警察以後，跟着，祇聽得「殺」的一聲突然叫出來，幾個手持刀鎗的武士向四個警察身上刺過來了。警察見勢不佳，也用刀來還擊。肉搏的結果，署員巡邏和一個警兵都被傷，還有一個警兵在肉搏的時候乘機逃走，到局裏報告了。其中，被傷的三人之中，一個署員和一個警察傷勢格外重些，不久氣絕，那個受着衆人朝拜的皇帝就下命用蓆子捲起焚燒，以謝天爺，沒有多少時候把二人捲起丟在火裏燒了。還有一個巡邏，頭部受傷，血流滿面，臥地假死，他聽得要依次焚燒尸身，就突然爬起身來向外逃跑了。這個巡邏逃到街上的時候，走到較遠地方，才定一定氣，回頭看時，只見海泉里的新房子都起火了。大概這個火是燒尸身的火所蔓延出來的。不久，大隊的武裝警兵和荷鎗實彈的陸軍已經紛紛趕到門前，整備衝進海泉里；那時鄉民早有整備，就從裏邊向外發鎗，打死了幾個軍警。這時新房被火

燃燒，紅光冲天；兩面相攻的鎗聲和火燒時的嗶剝聲，不絕於耳。只見火光裏跳出美貌的少年女子，披着髮，在屋頂上來往跳躍，好像在那裏作法的樣子。那時救火的消防隊都遠遠地站着，不敢上屋救火，惟有陸軍隊和武裝警察用全力向火光處包圍射擊。後來等到新房子燒完了，鄉民的子彈也打完了，軍隊才敢走進去捉人。那時候身穿黃衣的皇帝和許多文武男女都躲身在一個房子裏，有的向着軍警叩頭，有的嚇得半死的樣子，都燒得破衣爛面，不成人樣。軍警就把這些人都捉住了，提出其中十八九歲的一個男子，嚴刑訊問，那男子就供說：

「在中間有一個皇帝，預備明天（二月二日）在龍廷上坐朝稱皇了。還有一位是皇帝的娘娘，就是皇后，身上懷孕，據說所懷的孕就是真命天子，到明天早晨就可以出世；這個真命天子一出世就會說話，能夠指點人家趨利避害，並練有仙鞭一根，到二月二日法術圓滿，將此鞭一揮，全城人口即如醉如癡，其中如有壞人，馬上就死。……」

軍警聽了這番話，就把衆人當中的皇帝拖出來，當場鎗斃；又把身懷真命天子的娘娘找着，用刺刀直刺其腹，將腹中的胎兒一刀刀切成肉醬的樣子。其次，把附從的一羣人一個個細綁起來，送到戒嚴司令部候訊。同時加派軍警，到各旅館嚴查，碰到有證據和形跡可疑的人，統統捉起來。

這件真命天子的事，就是這樣告終。可是，這一樣，一般人到開封燒香的就受了一個打擊了！

在事後，火燒的地方，我都去看的；事前當然無從曉得他們的內幕，所以紀載不免有隔靴搔癢的地方。至於入民國以來，河南稱皇稱帝的事着實不少，也許是「中州王氣之所鍾」的緣故，這是我無從紀載了。

十八、二、十四日。

寫在「開封的真命天子」以後

介仁兄寫好了開封的眞命天子以後，我向他討問事實，他忽然想起了他十年前在開封的同學趙九章來，說是他也很曉得這件事；而九章兄正是我近半年來常常晤談的知友，於是就介紹他們二個闊別已十載的老同學會面了！九章兄答應我爲這件事寫信到開封朋友那裏考查當時詳細的情形，並承九章兄的哥哥龍章兄寫成本篇書後，因爲龍章兄當時也是在開封讀書的。

看介人所記的開封的眞命天子，事實非常詳晰。當時候，我也在開封的高級小學讀書，校址在後營門，刷絨街是每日必經的地方。那時，是我將要畢業的時候，

正在補習功課，預備受畢業試驗。

二月一日上午十時，我們全班的學生正在聚精會神的研究功課，忽然聽得外面鎗聲大作，教室裏登時顯現出紛亂的景象。教師一面鎮壓學生不要浮動，一面派校役出去打聽鎗聲從何而來。沒有多少時候，夫役慌慌張張，回來報告說：『住在海泉里的香客借燒香爲名實行造反了，事情破露，給軍警圍捕，現在房子燒了，造反的人，打死的打死，抓去的抓去了！』這一來，教室中的空氣就平靜下來了。經事後打聽所得到的事實，和介仁所記的沒有什麼兩樣。

最後，我在這地說一句話，就是：河南這個地方，本來帶着一種神秘的色彩，人情非常強悍，只要撫治不得其當，抗捐抗租的事常常發生。況且封建思想深入人心，例如大地主看戲回家，就要受戲中稱孤道寡種種表演的暗示，可以仗着大地主的威勢，用丞相待其莊客，用臣民待其莊漢，積而久之，不期而然存着做皇帝的思想了！甚至由思想而表之於事實了！

總之，迷信不除，風氣不開，真不曉得要葬送許多無知的可憐蟲呢！

十八、二、十五日。

十、峨嵋山的土皇帝——朱復明

本篇是崇陽兄替我記的。

「峨嵋天下秀」這句諺語，引起了许多人的心嚮神往；的雅，像峨嵋這樣的秀麗幽靜的風景，這句話並不算得什麼過譽。

却是在秀麗的峨嵋曾經發生了一件江水洗不干淨的污點的事，這就是朱復明做土皇帝的事了。

這並不是我喜歡故意說嘮叨的話，如果要把朱復明做土皇帝的事從根尋源的說

起，就要把到峨嵋山的人分析一下。

凡是到峨嵋山的，根據他們心理上和生活上的不同，可以分爲：

- 1 專爲遊覽風景的；
- 2 佛家弟子——僧人和準僧人；
- 3 參神拜佛的迷信的善男信女。

遊覽風景的人大概都是有正當的職業，佛家子弟不問人間世事的紛擾；惟有參神拜佛的善男信女就非常複雜了。大概善男信女中，最多的是無知無識的農民，和少數的商人，這些人對於神道的迷信，好像浸在血液裏，透進骨髓裏。他們在一年種罷田做好生意的時候——大概在陰歷五月或八月，或者是在新年，大家就組織起來，少者數十，多者數百，集合成會，男男女女老幼幼結着羣扒上峨嵋山去；大家誠誠心心拜完了神就回家去了，這好像成了每年一種的功課，這種功課和種田做生意有同樣的必要。這般人到峨嵋山參神拜佛的驅使，就是他們相信峨嵋山的神佛

能夠給他們種種的幸福。這種到峨嵋山參拜的人，普通的名稱叫做「居士」；這種上峨嵋山的人，如果地方安靖交通無阻的話，每年總不下十多萬人。這十多萬人的份子自然非常複雜，在衆多的複雜的份子中間，自然不免有希奇古怪的事件發生。話也不必再拉長，可以在這裏總核地說：朱復明做土皇帝的事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發生出來的。

事情是這樣的：

萬年寺是峨嵋山有名的廟宇之一，廟的建築非常莊嚴偉大，地位在半山之中。每年的香火很盛，最盛的時候寄住在廟裏的居士總在千數以上。

有一年，（總在十年以前了）廟裏寄宿着榮縣，威遠縣等地的居士百多人，其中男女老幼都有：這本來是極平常的一件事值不得什麼注意。不過，這羣人當中，有一位老年的人彷彿是他們的顧問；還有一個中年的，彷彿是他們最尊敬的領袖；一羣人都服從領袖的命令：這一點就是比較可異的地方。他們也和平常的居士一樣，

做參神拜佛的功夫；可是一住久了，他們的秘密終於洩漏出來了。最先，是廟裏的和尙發覺他們的陰謀，就是：這羣的人是要擁戴真命天子出世的，這中年的人就是皇帝，老年的人就是軍師。可是這一羣人也曉得了和尙已經看穿了他們的陰謀，他們就用種種的恐嚇手段，使和尙不敢洩漏消息。這樣，他們在廟裏更加明目張胆，索性設壇演術起來了。這時候，他們一面製備舊式的刀戟等爲武器及旗幟，一面購買許多的米麥，同時又派人到峨眉縣裏去定製龍服冠冕一類的東西……

：這一羣人籌備擁戴真命天子登極，真忙得像煞有介事的樣子呢！

這個時候，已經驚動了地方上的官吏了，就派人到峨眉山上來調查；調查的人被這羣人捉住了，他們以爲要起事就要使出一個「下馬威」來，就將來山調查的奸細的耳朵割去一隻，仍然放他回去，並由他帶回一封信，裏面是稱孤道寡這一類的聖諭，而且勸縣長早早歸順以便做個開國的順臣……却是這個縣長始終沒有接受這個皇帝的「宏恩大德」，反而調集官兵，居然與兵犯上了。

官兵一到峨嵋山的萬年寺，就團團的包圍起來。起初，官兵還怕他們果真具有邪術，子彈槍砲到時不能應用，所以預先預備許多污穢的東西用來鎮壓。廟裏的人沒有槍砲，只有刀劍一類的東西；這個時候，就有幾十個「御林侍衛」，手裏拿着杏黃旗，嘴裏叫着咒語，跳跳躍躍地衝出廟門，高呼「打不着！打不着！……」的口號。但是，不幸得很，官兵方面槍聲一響，他們裏頭就有幾個睡倒地下扒不起來了，其餘的人也顧不得「我皇萬歲」，竟四散奔逃而去了。官兵進廟以後，就輕輕地把這位「真命天子」和皇后皇妃軍師丞相等等細綁起來，抄出「傳國之寶」，大小旗幟，舊式兵器糧食不少；最可笑的，他們的旗幟上面還有許多的字，好像替天行道，討民伐罪略，奉天承運皇帝略！還有些似通非通的神話，我一時記不得了。

這位被官兵捉住的真命天子朱復明和皇后軍師等一行人，從峨嵋山架下來，一直綁到縣城裏去；却是轟動了鄉間的男男女女老老幼幼，都要看看這位真命天子的真面目，當時我也是擠在衆人中的一個。不久，真命天子從羣衆擠擁的地段分開一

條路，被架着穿過去，面上好像露鎮靜從容的氣象，向兩旁的人點點頭。仔細打量這真命天子的面相，真是又醜又黑，簡直和豬獠的壽頭相差不多；所謂皇后也者，是年已四十以外的鄉下老太婆，面上畫着粗而黑的皺紋；其餘什麼丞相之類，都是黑漆一團的樣子，面部堆滿的蠢氣。唔！我曉得了，惟有這一般的蠢東西才鬧着「真命天子」的巴戲的呵！不過，這土皇帝朱復明也有一點特別的地方，就是朱復明的屁股上有一個圓的肉瘤，這肉瘤也許是他貴為天子的特點吧？但是貴相為什麼生在屁股上，這也許就是他殺身的不祥之兆吧？

四川各縣稱皇稱帝的事還有幾件，祇有這朱復明皇帝是我親眼看見的，所以格外記得牢些，其他可不曉得了。

十八、一、二十五日

十一、山東的皇帝出世

(一) 天下第一王

真命天子的思想，嵌在一般人化石樣的腦筋裏。在這種思想沒有根本剷除以前，皇帝的出世並不算得奇事。

山東，本來是禮義之邦，不是「君不君臣不臣」的地方，所以山東地方，皇帝的出世也陸續不絕，尤其是最近。

十八年新年前後的時候，駐紮在山東諸城日照一帶地方的顧震有一個報告剷除巨匪的電報到京，述及「有匪稱王」的一件事，電上說：

……又雙羊店一帶，時有巨匪劉玉庭等，騷擾地方，燒殺姦搶，民不堪命。月初該匪聯合馬廷元等，佔領雙羊店，自稱天下第一王，民衆相率逃避，十室九空。查獨立稱王，爲我黨國所例禁。職除應民衆之請求外，特於元日派盛旅趙旅，前往痛剿，以期殲滅，激戰四小時，匪勢不支，向

鉅成方面退走。職當派隊尾追，當場斃四十餘，俘虜匪首劉玉廷等二十餘，獲鎗二十餘支。地方秩序稍定，人民相安，除將劉玉廷梟首示衆外，所有逃至拒城河之匪，於寒日拂曉，經我盛旅當頭痛擊，雙方激戰四小時，我官兵奮勇異常，直搗匪穴……

然而，山東的奇事，還不祇是「天下第一王」呢，更有趣的是山東長山縣所發現的皇帝了。

(二)長山縣的皇帝

關於長山縣皇帝的事，可以分別記載如下：

一、這個帝制餘孽的由來！——長山縣周村地方，有一種叫做飯一道者，又叫做一心堂，或叫做淨地會。這個會裏的首領，叫做馬士偉，又稱馬秀一，這老兒已經有六十多歲的年紀了。老兒穿的衣服，老兒的脾氣，老兒的思想，是和六十年前的

完全沒有兩樣，可以說是二十世紀的老腐敗，他一心一念所想着的就是帝制。舊社會裏和他表同情的自然不少，這好比是「物以類聚垃圾一堆」；不過他們黨裏的行動非常秘密，外邊的人無從聽得的。聽說：凡是要進他們的黨的，就要把自己所有的房產土地，一律交給黨裏，家裏老老小小的吃和穿也可以由黨裏供給，這種性質好像和時髦口吻所說的「共產」相彷彿。他們的活動，是借着辦慈善爲名，暗地招聚羽黨，秘密中做恢復帝制的工作。最初發動大概在民國三四年的時候，附近鄉民進黨的人數極多；到近來，他們的勢力，已波及桓台，淄川，博山，鄒平，臨淄等縣，黨羽的總數不下數千人。紅槍會和民團受他們指揮的很多。黨裏所有的財產總額約值千萬元以上。

二、到處逢迎拍馬，無人干涉——馬士偉等爲着保全黨羽的實力起見，到處向着有實力的人逢迎拍馬，以免遭到干涉，尤其在山東政局發生變動的時候。他們爲着達到他們的目的起見，常常拿着大宗的款子來運動有力要人。聽說在張宗昌時代

，馬仕偉等曾經用捐助陸軍醫院的名義，賄送金條六十四根，大洋十萬元。到了五三慘案發生以後，馬等派代表到濟南，向維持會和警察當局接洽，願意每月助款三萬元，請添招兩隊保安隊保衛濟南，維持會和警察當局就把這錢受下了。

三、立旗建都，擇日即位——濟南慘案解決無期，山東的一半佔在日本兵的手裏，國軍反而不能顧問。在這種混亂情況之下，實在給他們一種很好的機會。於是他們就製造種種的謠言，說是：「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民國將滅，帝制復興。」並且製造黃天龍旗多面，下令令把周村改做中京，就預備在周村附近即皇帝位。許多無知的愚民，盲從的附和的不下幾萬人。馬士偉在一月三十日發表宣言，定於舊歷十二月二十三日（即陽歷二月二日）在周村即皇帝位。並且已委任王幼平做內閣學士，外務大臣，並兼任長山縣縣長。

附注：山東這件事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我很想曉得這件事的詳細內容怎樣，曾經托朋友注意山東的報紙，不意竟找不到較詳細的記載了；不得已，權

且把滬報和京報所載的用語體文分段寫出吧！

十八、二、六日。

十二、妖言的貫通南北

『北京胡大人，死後三日還陽，說今年人死一半。五月初一瘟神下界，六月人死八分。若不信者，身得大病，口吐鮮血而亡。若是虛言，男盜女娼。有仁人君子，傳送一張，可保自身之災，傳送十張，可保一家之災，即有效驗。湖北有宋姓等二位大人，在京做官，回家演說：今年人死無數，若不信者，七月八月間，妖怪出世，半夜叫門，不要答應。五月五日以後，初十、十一、十二、十三日以後可不吃飯，過午開飯，當用破法，硃砂三分，帶在身邊，可能解之，五月十三日，天下紅雨，三、六、九，即利大吉。』

這是今年五月間，流行於兩湖方面的妖言。當時，公安局方面，出佈告取締

這種妖言：

「爲佈告事：照得妖言惑衆，爲宵小不二法門；而禁邪闢謠，乃本局唯一責任。比年以來，政局變遷，共匪肆虐，羣盜如毛，棘地荆天，已演成恐怖時代，而地方一般流氓地痞，動輒利用時機造謠生事。核其用意，不使人人自危不止。言念及此，殊堪痛恨！近由本局接得傳單一紙，預言本年瘟疫，一則曰某日將有瘟神下界，再則曰某日將有妖怪出世。假鬼語以惑人，借迷信以欺世。當此青天白日之下，豈容若輩鬼蜮，施其伎倆？近查鄂西一帶，神匪猖獗，非若輩潛伏武漢散佈邪說，乘間思逞；即係共匪另換手段，別有用意，亟應嚴切查禁，以安人心，除分令所屬嚴拿散發此項傳單之人，以便根究外，爲此佈告，仰各商民人等，一律知悉。倘敢爲其所惑，自相驚擾，代發傳單者，即以抗命論！切切此佈！」

關於這一個妖言惑衆的傳單。自然暗地散發得不少，所以這傳單的內容也變成

大同小異；有的寫成這樣簡單的句子：『請看今年的瘟疫！北京胡大人死後，三日還陽；說今年五月初瘟神下界，至六月間，人民要死十分之八，若不信者必口吐鮮血而亡！……』

不久，這個謠言又傳到廣州市了，如香港華字日報六月二十二日所載：

『妖言惑衆，本干法禁；而今日廣州市之一般社會，尤其是婦女界，則竟爲妖言所包圍，不可究詰。在此科學昌明時代，尙有此怪象，誠足令人驚異！在最近廣州市中，有幾種神話印刷品，最爲流行，而以所謂『劉伯溫救劫碑』一類爲尤多。文中謠言，無非借兵災瘟疫，死人若干；及如何如何可以祈禱免禍以惑人，末則勸人代爲出資，廣事宣傳，可祛災難之一片荒誕語。查傳佈神話者，最先原爲一湖北人，嗣爲武漢公安局嚴厲查禁，遂展轉而流傳於廣州。至其中有無另具作用，雖未可知，而一般無知愚民則已受其催眠；馴至家家戶戶，香花膜拜，競相出資，代爲印刷宣傳。故近日市內時見少年

婦女，沿街派送該項神話印刷品，儼與宣傳員無異。而一般投機印務局，遂藉爲謀利機會，預先製定待沽，每千售銀二三元不等，靡不利市三倍。而廣州佛山江門肇慶梧州一帶，瞬息都遍。在此妖言瀰漫中，其怪象亦有足述者，如：公安局毗連之南朝街，竟有神棍在此搭棚供奉觀音，鎮壓災禍，招聚無知婦女，不分晝夜，燒香膜拜，哄鬧異常。又同時市北之三元里，亦演迎神怪劇，由該鄉民團局，派出武裝團兵數十名。攜槍實彈，至英德帽峯山迎一木偶回鄉供奉；因而哄動市中男女，千百成羣，前往參神求財，怪象百出。同時又喧傳惠愛路城隍廟內，有神遺下錦匣在該廟內，無論何人，不得開視；因之亦喧動無數男女，前往該廟參觀錦匣，但結果仍是虛無烏有。而神話流行，人心浮動，其愚誠可哂！」

讀這個妖言，有幾點值得注意：

一、妖言的出發點的「北京」，因爲據兩湖流行的傳單上有「北京胡大人死後

三日還陽」及「湖北有宋姓等二位大人，在京做官回家演說」的話。

二、妖言的流布是由「北京」一直到廣州。中國的交通實在太不便利，而這個妖言的搭客，直捷地從北京為起點，依着京漢綫而至兩湖，靠着尚未告成的粵漢綫而直達中國極南的廣州市；這條妖言的路綫簡直貫通了中國的南北。

三、妖言的宣傳中，滲進「演說」「傳單」這一類新式方法；而且用連環式的宣傳法，如「傳送一張，可保自身之災；傳送十張，可保一家之災」可以佈印於無窮。

至於這個謠言的作用，這是很可以瞭然的。因為五六月間的北京是鬻匪治下的北京，一切的反動勢力都集中於「北京」，像「張天師」這般人是「張大元帥」的高等顧問，這個妖言，也許是他們所玩的法寶。當時，京津路戰雲彌漫，妖氣自然敵不過殺氣，所以從比較平靜而荒僻的京漢綫流竄到廣東了。

十七、九、十日、

附：爲「胡大人」答江先生

昨晚從書坊裏讀到四卷四期的貢獻，內中載着一位江先生的關於「胡大人」的小品，還關涉到我。

江先生開頭幾句不相干的話，似乎與本題無涉，用不着我來回答；不過江先生從不相干的話拖泥帶水地，引到我的拙作「民風叢話」，好像以前的所謂「嚇得我不敢則聲」，現在是有了什麼話柄可揪，就把「不敢則聲」的「聲」發在我的身上：這一點或許就是江先生做這一篇小品的推動力吧！

本來我所寫的「妖言的貫通南北」是列在叢話的第一則，不料寄到覺悟裏，把我第一則刪去，我有些奇怪，後來在貢獻裏看到江先生關於胡大人傳單的話，我就明白覺悟編輯先生疑心我是抄了江先生的「胡大人」，我就寫信給編輯先生說明：「我在搜集到這種材料之先沒有看到江先生的「胡大人」，可以說是不約而同的發

見，或者可以供江先生的參考，況且我所舉的材料也不盡同于江先生；如果有什麼閒話，我來擔當。」這樣，這個「胡大人妖言」便在第五則裏登出來了。可憐的，覺悟編輯先生早猜到江先生的要有「聲」，我也預算到江先生的閒話。

題外之話少講，謹對江先生作簡單的答覆：

一、江先生小品的題目叫做「廣州也出現過「北京胡大人」」，用這個「也」字的語氣，好像廣州出現「胡大人」的傳單是沒有事實的根據。按六月二日香港報中有「查傳佈神話者，最先原為一湖北人，嗣為武漢公安局嚴厲查禁，遂展轉而流傳於廣州」，而「胡大人」傳單裏即有「湖北宋姓等二位大人在京做官回家演說」的話，兩兩正是相合；同時，該妖言流傳於兩湖方面，為武漢公安局所禁，與香港報記載也是相合。可見流傳於廣州市的和在兩湖被禁的必是異地而同源，至少也是流竄的變態。（說牠是流竄的變態，因為廣州市的妖言，有「劉伯溫救劫碑」及「觀音救世」「關公救世」等，已經和原來的「胡大人」有些不同了。）所以，「北京

胡大人」，也可以因為流傳到廣州而稱之曰「廣州胡大人」用不着加一個「也」字。

二、江先生非難我所假設的貫通南北的「胡大人」的路線。現在我先申述我假說的根據：第一，胡大人的傳單出發於「北京」，因為傳單上有「北京胡大人」及「宋姓等二位大人在京做官」的話；第二，其次流傳於兩湖，因為傳單上有「湖北有宋姓等二位大人在京做官回家演說」的話，而流傳於兩湖為武漢公安局所禁又為事實；第三，廣州所流傳的妖言又以「傳佈神話者最先原為一湖北人」為根據，而有「嗣為武漢公安局嚴厲查禁遂輾轉而流傳於廣州」的經過：可知妖言自北京而兩湖而廣州的一貫的路線。這是我根據所見到的事實而假定的假定自然還有假定的例外。據江先生說胡大人傳單在江浙方面也出現過，這或許胡大人並不依照我假定的整整齊齊的路線，而亂七八糟的「胡走」，此「胡大人之所為胡大人」。譬如火車尚且要出軌，何況是「死後三日還陽」的胡大人呢？但是，胡大人走路縱然出軌，

而我以事實爲根據所得的「胡大人自北至南的路線」，總不會完全錯誤吧？同時我也很希望胡大人不僅搭京漢路走粵漢路，更能夠化成了無數的胡大人能從「津浦路」直達「滬甯路」而轉搭「滬杭車」，以與專門研究迷信的江先生見面。望北方同志趕快把「胡大人的行跡錄」用真憑實據搜集攏來。這樣一來，我可以揪住一個從北京而兩湖而廣州的「胡大人」，江先生也可以迎接一個從北京而津浦而滬寧而滬杭的「胡大人」，我們二個八把這兩位胡大人招待好了，「今年人死一半」的事實也許可以不會實現。

三、傳單的是否有政治作用，江先生也認爲重要，而對於我所假定的「師帥主動」加以再三辯難。我以爲這個傳單的政治作用的意義是非常顯然的，「師帥主動」是假定中的假定，用不着深究。傳單之含有政治作用有幾點可以看出：一、傳單上辟頭二字就是「北京」，北京是一切反動勢力的根據地，而尤其是政治上反動勢力之根據地，在湖北方面替胡大人做宣傳員的也是「北京做官回家」的「官」，這

豈不是很值得我們注意嗎？二、「胡大人」的「胡」字亦堪研究，因為胡字本為漢人對北方夷狄之總稱，在民族革命的時候，漢人嘗指滿人為胡，如從前以軍政府名義所發的「討滿洲檄」上說：「蕞爾東胡，曾不介意，乃使建虜雉兔，竄伏於其間，荐食瀋陽，侵及關內，盜竊神器，流毒於中華者，二百六十三年。」我想這一個「胡大人」一定是滿清仁兄大人自從打爛了龍廷寶座暗底裏運動復辟而化身的一個精靈，至少是帶有復辟臭味的人以此為號召的工具，不然何苦這樣大規模的宣傳呢？退一步說，就是「胡大人」與「滿清仁兄大人」無干，但是妖言之所以能惑衆，是由於人民生活之失保障與政治之失安定，說不定反動份子利用宣傳此種妖言以有所企圖，豈不是對於政治更有關係呢？至於說到張大帥與妖言的關係，並非全無根據因為妖言流佈的時候張作霖還沒有炸死，說個笑話，就是張作霖炸死了，他的諸葛亮式的錦囊計依然可以實行，亦無妨于妖言之流布呵！所以我還是斷定：這個妖言的背景，多少有政治上的作用。

所答於江先生者，約略如此。

很願江先生更有所指正，並望各地的朋友予以材料上的供給，務須把胡大人「胡走」的路線尋出！

十七、十二月。

十二、青白的祥瑞

「國家將亡必有妖孽」，這是一句老話，我們時常聽到道學先生哼着這一類的話；自然，不用懷疑，反過來說，就要變成「國家將興必有祥瑞」了。

如果翻一翻這部堆得比身體還要高的二十四史，仔細打量這裏邊的紀載，那麼每代當新興的皇帝的時候必有「祥瑞」的事發現。自然這些祥瑞的事不免有野心家的捏造，民衆的盲從附會，或史家的吹牛拍馬，所以這些祥瑞的事大概總不免屬於「事出有因查無實據」的滑稽把戲！

但是，捏造雖然是捏造，不過有它的背景與意義，所以我現在來談談最新鮮的關於青白的祥瑞吧！

所謂青白的祥瑞者，就是這種祥瑞是發見於青天白日之下的。

一件事是發見於河南中州的，就是在鷄蛋裏發見青天白日的影子。據漢口中山日報五月二十日所載：

『頃有河南太康友人來此云：該縣城內，有宛姓母雞，生鷄蛋一個，卵殼現出青天白日國旗模樣，中央圓形凸起，光彩奪目；圓邊又射出光芒十二道，中凹外凸，宛如革命軍國旗無二；形狀畢肖；尤妙在光芒十二道，與國旗製定之數適同。本市人民俱樂部，準備前往取陳展覽，以供科學家研究云。』

還有一件事，是發現於廣東的恩平，就是在蟹背上現出「統一天下」四個字。

這件事的發見是在平津相繼克復一告成的時候，據廣州大光報所載的恩平七月三日的消息：

「現據恩平來客，談及該縣禁煙局昨由恩平城市面購得一蟹，長約寸半，生時無別形狀，煮熟後，蟹面現出「統一天下」四字，其色紅而透明。查蟹壳生時，色青綠，熟後全身現微紅。惟此蟹壳熟後，仍依生時色澤，只有「統一天下」四字便現微紅，一如熟時現狀。查此蟹來自那扶而運入恩平。」

像以上兩件事的紀載，還不是青白的祥瑞嗎？自然略，關於這一類祥瑞的消息很多流傳於民間，這二件狗尾巴樣短短的紀載，不過是其中之一二而已。

關於這些祥瑞的紀載，我們不敢咬着牙齒說是「事實」。因為這些紀載的本身已經有靠不住的語氣；譬如第一件事上說的「頃有河南太康友人來此云」，又如第二件事上說的「現據恩平來客談及」，這「友人」「來客」已經不是指定的人，而「來此云」「談及」，尤其是隨便的口吻了。往往報紙上專電裏通訊中認為千真萬確的消息有時完全不確；這種街談巷議的說話，又不是記者的親見目睹，我們如何可以當它作「信史」讀呢！

不過，我們要曉得，有許多祥瑞的事是民衆心理的表現，是一般人希望的反映。民衆誰不想快快活活在青天白日下過生活，又誰不想早早脫離軍事時期實現「統一天下」的太平時期？與其說民衆傳播祥瑞的迷信，倒不如說民衆切於祥瑞的祈望。

將來，如果用史家的筆法來修這個十七年的革命史呢；那麼怕少不掉底下的名句：「是年也：鷄髯於中州，卵見青天白日之影；蟹走於南粵，背現統一天下之字。卜者曰：此祥瑞也！應乎天而順乎人，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

十七、九、十二日、

十四、廣州市的觀音出世和求拜關公

七月初的廣州市，神棍造謠，說觀音菩薩降世，愚婦羣起膜拜，並募款開社供

紙像。據廣州民國日報七月五日所載：

「日前市面謠傳城隍城發生仙人存放金漆籃一事後，同時市北三元里附近一帶，又闢傳某大仙下降，以致引動一般迷信婦女咸趨膜拜。因此神棍更藉爲欲財機會，四出造謠：謂某大仙實係觀音所化，出而一試世人。近更愈鬧愈兇，暗派婦女多人，扮作坊人裝束，專向西關各住戶造謠：謂某仙降乩，謂廣東將有大禍，倘不誠心崇祀，禍不在遠；且謂此次市北城門，死傷數百人，亦係某仙憤該處人民不將其崇拜，故弄出此禍，以爲懲戒；各人欲解救自身及一坊之禍，非速往各坊內，設壇崇祀觀音菩薩不可。一時迷信者聞之，認爲確有其事。最近大德馬路及第七甫水脚等處，有神棍着婦女數人首先發起沿門勸捐，在各該街開壇供設紙紮觀音偶像一座，供以香燭果品。一時香煙繚繞，怪狀畢呈。晚上，兼聘有盲公，坐於壇旁，高唱觀音出世曲本，徹夜不輟。圍觀者百十成羣，交通梗塞。且查盲公所唱佛母試觀音歌曲，淫冶非常；不特導人迷信，抑且有關風化，願當局者亟起查禁。」

不錯，到七月六日，廣州市市政廳的公安局有嚴拿藉神斂財神棍以正風俗的令文了：

『爲令遵事：連日據報，本市有種神棍，昌言觀音降世，在市內街頭巷尾，用紙紮成一座觀音殿滿陳餅果紙衣等物，聚集無知婦女演唱盲公，藉端斂財，敗壞風俗。現值開明時代，市民自應破除迷信，研究社會常識，以明文化昌明；乃一般神棍者流，造爲神話，沿門勸捐，致使無知婦女，受其愚惑，妨害公安，導人淫蕩，殊屬可惡已極！合亟令仰該局長，即便轉飭各區，立將神棍等拘案究辦！如市內仍有此等情事發生，定唯該區是問；以儆將來！』

自公安局雷厲風行的下了禁令以後，這般聰明的神棍居然丟了觀音捧關公，匿西場關廟刊發傳單。據廣州民國日報七月十日所載：

『……………惟一般神棍野心未息，近又復匿聚本市外西場關帝廟，改變方針

，捏造事實，刊印傳單，分赴市內散發。查其傳單所刊者，僞稱：有一女子，初時夫婦不和，或言丈夫好嫖好賭好吹，甚且稱己身及親友病染危重，且染瘋症，歷醫不効；一經往拜，求服神茶神藥後，即霍然安全。並言曰：前有一男子，家極窮困，初以投河畢命，後得親友介紹，往該廟求票，後果獲彩爲富翁。種種謊語，藉以斂財，市民受愚，不知凡幾。聞該廟香燭，日中所入，爲數極巨。該廟神棍仍未滿所欲，連日在西關五福里一帶，沿戶分派此項傳單，署名爲黃美告白。上列有「去拜西關帝公，拜過一世不憂窮」等字樣，一般迷信婦女，紛向派送者追問云。」

十五、廣西的邪教發現

廣西的博白縣在靠近珠江地方，發現了邪教。據香港工商報五月十一日所載：

「廣西博白縣，緣珠江地方。近日發現「白蓮教」「降馬帥」兩種邪教。該教徒

等主動者，不下二三十人；且皆備有駁壳槍，以防軍隊之撲滅。邪說惑衆，影響甚大；合浦上八浦各處無知鄉愚，男女老少，多有前往膜拜者。聞鄉愚將到時，匪徒即大呼：「請分男女！」女之中，又分老幼兩項。及夜，則女人之中，老者少者，各住一處，不相混合；少婦所住之處，更爲整潔。拜神者必須過夜，名爲「打地氣」，想生子者行之。若老婦及男人，則過夜與否，聽其自由。若男人住宿，必須遠距婦女拜神處半里之外；並有武裝教匪，持槍梭巡，禁止外出。迨夜，乃以少數教匪守門，餘匪則藉口放哨，竟向少婦擇尤姦污，謂之「神回給子」。影響所及，非特一班蕩婦淫娃假藉機會公開賣淫；即遠近迷信之徒，亦復趨之若鶩。以致每日拜神者不下萬人，該匪等財財不下數萬元。爲害之烈，可以想見！聞合浦陳縣長，獲此消息後，已經備文呈請廣西省政府，南區善後委員會公署，省政府，政治分會及各上級機關，請予轉飭嚴重拿究辦矣！」

十七、九、十七日。

十六、青蛙將軍和朱大天君的厄運

本篇二事是湖州萬友竹兄所記。這是非常有趣味的事，友竹兄把騙人的青蛙將軍打倒了！

說到迷信，我却是想起了兩件事情。固然，這兩件事情的本身本來沒有什麼重大的意義；但是這兩件事都是我親聞親見而且是親手經歷的，並不是像一般人祇在口頭上搬來搬去而看不到抓不住的「傳說」。所以，我認爲有記載下來的必要。

這兩件是什麼事情呢？讓我在底下分條記下吧：

(一) 湖州的青蛙將軍

記得很清楚，在民國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的時候，在湖州發現了一件很希奇的事。那時，我正在湖州城裏的福音醫院做實習醫士呢。

湖州有二個戲館：一個叫做開明戲館，一個叫做興舞台。二個戲館從事營業競爭，興舞台的生意很壞。後來不曉得怎樣，到興舞台的人忽然人山人海，擁擠不堪起來。

我向來有好奇心的，就從街面上衆人的口裏曉得：這興舞台的老板近來做了一個夢，夢見青蛙將軍和他說要來看戲；所以他在十二日那天供起很華美的佛壇，並且點上香燭，排起許多菓品，以便恭候青蛙將軍的駕臨看戲。戲老板這種的說法和做法，激動了湖州一般無智無識的人們，都要到戲館子裏看青蛙將軍，於是戲館的生意突然興旺起來了。據看過的人說：這位青蛙每日換袍三次，如黑的，紅的，藍

的，都有。

爲着要探刺這件奇事的真相，我和三個同事一同到這個戲院子裏看這青蛙的形態。這個號稱爲「青蛙將軍」的青蛙和普通的蛙沒有什麼特別，不過比較起來皮色青一點，什麼換袍的話都看不出來。

也許是我的魯莽吧。在一般人看起來，因爲我看了這種情形就不客氣地走到衆人的面前，提高着嗓子，說：「這蛙是水陸兩棲動物，並不是什麼青蛙大將軍所變，大家不要迷信吧！」跟着，就提起我的拳頭把這蛙活活地打死了！

在場的有很多人罵我，也有人贊成我，在我打死了青蛙將軍以後。却是後來給我的祖母埋怨了一頓，因爲祖母曉得這是觸犯神怒的闖禍呵！

第二天，湖州的報上，我發見了這樣一段的消息：

某月某日，某戲館因欲生意興旺起見，故意供青蛙一隻，託爲青蛙將軍駕臨看戲，一般迷信者均赴該處觀大將軍，而戲館生意，因即興旺。後被一西服

少年者，用拳打死，使多數迷信者醒悟，實屬可欽可佩云！
我不禁笑起來了，在看完了這段新聞以後。

(二) 杭州的朱大天君

總少不了迎神賽會的把戲，在每年四月間朱大天君的生日。一般迷信者很多到廟裏去誦經過夜，叫做宿夜，還有什麼唱書等事，鄉間尤為盛行。

在杭州，因為警察廳的厲行破除迷信，所以禁止在朱大天君生日那時舉行迎神賽會宿夜這一類的事。「壓迫力愈大反抗力也愈大」這本來是物理學上的定理，想不到迷信的事也可以應用着這一個定理呢！

那時我正在杭州。是朱大天君生日的第一天，在柴橋橋朱天廟裏佛龕的花籃上發現了一隻很美麗的蝴蝶。廟裏的人就說：這蝴蝶是朱大天君的化身，並且常常變色，這就是換袍的特徵。

這種騙人的話，居然閃動許多迷信者去看，引得人山人海擁擠不堪；而我和我的姊姊，爲着好奇心的衝動，也就到離開我們住的地方不遠的那朱天廟裏去觀察一下了。

只見廟裏擠滿一堆人，簡直見不到這蝴蝶；我和姊姊用盡了許多力，從人叢中擠出一條路來，才見到花籃上的一隻花蝴蝶。

『這到底是什麼呢？』我的姊姊問。

『我相信，這一定不是朱天君的化身；至於蝴蝶的變顏色，是因爲燭的光，房的暗，和蝶的花翅起了作用，及遠看近看側看橫看的關係。』

我這種解釋，姊姊非常同意。看完，二人正要走出廟門，廟裏的住持就拿着朱天君化身的名目用捐冊在門外捐錢，一般的太太奶奶小姐都很心願的從袋裏挖出錢來。不到一剎功夫，聽說捐到五百多塊錢。惟有我和我的姊姊，因爲不願受騙，沒有戴着善男信女的頭銜把名字掛在他們的簿子上。

我們回到家裏，不到一點鐘的時光，有人跑到我家裏說在三元坊的朱天廟裏也發生同樣的事情；到了第二天，在杭州所有的朱天廟裏都像刻板一樣的發現的同樣的事情了。

這件鬧動全杭州的朱大天君化身的事，給警察廳裏曉得了，就下命令把各朱天廟的住持抓來，並且把那朱大天君化身的花蝴蝶一隻隻捉來。罰這些廟裏的住持，把所有的捐冊全交出來，充作公費；並外加十五天拘留的處罰。朱大天君化身的蝴蝶集攏在玻璃相框裏，用針子插着，好比標本一樣，把他釘在荐橋的電桿上，給一般往往來來的人大家看。在相框下，貼着佈告一張，大概寫着這樣的句子：

照得破除迷信，本廳早經曉示；

今該各廟主持，竟敢如此胡鬧！

現經本廳搜捕，鎖進玻璃框內，

既是朱天化身，何不早已顯靈？

右仰各界民等，一律打破惡習！

茲再愷切布告，其各凜遵毋違！

這樣一來，朱大天君果然不敢顯靈了！

十七、孔教堂孔教會的崛起與尊孔論的一時並唱

「擬以孔教爲國教」是康有爲的得意調子，想不到康聖人死了，他的學說反如「日月之光明，歷久而彌彰」，可見得「斯道未衰人心未死」呵！循環日報四月二十七日，載香港方面建造孔聖會堂的情形：

「尊孔觀念以旅港僑商爲首屈一指，試觀每年八月二十七日恭祝孔誕，無論各大公司各南北行以及工學報界，皆休息慶祝，且爭妍鬥勝，應有盡有。惟是孔聖會堂尙付闕如，孔教徒不無缺憾。茲聞有某大業主，平日崇信孔道，目下自願將大地一段送與孔聖會，爲建築孔聖會堂之用……現已有創辦值理四十人左右，若一經

捐款完足，即可興工，此孔聖會堂大約不久即可成立於本港矣。」

以後這個孔聖堂的籌備，建築，許多紀載不及一一引錄了。在五月二十二日，有孔老夫子的忠實信徒朱子裔其人者，致書於孔教堂的發起人，主張改「孔聖堂」爲「孔教堂」，書中多是救國家救人心救時病的話：

「籌建孔聖堂諸公均鑒。逕啓者；本月二十二日閱工商日報登載諸公籌建孔聖堂發起人會議一則，可謂救國家救人心救時之良藥也！但研究孔聖堂或孔教堂之名稱就是，在弟的意見，則以孔教堂之名稱爲妥貼。弟等本不敢參加講話，想諸公籌建孔聖堂一事，諒必公開；弟有見及此，特貢數言，請爲見諒！夫聖者，孔子個人之聖，使各人當尊敬之也；教者，散之社會，使各人當奉行之也。所以，個教字取義，勝過個聖字名稱多矣！若謂教字似與耶教回教等混合，但耶教何常不根據孔教所說的上帝？回教何常不守五倫之義？則孔教實居各教之上！諸公籌建孔聖堂之本意，是願提倡孔教的道德，挽回孔道之淪亡，定必立校設教，宣傳道義爲目的，若

徒奉祀之，而不奉行之，亦爲多一神廟矣！須知萬國莫不以教爲立國之本，未有無教而國可立也！中國文化最早，駕乎各國之上；自民國以來，禁讀四書五經，而亂臣賊子興；謬說相承，邪說橫流，亡無日矣！今日人心未盡死，舊學未盡忘，當唯諸公是賴！但未知諸公以爲何如？朱子裔上言，十七，五，二十二。」

後來教字的名稱改不改，沒有曉得；不過，他們不但「奉祀之」，且亦「奉行之」，是很明顯的。

同時，在海外華僑方面也有孔教會的成立，尤以南洋新加坡等地爲盛，從「林義順脫離孔教會」這一消息裏更可以證實，據港新中國日報四月十七日所紀：

「叻坡華僑潮人林義順，是叻埠著名膠商。林素對於國民黨極爲信仰，贊助不遺餘力。自叻埠成立孔教會以來，林亦參加爲孔教會會員，時孔教未爲國民政府通令禁止時也。林近閱報得悉，國府已命令廢孔，爲合現世潮流起見，故特於本年陽歷三月二十六號致書孔教會，聲請脫離會員關係，茲將林致書孔教會書原文錄後：

「實得力孔教會諸執事先生鑒，逕啓者：溯當年本埠孔教會之創舉，義順亦附驥尾爲會員之一；惟對於孔子仍認爲宗教大家，經順考究至今，私心實未敢附和。近閱報章，國民政府已通令禁止尊孔，大學院亦訓令廢止春秋祭孔，是則孔教之不能合於現世潮流也明甚。用是函請執事等，將順義會員一分子之名註消，以還信仰自由，是爲切盼！」

說到華僑方面，我們不能不佩服他們思想的大胆，竟有人主張在聖廟裏合祀孔子總理，且引南洋巴達維亞華僑邱莘昀呈中央黨部的呈文：

「爲擴大聖廟範圍，以正人心厚風俗，建造堅實三民主義基礎事：自總理提倡三民主義圖國民革命以來，普通民衆不能十分認識總理之中國的正統思想，紹自先聖哲人，以致囂然有請求廢棄聖廟之事，此種現象不加糾正，不特爲總理之叛徒，實足陷四萬萬中華民族於水深火熱之途，亡黨滅國，萬劫不復之理！夫總理之思想，總理自言之：「他的思想是中國正統思想，是直接繼承孔子的思想，來發揚光大

的。」（叢書附錄載說一四二）其於學說及三民主義及其他演講中，指示我們的尤為明顯：「人類進化目的為何？即孔子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學說頁五。）「講到中國固有的道德……首是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和平。」（民族主義頁八五）這種特別的好道德，便是民族精神，我們以後對於這種精神的不特要保存，並要發揚光大」。（民族主義頁九〇）「中國有一段最有系統的政治哲學，外國大政治家還沒有見到說到，就是大學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就是我們政治哲學智識中獨有的寶貝」。（民族主義頁九一）其餘全集中發揮孔子的大同學說，天下為公的話，更是難於枚舉。不特著書立說如此：即留遺中之墨寶，寫得最多的，就是「天下為公」四字。細讀總理全集中，皆是諄諄詔我們發揚光大固有美德智能為務；而此美德智能皆是先聖哲人所遺留，至總理乃繼承正統，用科學方法整理發揮光大之，且總理更詔我們學外國的方法「學外國只要學他那樣實行。」（民族主義頁八七）「用我們的本能，學外國人長處，外國人長處是科學」。

(民族主義頁九七)總理此種繼往開來的偉大精神，嚴密組織，實紹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等一貫之大道；正統之思想。於此而猶欲廢棄聖廟，甯非導人入於迷途？故特呈請將聖廟範圍擴大，祀總理之誕辰爲大祀之日，庶民心知所歸向；風自淳而俗自厚，以之實現三民主義，致天下爲公大同安樂之世，直可運之掌也！爲此敬請公決，頒布施行！」

華僑的富於革命思想，熱心參加革命，是我們很欽仰的；像這種「擴大聖廟範圍，以正人心厚風俗建造堅實三民主義基礎」的主張實在太別開生面了，令人驚奇之至！不過，華僑這種思想也有思想的背景的，因爲，一、華僑涉身海外，時時掛念祖國，尤其掛念祖國的文化，因爲掛念祖國的文化就以中國歷史上文化代表中心的孔子爲正統；二、同時身受帝國主義經濟政治侵略與文化侵略的壓迫，華僑們遂以孔子崇拜爲中心，以保存並發揚民族文化來維護華僑自己的地位；於是，這個孔教會在華僑方面特別風行了。這是就他們的思想背景來說，至於他們的錯誤的地方

不值得我們去駁；因為誰也不願意把總理遺像抬進「德配天地」的孔廟裏去吃冷豬肉的，如果對於三民主義，有淺薄的認識的話說。

說到大學院的「廢止祀孔」，自然是比較上令人快意的一件事，然而想不到這種事竟引起了許多的糾紛。遭各方面「孔門信徒」的反對，有的若大禍之將至涕泣而道，有的比爲投時阿好痛斥大學院的不當。

在華僑方面，對於這種主張完全不滿意的，仗義執言的請大學院「取消廢止祀孔」。據七月中旬左右荷屬泗水通訊，詳述其前後情形：

『南洋華僑的思想，向分爲兩派：一是舊派，專主宗孔，此派蓋由前清戊戌年康有爲變法失敗，逃去南洋而留下的種子；一爲新派，傾向革命，此派乃由於孫中山先生提攜鼓吹而養成的勢力。兩派常在報紙上，各爲其主，各爲其宗旨，而相互辯論與攻擊。如檳榔嶼之檳城新報，星加坡之總匯報，泗水一年前之大公報，皆舊派之代表；其餘各報十有六七是代表新派之言論者；每爲宗孔廢孔問題，引起許多

無謂之糾紛，甚覺可惜！殊不知孔子只是時代的偉人，斷無強千秋萬世以後一致尊崇之理；乃南洋華僑，一般自命爲聖人之徒的先生們，一聞廢止祀孔之議，即以爲大禍將至，不惜出死力以爭。如泗水文廟董事者，蓋誠少見多怪者也！查大學院之通告；廢止祀孔；原爲順應時代潮流而發，而泗水文廟董事，則呈請大學院收回成命，其中措詞，分法理，公例，時代，主義，黨派，孔教六項，無非旁徵博引，爲宗孔作注腳；而其最得意之筆，即爲「……即如大學院院長亦曾涉身文場，熱衷科第；由鄉學而廣芹藻，由廷試而宴瓊林，斯時之心想，是如何心想？斯時之主義，是如何之主義？……」云云」

不錯，這般康聖人的徒子徒孫真能貫徹其主張，不過可惜得很，這位公車上書的康聖人已變成孔廟旁邊的遊魂，到大學院請願收回成命實在不必的；最好是抬出宣統皇帝來把科舉也快快恢復吧！

還有，反對廢止祀孔很激烈的要算四川人李克顯等數十人，他們竟大胆地提出

建議於國民政府「反對大學院廢止祀孔通令」予反駁，並主張今後將孔廟完全開放，聽人民自由瞻仰敬禮，中小學校教科仍准讀誦四書五經」，這一篇的原文：

「昨閱本年三月十七日滄報內載二十五日南京訊：「此間中華民國大學院昨訓令各教育機關云：「爲令遵事：查我國舊制，每屆春秋上丁例有祀孔之舉。孔子於周代布衣講學，其人格學問，自爲後世所推崇，惟因尊王忠君一點，歷代專制帝王資爲師表，祀以太牢，用以牢籠士子，實與現代思想自由原則及本黨主義大相悖謬，若不亟行廢止，何足以昭示國人？爲此令仰院長轉飭所屬著將春秋祀孔舊典一律廢止！勿違此令云云。」查該大學院上項令文，是否屬實，無從懸揣；惟明登諸報章宣揚中外，其影響於世道人心至重且大，不得不據理駁斥，協懇鈞府高瞻遠矚，力持大體，即將職等所陳理由轉飭該大學院詳細研究，如或實有前令，並即行撤銷，勿爲中華民國大學院沾！蓋大學院者，乃一國最高學府，重在研精事理，實驗致用，而非於世人崇因先聖之典儀無端加以干涉而取消之，遂認爲大學院之職責也。

果有此令，不亦貽笑遐邇乎？且所持廢止理由，亦不充足，春秋上丁例有祀孔之舉，入民國來已十餘年矣，相沿既久，只重虛文，而鮮實效，識者早謂等於告朔之餼羊。愚意宜將各地孔廟完全開放，不特上丁由官吏學校致祭，且准平日由志切信仰之人，前往敬禮。蓋孔子著述六經，集羣聖大成，吾國文化特以爲其基礎，凡哲學及宗教家均謂其足以範圍世道人心，日誦其遺言不倦；如總理三民主義書中常引孔子之言以爲證，其明徵也。吾國本乎聖教，創爲五倫八德，數千年來深入人心。八德者，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是也。民國元年革命先烈黃興，留守南京，曾經致電，謂八德在吾國萬不可因改例而忽視，名言偉論，薄海同欽！乃北京教育部對於中小學校、刪去四書五經一門，於是青年學子，中心無主。加以國際經濟壓迫國內兵戈擾攘，生計艱難，羣情奮激，遂假藉共產學說組織黨號召，以殺人放火爲打倒資本主義，以仇視尊親爲自由平等，以男女無別爲人羣解放，如廣東海陸豐等處，乃受害之最烈者。此皆近年青年學子不讀孔子之書潰堤決防而不可救藥也！若以忠王尊君一

點爲孔子詬病，尤爲荒謬絕倫！蓋周末列國相爭，亦如今時世界各國相爭也；孔子尊周室攘夷狄，亦如今時主張民族主義而抵抗國際帝國主義侵略也。其實尊王之意，無非欲周室鼎盛列國息爭，以奠安民樂耳！忠君者忠於主也，書之主爲帝王，今之主爲人民，因約法主權在民故也；是故政府委員，以民爲主，而文武百司，受政府委員委任，又以政府委員爲主，苟文武百司不忠於政府委員，而政府委員又不忠於民，則大亂矣！忠君二字，豈足爲孔子病乎？如謂歷代皇帝資爲師表，祀以太牢，用以牢籠士子，則歷代帝王之過而非孔子之過也；如現今革命中人不求實行三民主義建國大綱建國方略，而只以革命旗幟相號召，是又革命中人之過而非總理之過也，明矣！孔子歿在數千年前，烏能禁後人之心不沉迷，而不肆爲惡耶？且孔子之徒。發明孔子教義，如孟子「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又孔子所刪書「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皆爲闡明民權學說之鼻祖。卽謂祀孔可以牢籠

士子，不知歷代帝王愛民則昌虐民則亡，載在史冊，彰彰可考，試問歷代士子因一祀孔典禮而竟受其牢籠乎？蓋祀孔一事，因帝王與總統本良心之主張，順民情之至願耳！今該大學院不明大體，意謂祀孔之舉與現代思想自由原則及本黨主義大相悖謬，實不知其所指為何？試問祀孔不過三鞠躬耳，並未縛束其思想，與思想自由何涉？且遍尋本黨主義書中亦無禁止祀孔一事，何至遽至悖謬？且查吾國中福音堂天主堂禮拜耶穌，清真寺禮拜穆罕默德，其他廟宇林立，禮釋迦牟尼佛觀音，及一切神祇，更指不勝屈，何獨於吾國文化中心之孔子不許祀之？實不知其是何居心？鈞府為國家主要最高機關，似不宜容該大學院放肆無忌，縛束人民之崇聖思想！擬再進一步，呈請以後宜由鈞府通令各處，凡孔廟不准駐紮兵隊，不准污穢，荒廢殿宇，宜開放任人祭祀，敬禮宜嚴肅，不許何人混住；凡中小學校科宜誦讀四書禮記孝經其餘各經，以次遞加。且孔廟內附有先賢，及鄉賢名官等祠，均足令後世觀感摹仿矜式，該大學院一概抹煞之，其於勸善之道大相悖謬矣！所有郵電呈懇各節是否

有當，伏候迅賜施行！」

在香港方面，這般人孔聖堂裏的同志反對廢止祀孔的熱烈不要說了。今祇舉五月二十一日籌備孔聖堂第一次會議的時候有一位尤列之的演說，說明孔教的好處以駁大學院的不當：

「……：『安知非日月，殆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諸君！吾人爲孔道宣傳，至頭白尙未見成功，實增無限感慨矣！孔教有益於人處，在座諸君，一定深知。勿講國家之高調，就以家庭而論，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婦隨，我孔夫子終日造此工夫，無非倫理二字耳。孔子之學術，可分三科：一、倫理；二、教育；三、政治。現時香港人民熱心孔教者，大不乏人，然提倡孔教者，無非形式上之工夫而已；今日既有此好機會，鄙人蒙各位不棄，敢與諸君討論一二如何？前自南京大學院有命令要廢除祀孔，彼輩所持之主張，則謂孔夫子乃尊皇之人，與民國有抵觸，與民國爲不合；今鄙人欲請諸君研究下：孔子果係尊皇之人否？南京

大學院既提出此問題，必係胸有成竹，且有好多憑據方可。照公車經傳，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亦泛泛指其尊君誠是也。孔子學說，開口則三綱五常，所謂君叫臣死，不死不忠，父叫子亡，不亡不孝，若以此等事，謂孔子爲尊君，誰曰不然？與民國有抵觸，又誰敢云不是乎？抑知此特後人誤解孔子之義也，若探微索隱，自有良好證據，能證明孔子並非尊君之人。其道何在？孔子素尊堯舜，夫堯舜乃善於禪讓天下之君，夫天下乃可讓之他人，不傳之於子孫，非近日最近主張民選之總統乎？孔子既素來主張堯舜主義，卽民選總統主義耳；又何得謂其爲尊君？吾人因此費盡許多心思，撰就一部名曰「孔教革命」，所謂革命云者，非革孔子之命，特革後人誤解孔教者之命耳！不特革誤解者之命，且將其謬點一一糾正之，如耶教亦有新舊教之分等類也！……語有之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內地外埠講孔教者，何嘗無之，然只一孔廟，一司祝，與一班值理，亦祇是形式上功夫而已。……鄙人今提議辦理孔教會務，必要有一班教師，並設一「孔教宣道傳習學校」，由熱心

孔道者津貼，以一年爲畢業期，……」

……其他非議並攻擊大學院的大不乏人、大有「聲罪致討」的樣子。後來湖南的何將軍與魯主席上規「康聖之盛」恢復祀孔，孔門的部長先生提議保護孔林，大學院的提案登時打得煙消雲散了。

可是這一回孔教復興運動中，有二個人做了犧牲的烈士，這二個人在復興史上很佔有幾頁光榮的地位。

一位是浙江上虞人俞偉臣，於十七年九月十三日在孔廟中取孔子牌位，負之投海自盡；在投海前有遺書致上虞報館主筆：

上虞聲報主筆朱雲樓先生轉口口諸大先生，反本縣教育當道，本縣未晤未逢而曾遊泮之諸大賢儒長者公鑒！竊聞之；「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

善。」偉之此生，自度必最後之日也，故效鸚鵡之哀鳴，而善其言；縱如伍胥之不幸，而爲無道者所荼毒，吾亦願也！雖然，吾於此將如一部廿四史，不知自何言始也，吾所發吾藥石之言，處此亂世，亦不能達諸座右也！以偉之英年，緣何出此投海自盡之下策？即投海亦緣何而負至聖孔子之神位？蓋有深故在焉：欲明乎此，請王寄老（寄清）公佈吾書札可矣。總之，欽歎纂經，儒理闡昧，貽首爲蒙，歷代沿襲，大道紛歧，世風日下，斯文復見厄於今日，亂源必長於後世；上不上，下不下，父不父，子不子，男不守於外，女不貞於家，老無以終，幼無以長，爾詐我虞，互相競殺，兵戎連年，哀鴻遍野，邦本危殆，外侮頻加，幾如五代十六國之惡象！何也？皆經書不考據，孔教不振奮，人心無所則，風習莫之正故耳！伏望諸公秉殺身成仁之精神，毋若風燭草霜之殘年，團結父老，力爭力競，務達恢復春秋了祭，實踐信仰自由而後已，此殆積德業於後世子孫也！偉縱物化，冥冥中自當英靈相助耳！別矣諸公，毋吝毋憊！不宜。負孔子神位入海者愈偉臣絕筆願求！

考俞先生的家世和履歷，據新聞報所載：「……死者姓俞
名偉臣，浙江上虞西鄉人，年二十二歲！父字拜廷，爲滬清縣廩生……
 ……偉臣體魁梧……父死後肄業於省立四中，尋以校風腐敗
 ，去而之滬……轉學倉聖明智大學刻苦勤學……前
 年康有爲氏在滬設立天遊學院，偉臣因慕康氏之國學湛深，遂即致書康氏，
 請收爲門弟子，康氏見其書中所陳，議論卓越，可望造就，乃允如所請，並
 酌減其學費，於是偉臣遂在天遊學院中研求二載，凡經史典籍瀏覽甚多；因
 其信仰孔子之故，嘗謂中國之不治，在於孔道之式微，欲救中國惟有提倡孔
教，同時並著有「六期政策」一書，作建設中國之步驟。彼時偉臣即以世道
凌夷爲杞憂，康氏病歿，更抑鬱不快……
 這樣看來，這位俞先生實在受了康有爲爲天遊學院的影響，可以說天遊學院是種
 了他的死因；那麼，康聖人真是貽禍青年不淺了！

再有一位殉孔祀的，叫做韓真英，有一個署名爲「南宮縣萬國道德分會」的團體爲着他寄宣傳品到各方面爲他「表揚」「闡發」，這封信的內容：

『○○先生公鑒：今有南宮韓真英志在尊孔，現因廢祀，氣憤填胸，投井而死，伏祈

公餘付之討論，藉以表揚，俾衆週知；闡發幽光，而顯烈士，實爲公便！至事實另單繕呈，即希注意，無任懇切！恭請

鈞安。

南宮縣萬國道德分會謹呈

韓真英殉孔祀

韓真英，字豪甫，河北省南宮縣琉璃廟村人。年六十歲，素有節義之行。遊學山東，爲江濤峯入室弟子；因其篤信聖人，賜號尼山學奴。其孝以事親，母死則廬墓三載，皆所以推行聖道也。自民國以來，聖道不昌，韓君嘗以與聖終始。今見國府明令廢除祭祀，立即悲憤萬狀！適值夏曆八月，晨起拜祀

墳墓；日昃，具供入壘廟，獨行祭禮；祭畢，即投轅東井中而死焉！嗚呼，韓君殉孔祀而死，非輕身也，實願身死之！後各方同志鑒其殉祀，羣起力爭而復其祀，則韓君亦慰於九泉之下矣，不禁拭目俟之！再啓者：韓君之死，有關風化，倘

當代文豪巨儒賜以詩文輓聯輓詞祭文誄文等類，亦祈公餘之時將底稿郵來，以便彙集成冊，付之石印，以傳永久，是荷！

南宮萬國道德分會謹呈。

像這兩位先生爲着祀孔而死，我還佩服他們信仰的專一，不過也祇值得幾位主持恢復祀孔大計的「巨儒」哼幾句話「嗚呼可以風矣」的調子罷了！

在這個恢復護孔的運動中，有不少宣揚孔道的宣傳品，有一本刊物叫做文化革新導言，以「促成真正三民主義」爲目標，以糾正當世之偽三民主義，開頭就正他們的啓事：

「頃以國民政府明令恢復我國舊有道德，固有智能；同人欣逢盛舉，乃創辦中華文化革新導言月刊，相與研究中華固有文化，融合新舊學理，揭發一切腐敗，及各種虛偽弊害促成真正三民主義之實現，聊盡國民一分子之義務。」

他們所說的真正的三民主義當然不是一般人的三民主義，他們的三民主義在《華文化概論》第五節有一個標題叫做「三民主義必以道德的方法實行之乃克有濟」，有很多的說明。他們出這個刊物是要挽救這個「聖人可呼為大盜，宿儒則斥其冬烘，識者推九有之中，至十年以後，勢必荒同裸國，鄙在桑間，春秋絕筆於獲麟，冠服混名聚鷄」的危局，以求達「三千世界，生聖解於桃花；八百修羅，終逃歸於竊孔」的目的。他們立論的根據，是：

「……………毋亦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正統的道德思想，即中山先生繼承的仁愛思想；為他方販來之兇惡思潮所迷惑，所欺奪，故爾橫決潰溢，不可收拾！今國民政府忽已下令提倡舊有道德，固有智能，民國一綫生機，已

可以分治合作，我們真要讚嘆合十唸一聲「阿彌陀佛」呢！

共匪蹂躪過的湖南，聽說一個在天之靈的什麼關聖帝君也講起三民主義來了。據大善士所散布的傳單，題目是「關聖帝君論解三民主義」，這般大善士為宣傳主義起見，自然印發了很不少；中間有幾句說的「知識愈新，心思愈壞」的話。可惜我不能抄得這篇論解的全文，其中奧妙的道理一定不少呢：這是湖南六月間的事。

在廣東方面，有同善社散發的「中元氣運解三民主義挽救文」，這種宣傳主義的努力確是不亞於關聖帝君。據香港華字日報十七年六月十二日關於這件事的記載：

近有神棍胆敢冒用三民主義，謬稱菩薩降地。洋洋數千言，刊作傳單，隨處散派。據西江通訊：月之六日，為都城墟期，有同善社中人散發「中元氣運解三民主義挽救文」約千餘份，散派及分貼各交通關門，引動多人觀看。其引用所謂三民主義：一曰孝道主義；二曰端人主義；三曰從儉主義。其全文大要，是引用獲罪於天，難逃劫數，須要祈禱天解，讀三聖經。下署「四川

重慶純陽洞祈天禱劫大會印」；旁署「鬱南縣人民大會翻印送閱」；「自己看完轉送別人」等字樣。……據同善社吳某劉某稱說：現在國民政府，正在提倡美德時候，故我們慈善團體，毅然出而恢復人心，提倡美德，以求太平……等語。查黨所信三民主義者，頗為狂熱云。

不過，像這種「關聖帝君諡解三民主義」「中元氣運解三民主義挽救文」，最好是哄哄鄉下老。鄉下老讀完了「太上老君感應篇」「關聖帝君訓世篇」「文昌帝君惜字文」以後，再來拜讀這種挽救世道人心的傳單，自然是合得來口味。

不過，我們不要因此而看輕了他們，他們隊伍裏儘有些出類拔萃的份子，只要把這些道理說得好聽一點，修飾得冠冕堂皇些，不但可以登報，還可以向中央黨部上呈文。拿最近的事來說，如中國佛學會的各省代表向五中全會請願，這個請願書中所說的儘是「以三民主義為準繩」「發揚大乘佛法之正義」的話。且來拜讀他們上五中全會請願的原文：

「爲請願事：竊先總理之三民主義，爲中國文化及近代民族之特長，尤爲今日救國救世界不刊之典，故現今中國之佛教，亦應以三民主義爲準繩，革除帝制時代之弊習，發揚大乘佛法之正義，以符三民主義自由平等親愛互助之精神，而謀佛教之新建設。一方面改善僧家之生活，及增進其知識，一方面昌明佛學，以開滌民智，輔成民德，并舉辦學校醫院工廠等社會事業，以盡佛教徒之本分。然非有全國佛教徒嚴密統一之組織不足以完全實現；而現今各地方黨部及地方政府，每有誤會組織佛教團體爲提倡迷信者，至於對佛教徒之集會結社，請求立案備案，輒加否認，此應請核准全國佛教團體之組織者一。又欲追隨三民主義，以建設新中國之佛教新事業，非應用晚清以來一再摧殘剝削所僅存之寺產，無以安定僧衆之生活，而爲國家社會服勞，但近今各地方黨部及地方政府乃至地方公團每有主張處分寺院財產者，以致全國僧衆騷然不可終日，此應請願保護全國寺產者二。……夫佛教僧

徒，同立在三民主義之全民革命聯合戰線上，一般奮勇精進，以求中國民族之自由平等，乃動為各地方黨部政府以至民衆團體任意蹂躪，豈得謂平？某等迫此，集合首都，恭候鑒核，不勝屏營待命之至！

不過很可惜的，這一回五中會議中所討論的不過是些建設開始及軍事收束問題，沒有把這個很重大的「大乘佛法之正義」討論一下，也沒有邀請這位主持佛教運動的太虛大師「隨時列席以備諮詢」，這未免太對不起這般僧衆的「以三民主義為準則，在全民革命聯合戰線上，一般奮勇精進」的努力吧！

革命與迷信到了混戰的時候了，如漢口中山日報五月二七日「怕不怕雷公電母」一文裏說的：「第一、中山路，顧名思義是漢口最新的街道了，然而在濟生馬路之口，中山路之頭，竟大裝其「南無阿彌陀佛」的電池路燈。……第二、居然敢有人向市黨部請求發還同善社的房產了。……」又長沙民國日報八月十五日載一小文，說：「你若從貢院西街這頭進了又一村，挨近轉灣，你便發現一個小小

奇異，就是中國國民黨萬歲的標語上面，有一座小小的土地祠堂；小小的土地祠堂下面，有一個中國國民黨萬歲的口號！……你剛喊中國國民黨萬歲，上面就給你一個「有求必應」，旁邊還貼你一個「紅孩兒」這革命與迷信在牆上交戰。」

又，十二月四日北平消息載北平僧界的新要求，說：「北平覺先老僧等，呈請市黨部准予僧界改着中山裝，遇有羣衆運動時，自動參加。」我又聽到過有許多從事新僧運動的「以佛法爲經以三民主義爲緯」的說法，他們佛化三民主義的努力真可佩服！

再說道教的道化三民主義，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中華道教會宣言上說的：

「……吾中華道教，何爲需聯合也，爲服膺先總理之革命精神，奉行三民主義，而覺有必需聯合以盡國民天職也。吾先總理以四十年革命精神，倡立民國，惟吾道教，最表同情，蓋中國的革命，湯武最先，故易經云：湯武革命，順天應人。湯武革命，實賴伊尹太公之力，而伊尹

太公皆是道家，漢書所載，斑斑可考，此所以道教最具革命性，而

於吾先總理者。」

真的，如果再找一個像道教的同情於三民主義是沒有的了，那麼 總理實在早

「傳伊尹太公之道」了！

最後，我可以聲明：我並不是和宗教先生有什麼惡感，不過我以為宗教自然有自己的教義，用不着把三民主義拖到教義裏邊去；如果宗教先生喜歡拖泥帶水，那麼我只好也不客氣了！

十七、十二、十日。

附 記

我常常在朋友的對話中，探覓我所要找的關於邪會邪教的材料，本輯大部分的材料是這樣來的。還有雙國華兄答應我找湖南某縣硬頭會的材料，寫了信去還沒有

國音；王全兄答應我這回到河南去特別多找些材料來，在他平漢路做工作之便的時候。我很想廣搜這種材料，希望大家能夠把耳有所聞目有所見的這一類事寫下來寄給我。事情是非常簡單的，只要湊合攏來，就可以彙成五花八門的奇觀！這是一件多麼有趣味的工作呢！

現在我所找的材料，可以分爲二部分：一部分是我已經找到的材料，請大家加以補充或改正，例如河南的紅槍會四川的神兵，儘可以把這個材料作爲底子，不妨作詳細的敘述和精密的調查，這最希望住在河南四川的，或極熟悉河南四川紅槍會神兵情形的人代爲幫忙；還有一部分是本書所沒有的，以中國幅員之大，下層社會情形之複雜，一定還有很多的邪會邪教流行於各地，爲大家所不曉得的，如果把這種情形很明確的記載出來，的確是很可寶貴的。隨便那一位，能夠把這種材料賜給我的，我個人深切心肝的感謝不要說，同時我還要把這種材料加以……

大衆，請大衆共同來紀念這種有意義的功績呢！